

衛理神學研究院

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及
對當代教會牧養之實踐模式建構

教牧學博士科
教牧學博士 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林烽銓

學 生：何京梅

二〇二六 年 四 月

衛理神學研究院
教牧博士科
教牧博士 學位論文

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
及對當代教會牧養之
實踐模式建構

經 考 試 合 格 特 此 證 明

指導教授(簽名)：



複審教授(簽名)：



衛理神學研究院(簽名)：



獻詞

謹將此論文獻給

深深愛我的天父
引領我的主耶穌
賜我智慧的聖靈
以及在主愛裡的家人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範圍	3
第三節 研究的設計	5
第二章 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之背景與形成	6
第一節 家庭背景與童年信仰奠基	6
第二節 十八世紀社會環境與英國教會	9
第三節 約翰・衛斯理的信仰成長與關鍵經歷	13
第三章 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之形成與神學內涵	17
第一節 完全成聖觀之早期啟蒙與思想形成（1738年之前）	17
第二節 完全成聖之定義與核心內涵	20
第三節 稱義與成聖的關係	23
第四節 今生可達與相對完全	24
第五節 聖靈的工作與信心的回應	25
第六節 信仰與生活合一之實踐精神	26
第四章 完全成聖觀於循道運動之實踐與影響	28
第一節 禱告與靈修：親近神，完全被神的愛充滿	29
第二節 佈道：衛斯理時代的生命改變	31
第三節 班聚會（小組）：聖道社延伸，落實完全成聖	34
第四節 平信徒動員：信徒皆祭司，活出成聖生命	36
第五節 對後世教會之廣泛影響	39

第五章	完全成聖觀於現今教會之實踐調查	43
第一節	從歷史到當代：衛斯理時代與當今教會的對話	43
第二節	調查設計的基本思路	46
第三節	調查結果：五個核心因素與教會增長的關聯	48
第四節	綜合分析：五個因素的疊加效應.....	56
第五節	調查結論：發現與評估	58
第六章	完全成聖觀於本教會之實踐歷程與成效分析	61
第一節	實踐起點：對衛斯理理念的接觸與接納	61
第二節	本教會的基本情況與實踐前的困境	61
第三節	聖靈充滿的課程：從內在更新到外在活出	62
第四節	小組制度的建立：從「班會」到當代小組	63
第五節	禱告復興：從個人晨更到群體守望	65
第六節	平信徒動員：落實「信徒皆祭司」	67
第七節	佈道實踐與教會增長	69
第八節	神學反思與實踐總結	71
第七章	以完全成聖為核心之教牧實踐模式建構——總結與前瞻	74
第一節	五層面牧養模式	74
第二節	五個層面如何一起運作	76
第三節	本研究的限制	76
第四節	對同類教會的建議	77
第五節	這個模式在別的教會也能用嗎	78
第六節	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78

第七節 結語	79
參考書目	80
中文書目	80
網絡資料	81

圖目錄

圖1：調查對象的教會類型佔比（餅圖）	47
圖2：整體樣本成長指標分佈（柱狀圖）	48
圖3：對聖靈充滿的教導情況（餅圖）	48
圖4：信徒經歷聖靈充滿的整體情況（餅圖）	49
圖5：聖靈充滿教導與經歷對教會增長的影響（柱狀圖）	50
圖6：佈道活動頻率與教會增長的關係（柱狀圖）	51
圖7：佈道活動帶領者與教會增長的關係（柱狀圖）	52
圖8：小組質量與教會增長的關係（柱狀圖）	53
圖9：小組內容與教會增長的關係（柱狀圖）	53
圖10：平信徒動員程度與教會增長的關係（柱狀圖）	54
圖11：禱告會情況與教會增長的關係（柱狀圖）	55
圖12：積極因素疊加效應與教會增長的關係（柱狀圖）	56
圖13：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的各因素具備率對比（柱狀圖）	57

表目錄

表1：約翰·衛斯理時代與當今時代對比	45
表2：衛斯理牧會方法核心要素與調查指標對應表	46
表3：調查對象的教會類型佔比	47
表4：整體樣本成長指標分佈	47
表5：對聖靈充滿的教導情況	48
表6：信徒經歷聖靈充滿的整體情況	49
表7：聖靈充滿教導與經歷對教會增長的影響	49
表8：佈道活動頻率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50
表9：佈道活動帶領者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51
表10：小組設立與運作穩定性對教會增長的影響	52
表11：小組內容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53
表12：平信徒動員程度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54
表13：禱告會情況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55
表14：五個積極因素疊加效應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56
表15：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的各因素具備率對比	57
表16：本教會2024年9月至2026年4月主日聚會人數統計	70

序言

回想一九八八年，我初次聽見福音，主的愛便深深吸引了我。那一年，我決志信主，開始走上這條充滿恩典與挑戰的信仰旅程。二〇〇二年，我回應神的呼召，開始參與教會事奉，隨後在中國家庭教會中承擔負責人的職分。在長期的牧養實踐中，我親眼看見弟兄姊妹在靈命上的掙扎——信仰形式化、知行脫節、禱告生活薄弱、服事熱忱減退；也親身經歷了神職人員短缺、牧養壓力沉重、教會增長停滯的困境。

感謝神，是祂奇妙的帶領，使我接觸到約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衛斯理在十八世紀英國所面對的——教會體制僵化、信徒靈命冷淡、社會道德滑坡與今日教會的處境有著驚人的相似。而他所傳講的「被神的愛充滿，活出完全的聖潔」，以及他所實踐的小組牧養、平信徒動員、不歇息的禱告等，正是對這類困境的有力回應。這一發現深深觸動了我，也成為我進入臺灣衛理神學院攻讀教牧博士、系統研究衛斯理神學的起點。

在學習期間，我得以深入研讀衛斯理的日記、講章與《基督徒的完全》等著作，在老師的教導中，逐漸釐清「完全成聖」觀的形成脈絡與神學內涵。開始在自己的教會有意識地推行小組化建設、禱告和平信徒動員，並親眼看見神藉此帶來的生命改變與教會增長。這一切都讓我深深體會到：衛斯理所傳講的不是一套過時的神學理論，而是一條今日教會仍可行走的成聖之路。

能完成這篇論文，實在是神極大的恩典。回想這些年，一邊牧會、一邊進修、還要照顧家人，常常覺得自己力不能勝。但神的恩典夠我用。我雖軟弱，卻有祂一路扶持。每一次，祂都藉著祂的話語安慰我，藉著聖靈加力量給我。若不是祂，我不可能就讀博士，不可能修完學分，更不可能完成論文的寫作。這一切都是神恩典的作為，感謝神。

期望神使用這篇論文，幫助更多的人再次看見「完全成聖」的寶貴，重新燃起追求聖潔的火焰，並在實際的牧養中找到可行的路徑，使祂的教會在這個時代得到大大的復興。

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摘要

本論文以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為核心，探討其神學內涵與實踐路徑，並建構適用於當代教會的牧養模式。研究動機源於筆者在中國家庭教會長期牧養中所觀察到的信徒靈命麻木、信仰形式化、知行脫節，以及神職人員短缺、牧養碎片化等現實困境。這些困境與十八世紀英國教會的僵化與信徒冷淡高度相似，衛斯理所倡導的「完全成聖」及其衍生的牧會實踐，正為當代教會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與神學參照。

本研究綜合運用文獻研究法、調研法、案例分析和行動研究法。首先，系統梳理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形成背景與發展脈絡——從家庭信仰奠基、牛津時期的外在追求、莫拉維亞弟兄會的神學翻轉，到一七三八年艾德門街的靈性經歷及後續的實踐深化。其次，釐清其核心內涵：完全成聖並非絕對無罪的完美，而是「被神的愛充滿，活出完全的愛與聖潔」的相對完全，是今生可達、需要持守、在恩典中持續成長的生命狀態。再次，探討衛斯理如何將這一神學理念轉化為具體的牧會實踐，包括禱告與靈修、露天佈道、班聚會及平信徒動員等，形成一套以「心靈更新」為根基、以「群體生活」為載體、以「全民事奉」為動力的牧養體系。

為檢驗衛斯理牧會方法在當代的有效性，本研究對三十二間華人教會進行問卷調查，涵蓋臺灣、美國及中國大陸。調查結果顯示：經常教導聖靈充滿且有明確經歷者的教會，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點七實現增長，無一衰退；具備「心靈更新、持續佈道、高質量小組、平信徒動員、火熱禱告會」五個積極因素的教會，百分之百實現增長。疊加效應顯著，驗證了衛斯理牧會方法的整體性與實踐價值。

在此基礎上，筆者將上述理念應用於自身教會，歷時兩年推動聖靈充滿課程、小組制度建立、禱告接龍及平信徒動員。實踐結果顯示：主日聚會人數從五十人左右增長至逾百人，小組從零個發展至十個，三十一位平信徒參與各類服事，信徒生命明顯改變，教會整體活力顯著提升。

本研究最終提出以「完全成聖」為核心的五層面牧養模式：心靈更新、持續佈道、小組群體、平信徒動員、火熱禱告會。五個層面彼此配合、互相促進，形成生生不息的成聖實踐循環。筆者期待，這一模式能為當代教會——特別是面臨類似困境的家庭教會——提供具體可行的牧養參考，也深化華人教會對衛斯理「完全成聖」神學的實踐性理解與本土化應用。

第一章 緒論

教會作為信仰的群體，其核心使命在於帶領人歸主並牧養信徒生命成長。然而在當代多元複雜的社會下，教會牧養卻面臨著諸多困難：靈命的麻木、信仰的形式化、牧養的碎片化，成為許多教會發展的瓶頸。我們回望基督教會史，那些復興運動，往往能帶給我們許多智慧和啟發。十八世紀約翰·衛斯理所發起的循道運動便是其中之一，其以「完全成聖」為核心的神學思想與牧養實踐，不僅改變了當時教會的局面，更為後世留下了可借鑒的寶貴遺產。本文以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為研究核心，探討其神學內涵與實踐路徑，並嘗試建構適配當代教會的牧養模式，以期為教會復興、信徒靈命成長提供思路與方向。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在正式展開之前，必須先清楚掌握相關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筆者為何投入此項研究、關注此主題的原因，進而引導並確立本研究的目的、範圍與方向。

一、研究動機

本人自1988年信主，2002年開始參與教會事奉，後擔任中國家庭某教會負責人。在長期牧養實踐中，深切體會到當代教會牧會工作的重重困難與挑戰。當下教會正處於多元化、資訊爆炸的時代，信徒面臨諸多世俗誘惑，普遍存在靈命麻木的問題——不少人以形式化的宗教心態對待信仰，陷入嚴重的知行脫節困境：口頭上常將「信心」掛在嘴邊，表現得十分「屬靈」，但在工作中的見證不佳，行為舉止與非信徒並無明顯差異，甚至在道德操守上有所欠缺。

與此同時，教會面臨神職人員短缺的現實難題，受國內神學教育體制的限制，真正委身神學、接受正規院校系統訓練並取得神職資格的人員寥寥無幾。這直接導致教會負責人「一人多職」成為常態，牧養精力被嚴重分散，難以開展精細化的信徒培育工作。在此背景下，多數信徒僅滿足於參與主日聚會，對禱告會、事工等教會活動參與度極低；一方面是信徒被社會潮流裹挾，難以專注於靈命追求，另一方面是家庭、工作的雙重壓力，讓他們無力兼顧教會服事。

這種種困境，使得教會的質與量增長陷入停滯，福音傳播的影響力受限，信徒禱告生活薄弱，靈命狀態起伏不定，整體發展步履維艱。而這些現狀，與18世紀英國教會體制僵化、信徒靈命冷淡的困境高度相似。彼時上帝興起約翰·衛斯理，他以「完全成聖」為核心神學根基，逐步形成「先因信稱義、後蒙恩成聖」的核心理念，並以此為基礎，開展露天佈道、小組牧養、平信徒動員、24小時不間斷禱告等突破性的牧養模式，掀起轟轟烈烈的循道運動，成功促成教會復興，其經驗成為基督教牧會與教會增長的經典範式。

深入探究可見，約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並非抽象的神學教義，而是「被神的愛充滿，而後活出完全的愛與聖潔」的生命體驗——它是相對而非絕對、今生可達的恩典狀態，其觀念的形成經歷了童年奠基、牛津追求、莫拉維亞弟兄會帶來的神學翻轉，最終落實於一生的牧會實踐與佈道使命中。這種以「完全成聖」為核心的生命與事工，恰恰能夠回應當代信徒靈命麻木、知行脫節的核心困境，也能為神職人員短缺背景下的教會牧養，提供「信徒皆祭司」的平信徒動員思路。

基於上述牧養實踐中的痛點與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的啟發，本人希望通過系統梳理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的形成、轉變與實踐路徑，厘清其核心內涵與運作邏輯，探索這一核心神學觀念及其衍生的牧會實踐，在當代教會牧養中的本土化應用路徑，最終為破解教會當前困境、實現信徒與教會的質與量雙重增長、提升信徒服事熱心度，提供一套具體可操作的牧養方案，同時也深化對衛斯理「完全成聖」神學的實踐性研究。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以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為核心，結合當代教會牧養的現實需求，通過歷史梳理、神學分析、實踐對照與行動研究，實現多重研究目標，既完成對衛斯理核心神學的系統性探究，也著眼於解決當代教會的實際牧養問題，同時為同類教會提供可借鑒的實踐範本，具體目標如下：

（一）、系統梳理核心觀念與歷史脈絡

深入研究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的形成、轉變過程，全面厘清其核心內涵、神學依據，以及基於這一觀念的牧會實踐方法，精準提煉出促成當時教會復興的關鍵要素，為現代教會牧養提供可借鑒的歷史與神學參照。

（二）、構建針對性牧養方案

將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的核心要點、衍生的牧會實踐經驗，與本教會面臨的信徒靈命麻木、知行脫節、神職人員短缺、信徒參與度低等現實需求進行對比分析，結合本土化實際情況，設計出具體、可落地的牧養優化方案，重點通過「完全成聖」的靈命培育，解決信徒知行脫節問題。

（三）、驗證方案實踐成效

將基於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構建的牧養方案，在本教會進行實踐應用，通過階段性的跟蹤、回饋與調整，推動本教會信徒靈命進深、活出成聖見證，實現信徒與教會的質與量雙重增長，驗證「完全成聖」觀念及其牧會實踐在現代教會場景下的有效性與適配性。

（四）提供同類教會參考與神學啟示

總結本教會方案實踐的成功經驗與調整策略，形成一套可供同類教會借鑒的牧會與牧養參考範本；同時深化對衛斯理「完全成聖」神學的實踐性解讀，為當代教會靈命培育、牧養模式創新提供神學支持與思路方向。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範圍

本節主要說明本論文研究結果形成的過程、採用的研究途徑與工具，並闡述研究內容的聚焦方向與限制範圍。透過方法論的清晰說明，使讀者能確實理解研究設計的依據與實際操作過程；同時，透過研究範圍的明確界定，也有助於釐清本研究的適用性與可能侷限，讓整體研究更具學術嚴謹性與實踐參考價值。

一、研究方法

為確保本研究兼具神學深度、歷史厚度與實踐效度，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以文獻研究為基礎，梳理理論體系；以調研法與案例分析法為支撐，掌握實踐現狀、汲取成功經驗；以行動研究法為核心，推動理論落地、驗證方案成效，多方法相互配合、互為補充，確保研究過程的科學性與研究結果的實用性，具體方法如下：

（一）、文獻研究法

系統研讀約翰·衛斯理的原著（如《衛斯理日記》《基督徒的完全》等）、循道運動的發起與發展歷程相關史料，重點梳理其「完全成聖」觀念形成的文獻依據；參考衛理宗神學研究專著、「完全成聖」主題相關研究成果及當代教牧學的前沿研究，通過文獻梳理與分析，提煉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的核心內涵、轉變脈絡，以及基於此的牧會實踐理論基礎。

（二）、調研法

前往或線上上觀摩衛理教會，與牧者、同工訪談，收集其在牧養實踐中運用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開展靈命培育的成功方法與現存不足；同時調研本教會及同類教會的牧養現狀，重點匯總信徒靈命麻木、知行脫節的具體表現與成因，為研究提供實證參考，確保牧養方案的針對性。

（三）、案例分析法

選取國內外借鑒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及相關牧會經驗，實現牧養突破、信徒靈命復興的典型教會案例，包括中國桂林以小組牧養（靈命培育為核心）模式成功的教會、廣州新塘以小組聚會為核心的家庭教會、以及開展24小時守望禱告的平臺等，深入研究其具體做法、運行機制，總結可複製的成功經驗，為本教會的牧養方案設計提供現實依據。

（四）、行動研究法

以本教會為實踐對象，分階段推行基於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的牧養方案，目前已推行一年的實踐內容包括：小組化教會建設、早中晚分段禱告打卡制度、平信徒擔任教會職責。通過持續的過程監測、數據收集與效果評估，動態調整方案細節，驗證方案的可行性與有效性，同時深化對「完全成聖」觀念實踐性的理解。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及其實踐為核心，明確時間、空間與內容三大研究範圍，確保研究聚焦核心，既實現對衛斯理神學的系統性探究，又緊密結合本土教會牧養實際，保證研究的針對性與落地性，具體範圍界定如下：

（一）、時間範圍

縱向覆蓋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的完整形成與發展階段（從童年至公元1791年逝世），包括童年奠基期、牛津外在追求期、莫拉維亞神學翻轉期、牧會實踐深化期，同時覆蓋基於這一觀念開展循道運動的完整階段（公元1738—1791年）；延伸至現代衛理公會對「完全成聖」觀念的傳承與實踐現狀，梳理其經驗傳承與模式演變，構建「完全成聖」觀念從形成到實踐、從歷史到當代的對話脈絡。

（二）、空間範圍

以中國家庭教會為核心研究與實踐試點對象，尤其以本人所在教會為具體案例，深度結合本土教會的牧養場景、信徒結構與社會文化背景，重點探索「完全成聖」觀念在本地家庭教會的靈命培育、牧養實踐中的本土化適用路徑，確保研究成果的本土化適配性與落地性。

（三）、內容範圍

核心聚焦兩大模塊：一是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念的核心內容（定義、神學依據）、形成與轉變脈絡（童年→牛津→莫拉維亞→實踐）；二是基於這一觀念的牧會實踐核心模組（小組牧養制度、24小時禱告機制、平信徒動員機制、信仰職場化實踐路徑）。針對當代教會核心困境展開針對性研究：以「完全成聖」的靈命培育、常態化禱告打卡制度，回應信仰麻木、信仰形式化的問題；以平信徒動員機制落實「信徒皆祭司」理念，破解神職人員短缺的難題；以衛斯理「被愛充滿、活出聖潔」的倫理導向，打通信仰與生活脫節的堵點，推動信徒在社會中活出成聖見證。

三、名詞詮釋

本研究涉及多個與教會牧養、衛斯理神學相關的核心概念，為避免概念分歧、確保研究溝通的準確性，本部分對研究中頻繁出現的關鍵名詞進行明確詮釋，具體名詞如下：

（一）、神職人員短缺

指教會中牧者與信徒數量比例嚴重失衡，牧者長期超負荷勞作導致靈命耗竭、人員流失率居高不下，現有牧養力量無法滿足信徒深度培育需求的現象。

（二）、信仰麻木

指信徒對信仰缺乏主動追求的熱情，將宗教儀式等同於信仰本身，缺乏對「完全成聖」的追求，信仰流於形式化，未能活出與神連接、被愛充滿的生命狀態。

（三）、信仰與生活脫節

指信徒的信仰實踐僅局限於教會聚會和口頭告白，未能將衛斯理「完全成聖」「被愛充滿、活出聖潔」的核心要求，落實到職場履職、家庭相處、社會交往等日常生活場景中，行為準則與信仰教導相割裂，無法彰顯信仰見證的現象。

第三節 研究的設計

本研究整體架構分為七個主要章節，以「理論梳理→歷史探究→神學闡釋→實踐分析→調查驗證→本土實踐→模式建構」為邏輯主線，逐步展開研究。

第一章為緒論，闡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範圍與整體設計。

第二章探究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時代背景、家庭影響與個人信仰歷程。

第三章系統闡釋完全成聖觀的神學內涵，包括定義、與稱義的關係、相對完全觀、聖靈工作及信仰生活合一的精神。

第四章探討該神學觀在循道運動中的具體實踐，包括禱告、佈道、班聚會、平信徒動員及其對後世教會的影響。

第五章透過對三十二間教會的調查，分析「完全成聖」相關實踐與教會增長的關聯，驗證其當代適用性。

第六章以筆者所在教會為案例，記錄兩年實踐歷程、具體做法與成效。

第七章總結研究，建構五層面牧養模式，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第二章 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之背景與形成

任何偉大的神學思想，都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時代背景、個人經歷與信仰追尋相互交融的產物。約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作為循道運動的核心神學支撐，其形成深植於 18 世紀英國的社會與宗教土壤，也與衛斯理的家庭信仰傳承、個人生命經歷密不可分。從童年時期家庭信仰的奠基，到牛津時期對聖潔的外在追求，再到喬治亞宣教的失敗與摩拉維亞弟兄會的神學啟蒙，最終迎來 1738 年艾德門街的靈性翻轉，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經歷了一個從模糊到清晰、從律法到恩典、從自我努力到聖靈工作的逐步成熟過程。

本章將從家庭背景、時代環境、個人信仰歷程三大維度，梳理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形成背景與發展脈絡，探尋這一神學思想誕生的歷史必然性與其獨特性。

第一節 家庭背景與童年信仰奠基

首先，約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與其家庭背景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無論是衛斯理的祖父母還是父母，其自身的信仰品格、對信仰的執著持守，以及以信仰為根基的家庭教育，都對他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不僅如此，他童年時期關鍵性的生命經歷，也一同成為他追求聖潔、並最終構建完全成聖神學思想的重要基礎。接下來，本章將從衛斯理的出身背景與家庭信仰傳承、家庭教育方式，以及童年的火場經歷等方面，探討其家庭背景、家庭教育、父母影響以及早年經歷，如何一步步引導他形成完全成聖的神學觀念。

一、出生背景與家族宗教傳承

公元 1703 年 6 月 17 日，約翰・衛斯理出生於英國林肯郡埃普沃斯鎮的一個聖公會牧師家庭。當時的英國，宗教與社會正經歷劇烈變動。自公元 1517 年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後，英國國教確立為聖公會，但改革浪潮也帶來諸多信仰與社會問題。進入 17 世紀後期至 18 世紀，啟蒙運動在歐洲與英國迅速興起，強調理性至上、自然宗教與批判精神，對傳統基督教信仰形成強烈衝擊。啟蒙理性主義所帶來的理性化、道德化、形式化傾向，在聖公會內部不斷蔓延，導致教會內部理性主義抬頭、道德主義氾濫、形式主義日趨嚴重；民間信仰則呈現混亂狀態，世俗化與迷信化傾向同時並存。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衛斯理家族依然持守純正信仰，堅守福音真理，提倡敬虔與聖潔的生活。衛斯理正是在這樣的家族環境中成長，這種信仰傳承對他一生產生了潛移默化卻又極為深遠的影響。

衛斯理的祖父與他同名，堅持清教精神，拒絕向國教妥協，因此被剝奪神職，被迫流亡海外。即便如此，他依然堅持傳道與禱告。這種為信仰受苦、不向世俗權力低頭、不向宗教形式主義妥協的家族精神，深刻影響了約翰・衛斯理。衛斯理後來在日記、講章與著作中也多次提及家族信仰傳承對他的塑造，他深刻體會到：真實的信仰是生命與上帝的連接，是委身、犧牲與使命的見證。這樣的認知，使他在日後的福音事工中遭遇各種困難時依然能夠持守立場；即便受到聖公會內部的指責，甚至面臨被開除的風險，他仍然堅守真理與自身的信仰呼召。

衛斯理的父親撒母耳·衛斯理（Samuel Wesley，1662-1735）是埃普沃斯教區的聖公會駐堂牧師，畢業於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撒母耳·衛斯理具有深厚的學術素養與強烈的牧養使命感。他一生忠於聖公會體制，卻不滿教會內部僵化、空洞的信仰形式，堅持以聖經為最高權威，注重講道中的真理教導，同時扎實從事探訪、關懷與牧養教導工作。在當時聖公會日益世俗化、神職人員生活日趨安逸的環境中，他的這種態度顯得格外突出。撒母耳認真而忠心的牧養態度，也招致了部分同儕神職人員的誤解、排擠甚至壓力，但即便如此，他也從未放棄對上帝的忠誠與對靈魂的關懷。這種在壓力與困境中依然堅守信仰與使命的品格，深深地影響了約翰·衛斯理。尤其是父親不與當時教會內的世俗化風氣同流合污、對上帝忠心、順服真理的生命見證，在約翰·衛斯理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這些經歷，都為他日後在遭受聖公會排擠、面對多方壓力時，依然能夠不向強權妥協、持守上帝的呼召，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母親蘇珊娜·衛斯理（Susanna Wesley, 1669-1742）擁有極為深厚的信仰背景。她出身於英國極具影響力的非國教牧師家庭，父親是當時著名的清教傳統牧者，強調因信稱義與內心虔誠。自幼接受嚴格教育的蘇珊娜，10歲便已通讀並精研整本聖經，且精通拉丁語與希臘語，擁有遠超同時代女性的學識、理性與靈性深度。她的信仰兼具平衡與深度：既重視教義純正，也強調心靈虔誠；既堅守教會傳統，也注重個人與上帝的直接相交；既看重秩序與紀律，也不偏廢恩典與憐憫。正是這樣的信仰特質，使她在家庭教育中，成功塑造出子女們嚴謹、純正、有秩序的信仰生命，同時又不失去個人與神相交的真實經歷與屬靈體驗。

從約翰·衛斯理的家族與父母信仰傳承中，我們看到兩種至關重要的信仰特質在他身上合一：一是來自父親的聖公會傳統、教會秩序與責任意識；二是來自母親的內在虔誠、靈修操練與對聖靈工作的重視。正是這兩種特質的融合，使衛斯理日後既不走向脫離教會的極端靈恩主義，也不陷於僵化死板的律法主義，而是將聖經、傳統、理性、經驗融為一體，這也成為後來衛理神學的四大支柱。

二、家庭生活與信仰培育模式

衛斯理的家庭生活以信仰為絕對中心。父親撒母耳與母親蘇珊娜共有19名子女，受限於當時落後的醫療條件，最終僅有9人存活。生活拮据、喪子之痛與物質匱乏並未削弱這個家庭的信仰，反而使他們更加依靠上帝、珍惜彼此，並更加重視生命的永恆價值。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母親蘇珊娜建立起一套嚴謹、穩定且系統化的家庭信仰培育模式，這套模式直接塑造了約翰·衛斯理對聖潔、敬虔與神聖的基本理解。

衛斯理家庭信仰培育的核心，在於靈修日常化。家中每日清晨與夜晚都設有固定的禱告、讀經與家庭敬拜時間，年復一年，從不因忙碌、疲憊或生活壓力而中斷。孩子們從小便被要求按時禱告、背誦經文、安靜自省並認罪悔改。這種持續而規律的信仰生活，使衛斯理自幼年便形成根深蒂固的認知：信仰並非一時的情感衝動，也不只是外在的教會活動，而是每天與神親近、領受神的話語、反省內心並不斷

更新的生命狀態。這一觀念後來直接成為循道運動的核心精神，也成為衛斯理完全成聖觀中漸進成聖與持續追求的重要實踐基礎。

其次，家庭信仰培育強調教義的精細化與內心化。蘇珊娜對子女的信仰教育極為嚴謹，她依照孩子的年齡與靈性程度循序漸進地教導，針對不同年齡段的子女，蘇珊娜設計了分層的教義教學：幼兒時期以《聖經》故事為主，培養對上帝的敬畏；少年時期開始學習《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等聖公會核心信條，理解三位一體、道成肉身等基本教義；青年時期則引導子女閱讀靈修書籍，這些靈修書籍多半是羅馬天主教中神祕派所寫的，使約翰衛斯理從小就對神祕主義¹產生了興趣。

蘇珊娜並不滿足於孩子們表面的順從，更看重他們內心真實的生命改變。她常以提問、對話與反思的方式，引導子女覺察內心的動機、情感與意念，使他們明白：信仰的核心不在於外在行為，而在於心靈對上帝的順服；聖潔的起點並非遵守規條，而是內心對聖潔的渴慕，以及活出上帝榮耀形象的追求。這直接影響了約翰·衛斯理後來建構完全成聖觀的思路——他將內心動機的聖潔置於外在行為的聖潔之前，強調內心的聖潔決定外在的行為，這一切都與其母親早期的信仰教導密不可分。

更為重要的是，蘇珊娜堅持一對一的靈性陪伴與談話。她每天都會抽出固定時間，單獨與每一位孩子交流，詢問其內心狀況與信仰困惑，並給予及時的引導、鼓勵與代禱。這種陪伴使衛斯理自幼便養成深刻的內省習慣，而內省精神也成為他追求完全成聖的重要心理基礎。他始終堅信，真正的聖潔根植於內心的動機，而自省則讓人看見真實的自我，從而在信仰中不斷歸正。

約翰·衛斯理成年後曾多次回憶並感念母親的教導。正是這些早期的靈性塑造，使他深刻懂得：只有外貌敬虔而無內心真誠、只有外在規條而無恩典、只有行為表現而無心靈更新的信仰，不過是假冒為善。這也讓他在面對當時英國國教內部空洞的形式主義、道德主義與律法主義時，始終保持清醒的判斷，堅定主張內心的聖潔是外在行為聖潔的根基。

三、童年轉折：「火場蒙恩」的生命印記

在衛斯理的童年時期，一場突如其來的火災成為他生命中最具標誌性的關鍵事件，也使他終身確信自己是上帝所揀選、保守並特別呼召的人。公元1709年2月9日，年僅6歲的約翰·衛斯理被困在牧師住宅二樓的房間內，整棟房屋已被大火吞噬，樓板與屋頂隨時可能坍塌。家人脫險後才發現他仍在房中，便急切禱告；鄰居們冒著生命危險搭起人梯，才將他從險境中救出。約翰·衛斯理脫險後不到一分鐘，屋頂便轟然塌陷，整座牧師住宅化為灰燼。感謝神的保守，全家無人傷亡。

¹ 盧龍光主編，《基督教聖經與詞典》（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373。神祕主義是指重視神臨在的直接經驗，與神靈相通的信仰觀點或靈修體系。神祕主義相信：神聖真理的知識或與神的聯合可以藉著靈性洞察或專注默想，摒除感官或理性的謀介而獲得的。故此，神祕主義者往往著重祈禱、默念及禁食等。

這場火場蒙恩的經歷在衛斯理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母親蘇珊娜時常向他重述這段不平凡的經過，並對他說：「你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你的生命不屬於自己，乃屬於上帝。」這句話深深鐫刻在衛斯理的生命裏，成為他一生追求聖潔的內在動力。這次經歷讓約翰・衛斯理從小就堅定相信：自己能存留於世，必定肩負神聖使命。正是這種強烈的使命感，不斷推動他追求聖潔，預備自己被上帝使用。他在日後表示，自己既蒙上帝從火中拯救，就當一生全然獻上，活出蒙召成聖的聖潔生命。

後來的佈道中，約翰・衛斯理也無數次提及這場火災，將其視為「神聖呼召」的開端——他堅信，上帝之所以在火災中拯救他，是因為賦予了他特殊的使命，即「傳揚福音，喚醒人心」。這種「被上帝特別揀選」的自我認知，成為他日後面對迫害、挫折時的精神支柱，也塑造了他「為使命義無反顧」的性格特質。衛斯理在埃普沃斯牧師樓的幼年生活堪稱為「循道衛理宗的搖籃」²。

約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不僅來自他個人的生命經歷與家庭信仰傳承，更是對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危機、道德崩潰與宗教衰退所作出的深刻神學回應。他所提出的完全成聖，並不是抽象空洞的神學理論，而是針對時代困境提出的信仰解決方案。在他看來，社會的混亂源於心靈的墮落，心靈的墮落源於信仰的偏離，而信仰的偏離則需要福音的恢復與聖潔的重建。因此，要真正理解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形成，就必須先理解十八世紀英國的社會與宗教環境。

第二節 十八世紀社會環境與英國教會

18 世紀的英國正處於社會變革的大轉型時代，工業革命的興起帶動了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圈地運動造就了大規模的底層無產者，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伴隨著諸多社會問題；而英國國教聖公會的內部衰退，體制僵化、形式主義盛行、牧養缺席，使教會失去了對社會的精神引導力，整個英國陷入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空虛。這樣的時代背景，不僅是衛斯理投身福音事工的時代契機，更為其「完全成聖」觀的誕生提供了現實土壤，他的神學思想與牧養實踐，正是針對這一時代的社會與宗教困境所發出的回應。

下文將從社會背景與宗教背景兩方面，剖析 18 世紀英國的整體狀況，探尋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形成的時代動因。

一、社會背景：工業革命與底層社會危機

十八世紀的英國，正處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時期。十八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從紡織業開始，迅速擴展到礦業、冶金與交通運輸等領

² 史提夫哈伯（Steve Harper），《約翰衛斯理的今日資訊》，陳勝康等譯（馬來西亞：砂拉越華人年議會，2001），4。

域，徹底改變了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社群結構與生活秩序。這場變革並不是平穩的演進，而是以一種「破壞性創造」的方式，帶來社會結構的劇烈動盪。³

英國圈地運動在議會法案的推動下達到高潮，大量公地、田地被私有化，貴族與資產階級藉此兼併土地，轉為牧場或農場，導致無數農民喪失生計根基⁴。大量農民被迫失去土地，湧入新興工業城市（如曼徹斯特、伯明翰），成為工廠勞動力。此時的圈地已非零散行為，而是通過立法進行的大規模土地所有權轉移，其結果是大批農民被迫離開鄉土，成為城市勞動力的主要來源⁵。失去土地的農民湧入曼徹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新興工業城市，依靠工資維生，形成了英國歷史上首個大規模的無產者群體⁶。這標誌著社會結構從傳統農業形態向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二元對立轉型⁷。衛斯理在日記中曾悲憫地寫道：「鄉村屋舍日漸荒蕪，城市貧民窟卻不斷蔓延；失去土地的人們如同無根浮萍，在都市角落掙扎求生，無食果腹，無屋棲身，甚至尊嚴盡失，只能在饑寒交迫中苟活。」⁸

城市化急速推進，卻缺乏相應的社會秩序、公共衛生、教育體系與道德約束，工廠工人、礦工、城市貧民生活極度困苦：工作時間長達 14-16 小時，居住環境擁擠骯髒，惡劣的居住條件不僅損害健康，更助長瘟疫傳播，政府卻缺乏有效應對⁹。疾病（如肺結核、霍亂）肆虐，文盲率居高不下，酗酒、暴力、偷盜、賣淫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底層社會陷入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困境。衛斯理在日記中如此描述：「街頭滿是衣衫襤褸的流浪者，他們酗酒鬥毆，甚至偷搶，並非天性墮落，而是生活的絕望剝奪了他們的盼望與尊嚴——他們是被社會遺棄之人。」¹⁰

傳統鄉村共同體的瓦解，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冷漠、以利益為導向。家庭結構鬆動，道德約束力減弱，傳統信仰失去影響力，許多人在物質貧困之外，更陷入精神迷茫、意義失落與靈魂空虛。他們不再有穩定的信仰生活，不再持守永恆的價值觀念，內心失去平安與盼望，生活被欲望、痛苦、絕望與無助佔據。正如教會史學家華克爾（Williston Walker，1860 - 1922）所描述：「當時英國民眾大多仍在靈性的貧乏境地，盲目地覺得自己有罪，卻未被激發起向基督效忠、因祂得救的情感。」¹¹社群聯結的喪失，使底層民眾既缺乏物質支持，也陷入精神空虛¹²。

對衛斯理而言，這種社會亂象的根源，不只是經濟、政治或法律問題，更是信仰問題、心靈問題與聖潔問題。當人遠離上帝，心靈沒有被聖潔的愛充滿，自私、貪婪、仇恨、嫉妒、放縱就會自然滋生。社會的更新，必須從心靈的更新開始；心

³ 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188。

⁴ 同上，198。書中記載：「議會圈地法案使土地兼併合法化、規模化。」

⁵ 同上，200。

⁶ 同上，205。

⁷ 沈漢，〈英國社會結構變遷與工人階級形成〉，《世界歷史》第三期（1995.3）：42。

⁸ 約翰·衛斯理，《衛斯理日記》（節譯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124。此為 1746 年 6 月 24 日日記的編譯。

⁹ 王覺非主編，《近代英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304。

¹⁰ 約翰·衛斯理，《衛斯理日記》（節譯本），156。此為 1753 年 5 月 12 日日記的編譯。

¹¹ 華克爾，《基督教會史》，謝受靈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0），632。

¹² 侯建新，〈工業革命與英國農民〉，《史學理論研究》，1998 年第 2 期，78。

靈的更新，必須依靠福音的恩典與聖靈的成聖工作。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約翰衛斯理堅信，聖經所應許的「完全成聖」，不是少數靈修精英的神秘境界，而是所有信徒都可以經歷的——心靈得醫治、罪得潔淨、內心充滿愛與平安的真實信仰。他的佈道之所以能吸引成千上萬的底層民眾。

正是因為他所傳講的聖潔，不是貴族式的清高修行，而是普通人可以抓住、可以經歷、可以改變生命的福音真理：聖潔使人脫離罪的轄制，得著內心的平安，進而活出彼此相愛的生命，最終推動社會的更新。

二、宗教背景：聖公會的僵化與信仰真空

與社會危機相對應的，是英國國教聖公會內部的嚴重衰退。十八世紀的聖公會與政治權力高度結合，教會體制官僚化、階層化、形式化，神職人員多來自上層社會，注重地位、禮儀與形式，卻缺少對福音真理的傳講、對靈魂的關懷與對聖靈工作的重視。信仰漸漸變成上層社會的文化裝飾，而不是拯救罪人、更新生命、改變社會的福音力量。對此，可以總結如下：

（一）、聖公會在神學上模糊偏離，道德主義盛行。

儘管在形式上尊奉《三十九條信綱》，其中明確肯定了「因信稱義」的教義¹³，但在實際講道與牧養中，律法主義、道德主義、理性主義佔據主流。許多教導強調「做好人、守規矩、行善功」，卻很少傳講基督的救贖、恩典的白白賜予、聖靈的內在工作與心靈的重生。人們擁有宗教形式，卻沒有真實的生命改變；擁有道德規範，卻沒有內心的聖潔動力。錢乘旦、許潔明在《英國通史》中評述道：「十八世紀的英國國教，在神學上趨於保守與形式化，一種道德主義的虔誠取代了活潑的福音信仰，救恩的確定性被模糊的道德進步觀念所稀釋。」¹⁴因此，衛斯理深感當時教會對「因信稱義」這一聖經核心真理的傳講是「不清楚」的。他在自己的日記和講章中多次疾呼，指出許多人「有宗教的形式，卻無其能力」，他們知道「稱義」這個詞，卻未曾經歷因信靠基督而瞬間獲得的罪得赦免、與神和好的確據¹⁵。

（二）、聖公會在崇拜上儀式化、形式化、空洞化。

在崇拜實踐上，聖公會當時的傾向是高度強調禮儀的莊重與正確性，但往往流於形式主義。禮拜儀式以《公禱書》為嚴格規範，雖然具有深厚的神學與文學價值，但在缺乏生命活力的機械式誦讀中，容易淪為「死的儀文」¹⁶。禮拜變成固定、機械、冰冷的程式，誦讀、祈禱、聖禮都按部就班，卻缺少內心的敬畏、悔改、渴慕與火熱。公禱書的使用淪為形式，與之相伴的是講道內容的空洞與脫離實際。許多講道充斥著抽象的道德說教、枯燥的神學辯析或對時政的謹慎評論，卻缺乏對罪

¹³ 《三十九條信綱》第十一條明確寫道：「我們因信稱義是極其有益的教義，且是充滿至多安慰的教義。」

¹⁴ 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242。

¹⁵ 約翰·衛斯理，《衛斯理日記》（節譯本），89。此為1738年5月24日其經歷「心靈熾熱」體驗前後的反思。

¹⁶ 趙林，〈英國宗教改革與近代社會的生成〉，《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5期，134。文中論及儀式主義在十八世紀聖公會中的表現。

與恩典、悔改與信心的有力闡述，更無力將福音資訊與聽眾日常的掙扎、苦難和希望聯繫起來¹⁷。衛斯理曾尖銳地批評這種講道：「平穩、優雅、空洞無物……它們既不驚醒罪人，也不堅固聖徒。」¹⁸這種講道無法滿足民眾，特別是底層民眾在精神困頓中對生命意義、罪得赦免和永恆盼望的深切渴求。這種形式化信仰無法滿足人內心深處對赦免、平安、潔淨與更新的需要，導致大量信徒靈性乾枯，甚至遠離教會。

（三）、聖公會在牧養上遠離底層、缺席、冷漠。

大量神職人員不住在教區，不探訪、不關懷、不教導，對工廠、礦區、貧民窟的靈魂漠不關心。許多教區牧師常年不在其位，將牧職工作交由薪俸微薄的副牧師代勞，自己則專注於社交或鄉間生活，此即所謂「absenteeism」（聖職虛位）現象¹⁹。主教與眾多教區牧師往往出身貴族或紳士階層，其職位的獲得常依賴於家族關係或政治恩庇，而非出於神聖的呼召與牧養的熱忱²⁰。因此教會無法回應底層民眾的痛苦、迷茫與需要，導致龐大的群體處於信仰真空狀態。

正如陶理（Tim Dowley，1946-）在《基督教二千年史》中所記載：「18世紀的英國國教靈命普遍低落，正統派神學家在反對自然神論的戰鬥中雖獲思想勝利，卻未能帶來個人在基督裏的新生命。」²¹

正是這種深刻的信仰真空，為衛斯理的循道復興提供了歷史契機。他所宣導的完全成聖觀，正是對當時教會兩大偏差的有力糾正：一方面糾正形式主義，強調聖潔是心靈的、內在的、由聖靈動工的；另一方面糾正道德主義，強調聖潔是恩典的結果，而非自救的手段。可以說，18世紀英國宗教的衰退，從反面逼迫衛斯理深入思考最核心的信仰問題：什麼是真正的宗教？什麼是真正的聖潔？人在上帝面前可以達到怎樣的屬靈狀態？這些問題，最終導向他邁向成熟、系統、平衡的完全成聖神學。

正是這樣的家庭信仰傳承、社會背景與宗教環境，為約翰·衛斯理日後建構完全成聖神學打下了深厚基礎，也一步步引導他走向對聖潔的追求，並最終形成其獨特的完全成聖觀念。在衛斯理的信仰成長歷程中，他所接受的大學教育、靈命操練與信仰經歷同樣至關重要，成為其成聖思想發展的關鍵環節。下麵，本文將進一步探討約翰·衛斯理的信仰成長過程、所受的學術教育，以及其信仰歷程中關鍵性的轉捩點，如何深刻影響並推動他的完全成聖觀逐步形成。

¹⁷ 理查德·P·海斯，〈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中文譯介），《宗教研究》，第一期（2010.1）：30。譯介文中對比了當時主流講道與衛斯理講道的區別。

¹⁸ 約翰衛斯理，〈講道集：因信稱義〉，《基督教經典譯叢》，2012年，15。此為衛斯理對其時代講臺風氣的代表性批評。

¹⁹ 高岱，《英國通史綱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180。提及了十八世紀聖職虛位現象的普遍性。

²⁰ 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8。書中描述了聖公會教職與世俗恩庇體系的關聯。

²¹ 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李伯明、林牧野合譯（香港：海天書樓，2004），496。

第三節 約翰・衛斯理的信仰成長與關鍵經歷

家庭的信仰奠基為衛斯理播下了追求聖潔的種子，時代的困境讓他看見了傳揚聖潔的使命，而真正推動其完全成聖觀從萌芽走向發展、從模糊走向清晰的，是其個人歷經的一系列信仰成長與關鍵生命經歷。從牛津大學的系統神學訓練與聖道社的實踐，到喬治亞宣教的慘痛失敗，再到海上風暴中摩拉維亞弟兄會的信仰見證，以及最終 1738 年艾德門街的靈性翻轉，衛斯理的信仰歷程充滿了掙扎、反思與突破，其完全成聖觀也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了從律法主義到恩典中心、從自我努力到聖靈工作的根本轉變。下文將追蹤衛斯理的信仰成長軌跡，剖析其中的關鍵節點，探尋其完全成聖觀發展的內在邏輯。

一、牛津時期：聖道社的興起與道德主義聖潔追求

牛津時期（公元1720—1735 年）是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形成的關鍵過渡階段。這一時期，他不僅在大學中接受了系統而深入的神學訓練，更在校園環境中主動帶領同窗追求信仰、操練聖潔，建立起規律、嚴謹的靈修生活，併發起成立了早期的循道社。儘管此時衛斯理尚未經歷公元1738 年的靈性翻轉，其追求聖潔的方式仍帶有濃厚的道德主義與律法主義色彩，試圖以自我規條與道德努力達到聖潔標準，但這段經歷卻讓他真實體會到依靠自身力量成聖的有限與無力，也為他日後轉向以恩典為核心、以聖靈為動力的完全成聖觀，埋下了重要伏筆。

衛斯理年輕時接受了當時英國最頂尖的學術與神學訓練，不僅精通希臘文、拉丁文，熟讀古典哲學、早期基督教著作與聖公會經典文獻，尤其對基督教主流靈修傳統有著深入的鑽研。他對內在生命、心靈潔淨、順服上帝等主題抱有濃厚興趣，這也為他日後關注內心聖潔、強調靈性操練與成聖追求，埋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此時的衛斯理在校園中已展現出極強的自律、認真、節制與對信仰的熱切渴慕。他不滿於當時校園裏普遍存在的安逸、世俗與放縱的生活方式，渴望過一種更為虔誠、更能榮耀上帝的生活。公元1725 年，他接觸到泰勒會督（Jeremy Taylor，1613 - 1667）所著的《聖潔生活的規則與操練》（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一書。他後來回憶道：「我讀了幾段之後，便深受感動，尤其是讀到有關意念純潔的一段，我立刻下定決心把我全部的生命、全部的思想、言語和行動都獻上給上帝。我深信，除此之外別無他路：要麼將自己獻給神當作活祭，要麼仍舊為自己努力，淪為魔鬼的奴僕。」²²在公元1726 年，他又讀到葛皮斯先生（Thomas à Kempis，1380-1471）所著《基督徒模範》（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一書。他這樣寫道：透過這本書，我對於內在的宗教——內心的宗教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亮光，我懂得了，即使我將自己的一切都獻上給神（假如最終能做到這一點），也不會給我帶來什麼益處，除非我把自己的內心——是的，我的整個身心都獻上給他²³。而從公元1729 年起，他只閱讀研究聖經這一本書，並把它看作是真理的唯一標準，純潔宗教的唯一典範。通過聖經，他得到了越來越清楚的光照，認識到了具有基督的意

²² 約翰衛斯理，《基督徒的完全》，毛衛東譯（香港：基道出版社，1998），5。

²³ 同上。

念和基督之行的絕對必要²⁴。這一系列的閱讀、反思與靈性追求，為他日後建構內心成聖與行為成聖兼備的完全成聖神學觀念，奠定了扎實而穩固的基礎。

同年，約翰・衛斯理與弟弟查爾斯・衛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喬治・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等人在牛津組織了一個以追求敬虔、實踐信仰、彼此守望為目標的小組，被稱為聖道社（Holy Club），後人亦稱之為「神聖俱樂部」。小組成員按照固定計畫讀經（尤其是希臘文聖經）、禱告、自省、禮拜、禁食（每週三、週六），並積極開展社會服務：探訪監獄、關懷窮人、幫助病患、救濟學校附近貧民。

因為他們行事規律、方法嚴謹、態度認真，被其他學生戲稱為「循道者」（Methodists，意為「凡事依照規矩、講求方法的一派人」）。這一原本帶有嘲諷意味的稱呼，後來被衛斯理欣然接受，成為整個循道運動的正式名稱。

然而，這一階段的衛斯理，其聖潔觀存在明顯局限：他仍以自我努力、道德改進、遵守方法為成聖的主要動力，尚未真正經歷「因信稱義」的翻轉，也未深刻明白成聖是聖靈內在的工作，而非外在的規條。但他越努力追求聖潔，越發現內心的不完全；越想靠行為稱義，越感到無力、掙扎與自責。正如他後來在《基督徒的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中回憶：「當時我雖努力遵守一切規條，卻缺乏內心的平安與得救的確據，常常陷入焦慮與困惑。」²⁵ 這種內在的痛苦與掙扎，恰恰成為他日後迎接靈性突破的重要預備。

公元1732年，衛斯理首次拜訪勞威廉（William Law，1686-1761），受其著作《呼召過聖潔生活》（A Serious Call to Holy Living）與《論基督徒的完美》（Christian Perfection）的影響，更加堅定了追求內在聖潔的決心，他這樣寫道：這兩本書使我比以前更加堅信，做個不冷不熱的基督徒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決心籍著神的恩典（我深深感到了恩典的絕對必要），把我自己完全獻上給神，把我的整個靈魂、身體和我所擁有的資財都獻上給他²⁶。但與此同時，他也進一步陷入神秘主義與苦行主義的傾向。他嘗試通過禁食、獨處、自我懲罰等方式追求心靈潔淨，卻愈發感到疲憊與無助。

牛津時期的真正意義在於：它讓衛斯理徹底走到了靠自己成聖的盡頭，使他承認人的有限、道德努力的局限、律法主義的無力。這種絕望感，不是信仰的失敗，而是信仰的預備——當他意識到「靠自己無法達到聖潔」時，才為公元1738年的靈性翻轉打開了大門。正如他後來所說：「若不是在牛津經歷了那些掙扎與失敗，我就無法真正明白恩典的寶貴，也無法領受因信稱義的真理。」

公元1735至1738年，是衛斯理生命中最痛苦、最迷茫、也最關鍵的三年。他遠赴北美喬治亞殖民地傳教，滿懷理想與熱情，卻遭遇文化衝突、人際矛盾、情感挫折與事奉失敗，最終狼狽返回英國。這次徹底的失敗，使他對過去的信仰模式產生了懷疑，也為生命中最重要靈性轉折——艾德門街經歷——鋪平了道路。這

²⁴ 同上，5。

²⁵ 同上，6。

²⁶ 同上。

一經歷不僅是他個人信仰的重生，更是其完全成聖觀的根本神學翻轉點：從「靠行為稱義、靠努力成聖」轉向「因信稱義、靠恩典成聖」。

二、公元1738年靈性經歷：稱義的確據與成聖觀的神學翻轉

公元1735年10月，衛斯理接受聖公會差派，與弟弟查爾斯一同前往北美喬治亞殖民地傳教。他希望將牛津式的敬虔實踐與聖公會體制結合，建立一個理想的信仰群體，向當地移民與印第安人傳揚福音。出發前，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之離開本國並非為逃避匱乏（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極為豐富），也不是為求取那糞土與渣滓般的功名財富，唯一的目的乃是為救我們的靈魂，完完全全地為榮耀上帝而活。」²⁷

然而，現實遠比他想像的複雜：移民文化衝突、族群隔閡、教會政治鬥爭、人際關係摩擦、個人情感處理不當（如與索菲亞·哈珀Sophia Hopkey 1718-1740，的婚約糾紛），使他的事奉處處碰壁、寸步難行。更嚴重的是，他此時的信仰根基依然建立在道德自律、行為規範、自我努力之上，缺乏「因信稱義」的確據與聖靈內在的平安。以至他在面對苦難、逼迫、誤解與失敗時，內心充滿焦慮、恐懼、憤怒、自責與不安。

喬治亞事奉的失敗，對衛斯理是毀滅性的打擊。他在日記中痛苦承認：「我到美洲去為著改變印第安人歸向上帝，但是噢！誰要改變我呢？誰能拯救我脫離這不信的罪心呢？」²⁸他發現自己所依靠的學識、紀律、道德努力都無法給他帶來真正的平安。

公元1737年12月，衛斯理被迫離開喬治亞，狼狽返回英國。在返回的航船上，他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機，開始全盤懷疑自己過去的信仰模式與事奉道路。

在返回英國的途中，衛斯理所乘的船隻遭遇了風暴。危難之際，他內心充滿恐懼，而同船的摩爾維亞弟兄會信徒卻始終平靜安穩、滿有喜樂。這種截然不同的生命態度，深深震撼了衛斯理，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感受。「當巨浪衝擊船身，船帆被撕裂，眾人驚慌失措時，這些德國弟兄卻鎮定地繼續歌唱禱告。我問其中一位：『你那時不害怕嗎？』他答說：『感謝上帝，我不怕！我們的女人和小孩都不怕死。』」²⁹

這種在苦難中從容不迫的信心，讓衛斯理猛然意識到：自己缺少的不是知識、不是紀律、不是努力，而是真實的信心與聖靈所賜的救贖平安——一種確信罪得赦免、與上帝和好的內在確據。回到倫敦後，衛斯理開始主動尋求摩爾維亞弟兄會的幫助，與該會領袖彼得·博勒（Peter Böhler, 1737-1775）深入交往。

博勒的教導直擊衛斯理信仰的核心。他問衛斯理：「上帝的靈是否與你的心同證你是上帝的兒子？」這一問使衛斯理陷入深深的掙扎，《衛斯理的日記》（The Journal of John Wesley）中記載：「博勒的問題使我徹夜難眠，我反復省察：自己雖傳講基督，卻未曾有過『罪得赦免』的確據——這正是我過去信仰的核心缺口。」

²⁷ 約翰·衛斯理，《衛斯理日記》王英、閔永立譯（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21。

²⁸ 同上，37。

²⁹ 同上，23。

」³⁰他終於承認：自己一直追求成聖，卻沒有先領受稱義；一直努力修行，卻沒有先相信基督；一直靠律法約束，卻沒有經歷恩典釋放。這一醒悟，成為他靈性翻轉的前奏。博勒還建議約翰重新研讀馬丁·路德的《羅馬書注釋》(Explanatory Notes on Romans)，特別是關於「因信稱義」的論述。約翰聽從了博勒的建議，並深為這些信念所折服。於是從那時起，在博勒的鼓勵下，他開始追求及傳講因信稱義的道理³¹。

公元1738年5月24日晚，衛斯理不情願地參加了一場在倫敦艾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舉行的聚會，聚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當讀到「籍著對基督的信，上帝在人心裡所施行的改變，使人切實知道神的愛與接納」時，衛斯理的內心突然被聖靈觸摸、感動與光照。他在日記中寫下這段歷史性的經歷：

「晚上我勉強去參加一個在艾德門街的聚會，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為羅馬書所寫的序言。大約8點45分左，當講員講到「通過對基督的信心，神能在人的生命中作出改變」時，我的心感到異樣溫暖，我感我的確信靠了基督，並單因信靠他而得救；而且我得到一個確據；即祂已除去我一切的罪孽，並且將我從罪與死的律中拯救了出來。」³²

這一經歷成為衛斯理靈性生命的重要轉捩點，也標誌著其完全成聖觀的神學根基發生根本轉變：他從原先靠行為追求聖潔、以善行尋求稱義，轉向先因信稱義，再在恩典中追求成聖。自此之後，衛斯理的信仰徹底更新：他不再依靠自身努力追求聖潔，而是憑著信心領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再以律法為動力，而是以基督的愛為力量。這一信仰上的翻轉，使他的完全成聖觀最終建立在合乎聖經的福音真理之上。

綜上所述，約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並非憑空產生：家庭信仰為他奠定了追求敬虔與聖潔的早期基礎；18世紀英國社會的劇烈轉型與教會信仰的衰退，使他深刻體會到人心需要福音更新、生命需要聖靈成聖的時代迫切性；牛津時期依靠自身努力追求聖潔的失敗，讓他真切認識到自我努力的有限；而公元1738年愛德門街的靈性翻轉，則使他親身經歷了從行為轉向信心、從律法轉向恩典的根本改變。這一系列背景、環境與生命經歷，共同塑造了衛斯理對完全成聖的理解，使其神學思想紮根於因信稱義的福音真理，並以基督的愛為內在動力。

下文將進入第三章，探討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之神學內涵，分別從完全成聖的定義、今生可達的相對完全，以及稱義與成聖的內在關係等層面，展開深入的神學分析與闡釋。

³⁰ 同上

³¹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7），1188。

³² 約翰衛斯理，《約翰衛斯理日記》，46。

第三章 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之形成與神學內涵

經歷家庭奠基、時代觸動與個人信仰的諸多掙扎與突破，約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逐步從萌芽走向成熟，從零散的信仰追求升華為系統的神學體系。1738年艾德門街的靈性翻轉是其神學思想的分水嶺，此後經過二十餘年的神學思考、牧養實踐與辯論修正，衛斯理最終在《基督徒的完全》中系統闡述了「完全成聖」的核心內涵，形成了一套以聖經為權威、以愛為核心、以恩典為根基、以今生可達的相對完全為核心主張的神學體系。

本章將梳理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思想發展歷程，深入剖析其核心神學內涵，厘清其對完全成聖的定義、與稱義的關係、今生可達性等關鍵問題，並探討其背後的聖靈工作。

第一節 完全成聖觀之早期啟蒙與思想形成（公元1738年之前）

約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神學觀念，其思想源頭可追溯至1738年靈性翻轉之前的漫長預備期。這段時期為其成聖神學奠定了不可忽視的根基。

一、家庭敬虔傳統與屬靈閱讀的啟蒙

衛斯理的成聖思想最初植根於家庭信仰背景，尤其深受母親蘇珊娜・衛斯理（Susanna Wesley）敬虔信仰的薰陶。在母親嚴謹而充滿信仰溫度的培育下，衛斯理自幼便建立起追求聖潔、敬畏上帝、順服真理的生命基調。這種家庭敬虔傳統成為其日後追求完全的內在驅力。

青年時期的信仰探索階段，衛斯理透過大量屬靈閱讀，進一步激發了對內心聖潔與生命完全的渴慕。關鍵性的閱讀經歷包括：23歲時讀到泰勒會督（Bishop Jeremy Taylor）所著《聖潔生活的規則與操練》（*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該書對內在聖潔與生命操練的強調深深觸動其心靈；公元1726年，他又陸續研讀葛皮斯（Thomas à Kempis）所著《基督徒模範》（*The Imitation of Christ*）、勞先生（William Law）所著《論基督徒的完美》（*Christian Perfection*）與《過聖潔的生活》（*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這些著作共同構成其早期成聖觀念的重要思想資源，使其對內心純潔、生命完全與敬虔操練產生持續而強烈的追求。

二、聖經權威的確立與成聖觀的初步輪廓

公元1729年，衛斯理開始將聖經視為信仰的唯一權威、純潔宗教的唯一典範。在持續研讀聖經的過程中，他不斷領受亮光，逐漸清晰地認識到具有「基督的意念」和「基督之行」的絕對必要³³——前者指向內心的聖潔與完全，後者指向行為與生活的完全。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衛斯理所理解的完全是內心與外表都完全與我

³³ 約翰衛斯理，《基督徒的完全》，6。

們的主合而為一³⁴，這意味著在一切思念、情感、意志與行為上都擁有基督的樣式，在生命整體中彰顯基督的形像。這構成了其完全成聖觀念最早期的啟蒙與雛形。

三、完全成聖觀之成熟與確立

公元1738年的艾德門街經歷，徹底顛覆了衛斯理此前的信仰根基，使其完全成聖觀從律法主義的自我追求，正式轉向以恩典、信心與聖靈為核心的神學方向。此後的二十餘年間，衛斯理並未止步於個人靈性經驗，而是通過持續的聖經研讀、牧養實踐、神學辯論與跨宗派交流，不斷豐富、修正並系統化自己的完全成聖觀，最終在公元1765年《基督徒的完全》一書中，完成了這一神學體系的建構與確立。這一階段是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從個人經驗升華為系統神學、從信仰追求轉化為教會教導的關鍵時期，其神學思想的成熟，也為循道運動的推進提供了堅實的教義基礎。

（一）、公元1738年後神學成熟時期（公元1738 - 1765）

公元1738年5月24日艾德門街的靈性經歷，不僅是約翰·衛斯理個人信仰歷程的轉捩點，更是其完全成聖觀從律法主義轉向恩典中心、從道德自律轉向聖靈工作、從外在規條轉向內心聖潔的分水嶺。

在此之前，衛斯理雖長期投入信仰追求、靈修操練與教會事奉，但其思想深處仍帶有濃厚的律法主義與道德主義色彩。他相信聖潔必須依靠個人努力、規律操練與道德完善來達成，卻始終無法獲得內心的平安與救贖的確據。喬治亞事奉的挫敗、海上風暴中的信仰掙扎、以及摩拉維亞弟兄會信徒在危難中所展現的平安與信心，使他不得不面對自身信仰的根本缺陷：他仍在依靠自己，而非依靠基督的恩典。

公元1738年的靈性翻轉之後，次年8月，衛斯理與德國敬虔派代表阿爾維德·格拉丁（Arvid Gradin, 1704-1757）的一席長談，使其進一步確認自己從聖經與聖靈啟示中領受的完全成聖觀念真實無誤。阿爾維德·格拉丁強調：「信靠基督的寶血，堅定地信靠神和祂的恩典；保持心靈最高的寧靜和平安，除去諸般情慾和裏面的罪愆」³⁵。此次對話使衛斯理更加領悟到「成聖」不是靠人的努力達致：而是靠人的信心和神的工作。³⁶完全的生命並非依靠自我努力與道德操練，而是唯獨依靠基督寶血與上帝恩典；唯有內心被神的愛佔據、被基督的愛充滿，人才能真正活出聖潔與完全的生命。

這一經歷標誌著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從早期帶有律法主義傾向的自我追求，正式轉向以恩典、信心與聖靈為核心的成熟神學方向。正如學界所指出的，公元1738年之前的衛斯理是在「預備福音」，而之後則是「傳講福音」；其成聖觀的演進，恰是這一轉變在神學層面的深刻體現。

此後，衛斯理進入長達二十餘年的神學深化、實踐驗證、思想沉澱與體系建構階段。這一時期從公元1738年開始，一直延續至公元1765年《基督徒的完全》（A

³⁴ 同上。

³⁵ 約翰衛斯理，《基督徒的完全》，9。

³⁶ 李保羅，《衛斯理神學(二)：論「全然成聖」》（高雄：宏博服務社，2013），8。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一書出版，最終形成完整、系統、平衡且具有強大實踐力的完全成聖神學體系。

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衛斯理並未停留在個人靈性經歷的滿足之中，反而以更嚴謹、更理性、更貼近聖經的態度，持續思考救恩、聖潔、成聖與完全等核心教義。他透過巡迴佈道接觸社會各階層的信徒，透過牧養實踐面對真實的生命問題，透過神學辯論回應不同立場的質疑，也透過持續的聖經研讀鞏固自身的神學基礎。

可以說，公元1738年是衛斯理信仰方向的翻轉，而公元1738至公元1765年則是其神學體系的成熟期。在這一階段，他逐步將「完全成聖」從個人靈性體驗，提煉為一套具有普遍性、規範性、實踐性的神學教導；從一種個人追求，擴展為整個循道運動的核心靈性標識；從一種模糊的靈修感受，建構為邏輯清晰、層次分明、界限嚴謹的教義系統。

衛斯理在這一時期不斷澄清、修正、完善自己對完全成聖的理解，使其既不偏向神秘主義的極端，也不落入律法主義的捆綁，更不流於反律法主義的放縱，最終形成一套合乎聖經、貼近生命、適合大眾、能夠實踐的成聖神學。這一神學體系的成熟，為其後循道運動的實踐與拓展提供了堅實的教義基礎。

(二)、以聖經為權威

衛斯理在建構完全成聖觀的整個過程中，始終堅持以聖經為最高與唯一的權威。他多次強調，聖經是信仰的準則、真理的標準、純全宗教的唯一典範，任何靈性經驗、教會傳統、神學理論或個人感受，都必須在聖經的光照下接受檢驗。他拒絕以神秘經驗作為神學的最終依據，也不贊同以理性主義來限制聖經的啟示，更反對以人的哲學構想取代上帝的話語。對衛斯理而言，完全成聖之所以可信、可求、可經歷，根本原因不在於人的感受，而在於上帝在聖經中的明確應許。

為建立穩固的聖經基礎，衛斯理投入大量時間，系統性、全面性、反復性地研讀新舊約聖經，搜集一切與「聖潔、完全、成聖、清心、愛神、愛人」相關的經文，並將其整合、歸納、解釋。他堅信，完全成聖並非人為創造的教義，亦非少數靈修高人的專屬境界，而是上帝在聖經中清楚啟示、在基督裏成就、在聖靈中落實的救恩內容。聖經不僅是完全成聖的來源，也是其界限、標準與目的。衛斯理用以支持完全成聖觀的聖經經文遍及新舊約，其中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包括：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利未記 11:44）；

「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 5:48）；

「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翰一書 4:18）；

「願賜平安的上帝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這些經文構成衛斯理完全成聖觀最直接、最穩固、最無法動搖的聖經基礎。他強調，這些經文並非比喻，並非遙不可及的理想，也並非只給使徒或特殊人物的應許，而是賜給每一位信徒的恩典。與此同時，衛斯理也極為謹慎地界定完全成聖的真正含義，避免將其誤解為今生絕對無罪、毫無軟弱、全無過失、不會遇見試探的完美狀態。他清楚指出，聖經所應許的完全，是愛的完全、內心的純全、動機的聖潔、脫離罪之轄制的完全，而非人性有限性的完全消除。這種以聖經為權威、以經

文為依據、以恩典為中心的解經態度，使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具備堅實的神學可靠性。

（三）、完全成聖觀的最終確立

經過二十餘年的實踐、反思、寫作、牧養、對話與辯論，衛斯理在 18 世紀40 至 50 年代逐步完成完全成聖觀的系統化建構。他不斷在講道中教導、在書信中解釋、在著作中澄清、在對話中修正，使完全成聖的教義越來越清晰、穩定、完整。公元1765 年，衛斯理出版《基督徒的完全》一書，以平實、清晰、系統、理性的方式，全面闡述完全成聖的定義、聖經根據、核心內涵、動態過程、實踐路徑與常見誤解。這本書的出版，標誌著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最終成熟與正式確立，也使其成為教會歷史上最系統、最平衡、最具實踐力的成聖神學之一。

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確立，意味著他完成了四重深刻的神學轉向：

1. 從律法主義轉向恩典中心，承認聖潔不是賺取，而是上帝的禮物。
2. 從道德努力轉向聖靈工作，承認成聖是上帝的作為，不是人的成就。
3. 從外在規條轉向內心聖潔，強調心靈與動機的純潔優先於外在行為。
4. 從個人靈修轉向使命與群體實踐，將聖潔與服侍、信仰與社會關懷緊密結合起來。

這一神學體系不僅回應了衛斯理個人的靈性掙扎，更回應了 18 世紀英國教會的信仰危機與社會的道德困境。它使無數在律法主義重壓下疲憊的信徒重新回到恩典，使無數在形式主義信仰中乾枯的信徒重新經歷聖靈的工作，也使無數在罪惡與絕望中掙扎的底層民眾找到生命的方向、平安與力量。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既高舉上帝的主權與恩典，也重視人的信心與順服；既強調今生的可達性，也保持對人性有限性的清醒認知；既追求內心的聖潔，也強調生活的實踐；既注重個人與神的關係，也不忽略群體與社會的責任，成為一套平衡、完整、合乎聖經、具有時代意義的神學體系。

第二節 完全成聖之定義與核心內涵

明確完全成聖的定義與核心內涵，是理解衛斯理這一神學思想的關鍵。衛斯理在《基督徒的完全》中，既正面闡述了完全成聖的本質是「愛的完全與內心的潔淨」，也極力澄清了對「完全」的種種誤解，避免走向絕對無罪、一勞永逸等極端。他以聖經為依據，從「不是什麼」與「是什麼」兩個維度，清晰界定了完全成聖的核心邊界，使其既符合福音真理，又貼近信徒的真實生命體驗，成為可追求、可實踐的信仰目標。

一、定義：完全的愛與內心的潔淨

在衛斯理的神學體系中，「完全成聖」（Entire Sanctification）並非一個抽象、遙不可及的神秘概念，而是具有清晰、嚴謹且實踐性定義的恩典工作。他在《基督徒的完全》一書中，通過追溯自己從公元1725年起的思想歷程，明確指出他所理解

的「完全」，其核心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³⁷這一定義貫穿了他整個神學思考的始終。

衛斯理對「完全」的定義可以歸納為：完全成聖是上帝藉著聖靈，在信徒心中所成就的恩典工作，使其被完全的愛所充滿，這就意味著靈魂之中，再也沒有邪情私欲，或是與愛心相違背的意念，一切의思想和言語都由純潔的愛來做主了。³⁸

這一定義包含幾個不可分割的要素：來源是上帝的恩典：完全不是靠人的努力、修行或道德自律所能賺取的成就，而是上帝白白的恩賜。執行者是聖靈：聖靈是成聖的主動者，祂在人心中工作，潔淨、充滿、更新。內容是愛的完全：這是衛斯理定義的核心。完全不是外在行為的完美主義，而是內在動機的被愛掌管。正如他所言，「完全的愛」就是其根源所在，其特性或不可分割的果效就是「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並且凡事感謝神」（帖前5: 16-18）。目標是愛神與愛人：這完全了最大的誡命，使信徒的生命以神為中心，並自然流露出對他人的真誠關愛。

衛斯理強調，這種完全是每一個信徒都可以渴慕、追求並經歷的，並非少數屬靈精英的特權。他在衛理公會教友的品行中這樣描繪「基督徒的完全」之形象：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神，在各樣事工上感謝神，內心隨時仰望神，愛別人如同愛自己的靈魂，內心保持潔淨，唯有神作王。謹守一切誡命行事，為榮耀神，在一切事上以神的教訓為裝飾。³⁹就是一個被神的愛充滿，從而在一切思想和言行上都歸榮耀給神的人。

二、排除誤解：完全不是什麼

衛斯理深知「完全」一詞極易被誤解和濫用，因此在《基督徒的完全》及多篇講論中，花費大量篇幅澄清各種常見的錯誤理解。他明確指出，他所教導的「完全」絕對不是以下情形：

不是絕對的無罪完美（Sinless Perfection）：這是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誤解。衛斯理堅決否認人在今生能達到像神那樣的絕對完美，或是在知識、言行上永無過失。他說：「我們不但公開承認，而且誠懇地主張，今生根本沒有所謂完全。」⁴⁰他承認，即使是最聖潔的人，仍會因身體的軟弱和知識的有限而犯錯誤、有缺點。他曾明確表示：「我從來也沒有用過『無罪的完全』（Sinless Perfection）這樣的措辭，否則我會犯自相矛盾的錯誤。」⁴¹

不是一勞永逸、永不墮落的靜止狀態：衛斯理從經驗中認識到，那些經歷過完全成聖的人，仍然有從這種恩典狀態中墮落的可能。他坦言：「先前我們曾以為一個人一旦從罪裏得救了，便不會再墮落；現在我們認識到，事實恰恰相反。」⁴²因此，成聖需要時刻警醒、持續信靠，並依靠恩典來持守。

³⁷ 約翰衛斯理，《基督徒的完全》，38。

³⁸ 同上，38。

³⁹ 同上，10。

⁴⁰ 同上，25。

⁴¹ 同上，41。

⁴² 同上，79。

不是免除人性的軟弱、無知、錯誤和試探：衛斯理強調，「在完全脫離無知、謬妄……以及脫離種種試探和其他各種軟弱……這種意義上，世上也沒有完全這一回事。」⁴³居住在血肉之軀中的人，無法完全避免身體的限制和知識的局限，也無法免除來自世界的試探。一個人也許會因為驚嚇而顫抖，面色陡變，或者是手足無措，而他的靈魂仍能平靜地信靠神，得到完全的平安。⁴⁴

不是不需要基督的中保與代求：恰恰相反，衛斯理認為，越是完全的人，越能深刻體會到自己時刻需要基督的救贖與代求。論到完全的基督徒，他說：「事實並非如此。任何人都不會像他們那樣感覺到自己需要基督的救贖；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們那樣全然依靠他。」因為他們的每一個善工、每一刻的站立，都依賴於基督的功勞和代禱，並且他們因自身的過失和缺點，仍然需要基督寶血的不斷潔淨。

不是脫離教會、輕視規範或陷入狂熱的藉口：衛斯理特別警惕那些自稱得到完全後，便輕視聖經、理性、教會傳統、日常規範，甚至追求怪異經歷或分裂教會的「狂熱」傾向。他反復告誡信徒要謹防驕傲和狂熱：「所以我就多費苦心告訴他們可能遇到的危險，特別是驕傲和狂熱。」⁴⁵要持守聖經的教訓、遵守教會的規章、謙卑受教。

三、是什麼：愛的律法與內心的割禮

在澄清誤解之後，衛斯理從正面闡述了「完全」的真正內涵。他借用聖經中的豐富意象來描述這一恩典：

「內心的割禮」：這是衛斯理早期講道的主題。真正的聖潔是靈魂的一種正常傾向，意味著「洗淨身體靈魂的一切污穢」（林後7:1），他這樣講到：「聖經中所說的聖潔，就是指靈魂的一種正常的傾向，它清楚地意味著『洗淨各樣罪惡』，『洗淨身體和靈魂的一切污穢』（林後7:1），最後領受基督耶穌的諸般美德，使我們的『意念得以更新』，『像我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5:48)」。⁴⁶這是一種內在的、根本性的潔淨，除去靈魂中與愛相違背的一切。

「愛的律法」的成全：衛斯理認為，基督並沒有廢掉律法，而是將其精髓——愛——內化在信徒心中。他引用保羅的話指出，「愛就完全了律法」（羅13:10）。因此，完全成聖就是活在「信心的律法」或「愛的律法」之下。這條律法要求人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並愛人如己。衛斯理詳細闡述了愛的各項屬性（林前13章），認為一個被愛充滿的人，其生命中自然流露出恒久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誇、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等美好品格。

「有基督的心」與「有基督之行」：衛斯理認為，真正的信仰就是跟隨基督，內心與外表都與主合一。完全成聖意味著「具有基督的意念」和「基督之行」⁴⁷，即不僅在某些事上，而是在一切事上以基督的心為心，照祂所行的去行。這並非模

⁴³ 約翰衛斯理，《基督徒的完全》，26。

⁴⁴ 同上，44。

⁴⁵ 同上，54。

⁴⁶ 同上，6。

⁴⁷ 同上，6。

仿外在行為，而是內在生命的自然流露，因為「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2:20）。

「基督徒的完全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這就意味著靈魂之中再也沒有邪情私欲，或者是與愛心相違背的意念，一切의思想和言行都由純潔的愛來作主了。」⁴⁸這是衛斯理對「完全」最簡潔也最有力的正面表述。

綜上所述，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其核心就是「愛的完全」。它是一種內在的、根本性的改變，使信徒的心被神的愛所掌管，從而在動機、性情和生活上，都活出愛神愛人的實際。這是一種在今生可以經歷、需要不斷持守、並在恩典中持續成長的相對完全。

第三節 稱義與成聖的關係

衛斯理的神學以「救恩」為核心，他對救恩次序的闡述，清晰地界定了稱義與成聖這兩個關鍵階段的關係。李保羅（Paul Li）博士在其著作《衛斯理神學(二)：論「全然成聖」》中，對衛斯理神學中這一關係的演變與內涵有精闢的分析。

一、稱義：成聖的根基與起點

在公元1738年的靈性經歷之後，衛斯理徹底翻轉了此前對救恩次序的理解。他認識到，不是「成聖→稱義」（靠聖潔換取神的接納），而是「稱義→成聖」（因信被神接納，而後活出聖潔）。稱義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藉著信靠基督的救贖，將基督的義歸算給罪人，赦免其罪，並接納他為兒女。這是地位的改變，是瞬間完成的恩典作為，是成聖生活絕對不可動搖的根基。衛斯理強調，沒有稱義，就沒有真實的成聖。人若不先借著信與神和好，他所追求的「聖潔」只會淪為律法主義式的自我努力。

二、成聖：稱義的果子與目標

如果稱義是根基，成聖就是這根基上必然結出的果子，也是上帝拯救他的最終目標。稱義解決的是「罪的刑罰」和「罪責」，使人得著神兒子的地位；而成聖解決的則是「罪的權勢」和「罪的污染」，使人在生命中實際地成為義。衛斯理堅決反對任何將稱義與成聖割裂的「反律法主義」傾向。他認為，真實的稱義必定會帶來生命的改變，結出成聖的果子。一個真正因信稱義的人，必然渴望並追求在愛裏完全，因為神拯救他的目的，就是要按著神的形像，在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之中得到完全的更新。

三、區分與不可分割

衛斯理以平衡的方式處理稱義與成聖的關係，既避免混淆，也避免割裂：有先後次序：先稱義，後成聖。稱義是成聖的起點和前提。

⁴⁸ 同上，38。

⁴⁹ 李保羅，《衛斯理神學(二)：論「全然成聖」》，6-7。

有本質區分：稱義是上帝在外在地位上的宣告，是「相對的變化」；而成聖是聖靈在內在生命中的工作，是「實際的變化」。

不可分割：沒有無成聖的稱義，也沒有無稱義的成聖。兩者共同構成上帝完備的救恩。衛斯理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信心」是前廊，「稱義」是門檻，「成聖」是廳堂。信徒今生的旅程，目標就是要進入這成聖的廳堂。

第四節 今生可達與相對完全

「完全成聖在今生是否可以達成？」這是衛斯理神學中最具標誌性、也最常引發爭議的議題。

一、今生可達成：基於神的命令與應許

衛斯理堅信，完全成聖是每一位信徒在今生就可以經歷和活出的正常生命狀態，其依據並非個人的經驗或感受，而是上帝在聖經中明確的命令與應許。

神的命令：「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5:48）；「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太22:37）。

衛斯理指出，神的命令本身就預設了其可行性。祂不會命令人去完成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如果完全只能在死後才能達到，那麼這些賜給活人的誡命就失去了意義。

神的應許：聖經中有大量關於上帝要潔淨、更新祂子民的應許。如：「我必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結36:25）；「他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詩130:8）。

使徒保羅的祝福禱告：「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帖前5:23）也表明這是神在今生就要成就的工作，不然他就是在為死人禱告了。⁵⁰

二、相對完全：不是絕對的完美

衛斯理所教導的「完全」，是「相對完全」，而非「絕對完全」。這是理解其教義不走向極端的關鍵。

絕對完全只屬於神，也存在於來世信徒得著榮耀的身體之時。絕對的完美意味著在知識上無所不知，在言行上永無過失，且永不墮落。衛斯理明確否認人在今生能達到這種狀態。他說「因此，我從來也沒有用過「無罪的完全」（Sinless Perfection）這樣的措辭，否則我會犯自相矛盾的錯誤。」⁵¹

相對完全是指在人的層面上，在今生可能達到的完全。它具體表現為：在愛神愛人的動機和性情上是完全的，即內心被神的愛充滿，除去了與愛相悖的驕傲、惱怒、私欲等內在的罪。它承認人仍會有因無知、軟弱、疏忽而導致的過失和缺點，

⁵⁰ 約翰衛斯理，《基督徒的完全》，57。

⁵¹ 同上，41。

但這些並非故意犯罪，且仍需要基督寶血的潔淨。正如衛斯理所言，一個在愛裏完全的人，仍可能因判斷失誤而說錯話或做錯事，但只要一言一行都是出自愛心，這樣的錯誤就不能算是罪。⁵²

三、動態成長：非一勞永逸

衛斯理反復強調，完全成聖不是一個靜止的終點，而是一個動態的、持續成長的起點。

可以失去，可以重得：經歷過完全成聖的信徒，仍有因疏忽、自恃或試探而墮落的可能。衛斯理坦誠，他後來認識到，許多曾有這種經歷的人確實失落了。但這並非絕境，他們可以通過悔改和信心，重新得著這恩典。⁵³

在恩典中持續長進：即使活在完全的愛中，信徒依然能夠在恩典裏長進，不但是當他們在這世上活著的時候，而且要一直長進到永世。⁵⁴正如身體需要呼吸，靈魂也需要持續地依靠神、禱告神、順服神，才能保守自己在神的愛裏。因此，完全不是成長的結束，而是真正成長的開始。

第五節 聖靈的工作與信心的回應

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始終在神聖恩典與人的自由回應之間保持著平衡。

一、聖靈是成聖的主動者

無論是稱義還是成聖，其最終成就者都是三位一體的神。具體到成聖的工作，聖靈是直接的執行者。衛斯理指出，是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神用聖靈印了我們，使我們全然成聖，把他完全的形像印在我們的心上。⁵⁵人的一切努力，若離開了聖靈的恩典與能力，都只是徒勞的肉體掙扎。

二、信心是領受成聖的唯一條件

正如「因信稱義」，我們也「因信成聖」。衛斯理強調，完全成聖不是靠行為、苦修或人的努力賺取的工價，而是藉著信心領受的恩典。這信心包括客觀的根據和主觀的確信：客觀上是相信神的應許是真實可靠的；主觀上是確信神願意且能夠在我身上成就這工作，並支取這恩典。衛斯理在詩歌中反復表達這一信念：「只要藉著信心就可以得到」，「此刻就是接受救恩的時候」。人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並且進駐那安息裏」。

三、神人合作：恩典與責任的平衡

儘管成聖完全是神的恩典，但衛斯理從未忽視人的責任與回應。這構成了一個優美的「神人合作」結構：

⁵² 同上，39。

⁵³ 同上，79。

⁵⁴ 同上，79。

⁵⁵ 同上，76。

神的部分：主動賜下恩典，發出命令與應許，差遣聖靈來潔淨、充滿、引導、保守。

人的部分：以信心回應，藉著禱告領受，借著順服持守，警醒謹防墮落，並在一切善工上殷勤。

衛斯理在《基督徒的完全》中，不厭其煩地給那些已領受完全的人提出一系列忠告，內容涵蓋防備驕傲、謹防狂熱、避免道德廢棄論、勤行善工、保守己心、遠離宗派紛爭等。這些忠告充分說明，成聖的恩典需要人以警醒、謙卑、順服

的生命狀態來回應和持守。恩典是根基，人的回應是恩典結出的果實，也是持續活在恩典中的途徑。

第六節 信仰與生活合一之實踐精神

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絕非一套僅供思辨的抽象教義，其最終目的乃是指向一種信仰與生活完全合一的、整全的敬虔。這種實踐精神，貫穿於他所有的教導和牧養工作之中。

一、內在的敬虔：內心完全歸神

一切外在生活的聖潔，其根源都在於內心的完全歸向神。衛斯理早期從泰勒、勞先生等人的著作中領受的「意念專一，感情純潔」，以及「內在的宗教」的亮光，奠定了他一生追求的基調。真正的敬虔，始於將整個內心——所有的意念、情感、渴望——毫無保留地獻給神，借著基督，時刻用聖潔的愛情，把內心獻給神。不容許其他的受造之物與神共用這一內心的祭獻；因為他是忌邪的神。他不願讓自己的寶座被別人佔據，他要做唯一的君王。⁵⁶這種內在的潔淨和專一的愛，是活出一切外在美德的動力和源泉。

二、外在的實踐：在生活中活出愛

內在的敬虔必然結出外在生活的果子。一個被神的愛充滿的人，他的生活自然流露出愛的各項美德：恒久忍耐、恩慈、謙卑、溫柔、節制等。這種生活不是在真空或修道院裏活出來的，而是在具體的、日常的處境中——在家庭裏、在職場中、在社交時——通過每一個微小的選擇和行為，來彰顯神的榮耀。衛斯理強調，完全的基督徒應當「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彼前1:15），無論是「或吃或喝」，還是與人交往，都當奉主耶穌的名而行，藉著祂感謝父神。

三、恩典與律法的平衡：藉著愛來成全律法

在成聖的道路上，如何看待神的律法？衛斯理既反對律法主義，也反對道德廢棄論。他繼承了保羅的教導，認為基督並沒有廢掉律法，而是將律法的精義——愛——刻在信徒心中。人不是靠著自己的力量去「賺取」聖潔，而是活在「愛的律法」之下。這愛的律法成為內在的驅動力和判斷準則，使人不是出於懼怕或功利，

⁵⁶ 同上，7。

而是出於對神和鄰舍的愛，自然而然地行出符合神旨意的事。因此，信心與行為並不矛盾，信心是因，行為是果；行為見證信心的真實，也成全了愛的律法。

四、群體中的成聖：彼此相愛與互相督責

衛斯理深知，成聖的生命需要在群體中才能得以穩固和成長。他所建立的「班會」或「小組」，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讓信徒在愛的團契中，彼此分享、彼此擔當、彼此勸誡、互相守望，共同追求完全。這種群體生活，正是「愛人如己」這一誠命的具體實踐。在與其他肢體相交的過程中，個人的盲點得以顯明，軟弱的得以剛強，跌倒的得以扶起。成聖不是一條孤獨的朝聖路，而是與弟兄姊妹攜手同行的旅程。

總而言之，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是一個以聖經為權威、以愛為核心、以恩典為根基、以信心為途徑、以生活為見證、以群體為支持的整全神學體系。它既高舉上帝至高的主權與恩典，也尊重人的自由與責任；既追求內心深刻的潔淨，也強調外在生活的實踐；既指向今世可經歷的相對完全，也眺望來世絕對的榮耀。正是這種平衡、深刻且充滿實踐力的神學，使他成為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聖潔教師之一，也為後世教會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第四章、完全成聖觀於循道運動之實踐與影響

約翰·衛斯理的神學思想並不局限於書本，而是化為實踐行動。本章將探討衛斯理如何以「使人得救且成聖」為終極使命，將「愛的完全」這一核心教義，轉化為一套環環相扣、可操作、可推廣的實踐體系——從個人與神連接的禱告靈修，到向外傳揚福音的佈道行動，再到群體中彼此扶持的班聚會，最後延伸至「信徒皆祭司」的平信徒動員。這一系列實踐不僅在 18 世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復興，更對後世教會的復興運動、宣教事工與牧養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下文將探討完全成聖觀如何從抽象教義，化為改變時代的具體行動。

在我們探討約翰·衛斯理將完全成聖觀具體實踐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驅動他這一行動的核心理念。對衛斯理而言，完全成聖不只是一個抽象教義，更不是一句空洞口號，而是一個真實可求、切實可活的生命境界。他自己也窮其一生，竭力追求、親身見證這一真理。而在這一切追求背後，驅動他的並非一套抽象的教義體系，而是對每一個靈魂「得救且成聖」的深切負擔——他無法忍受看見人在罪中沉淪，也無法滿足於人僅止於「得救」卻未經歷生命的完全。

衛斯理曾如此宣告：「你們除了拯救靈魂之外，別無他事可做。」⁵⁷ 這句話，可謂他一生事奉的座右銘。他所做的一切——從佈道、寫作到組織教會——無不以此為導向。他勉勵同工：「要悠悠不倦，樂此不疲，並且經常去佈道……你們的工作不在講道多少次，而是盡你所能拯救許多靈魂，盡可能帶領許多罪人悔改，並傾出全力幫助信徒過聖潔的生活，除此之外他們無法見主。」⁵⁸ 可見，衛斯理所關心的「拯救」，絕非僅止於使人脫離地獄的刑罰，而是涵蓋了從悔改歸正到活出聖潔的完整歷程——換言之，他的負擔是叫人「得救且成聖」。

他的一生，就是為此目標而活：他以騎馬旅行的方式巡迴佈道，一生履行了二十二萬五千英里，講道四萬篇，帶領約十四萬人歸入主的名下⁵⁹，並建立了掀起英、美復興運動的循道衛理宗。這些驚人的數字，並非為了彰顯個人成就，而是他為完成使命的忠實記錄。

正是這種對靈魂得救與成聖的深切負擔，塑造了衛斯理在策略、模式與方法上的選擇。他是一個絕對的實用主義者，其評估任何方式的標準只有一個——這方法能否真實地叫人得救、並幫助他們邁向成聖？。他寫道：「我比較喜歡其目的而非過程。」⁶⁰ 這句話為我們的牧會提供了寶貴的指引：方法永遠是為目的服務的。若不能協助完成「使人得救並成為聖潔」的目標，再精緻的秩序與方法也毫無價值。

這種目標導向，不僅體現在宏觀策略上，也體現在他個人的喜好與感受上。約翰坦言，雖然經過了三十二年向未上教會的人們露天佈道，他仍然承認：「直到如今露天佈道對我來說是十字架。但我知道我的使命，看到別無他法能向每一個人傳福音。」⁶¹

⁵⁷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台北：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1999），31。

⁵⁸ 同上。

⁵⁹ 同上，30。

⁶⁰ 同上，33-34。

⁶¹ 同上，35。

這些都讓我們看見，在約翰·衛斯理的生命中，「對靈魂得救與成聖的負擔」的目標勝過了個人的愛好與感受。當他認定一個方法是順服神呼召、完成使命的途徑時，他便願意放下自己，甘願背十字架。

因此，當我們接下來審視衛斯理所建立的每一個制度——禱告會、佈道、班聚會、平信徒動員等等——我們都應當牢記：這一切都是他為了實現「完全成聖的生命落實在每一個靈魂身上」這一終極目標，所精心設計、並親身實踐的路徑與方法。他的神學，因著這份對靈魂的深切負擔，化為了改變時代的歷史行動。

正是這種以「叫人得救且成聖」為終極目標的熱情，驅動衛斯理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實踐體系。這套體系的起點，並非外在的組織與策略，而是內在生命的源頭——禱告與靈修。因為在衛斯理看來，若非先被神的愛所充滿，人便無力去愛神、愛人，也無法真正完成「叫人得救且成聖」的使命。因此，我們首先探討的，便是他如何在禱告與靈修中，支取那成聖生命的內在動力。

第一節 禱告與靈修：親近神，完全被神的愛充滿

如果說班聚會是循道運動向外擴展、在群體中落實成聖的載體，那麼禱告與靈修，則是其向上紮根、在個人生命中孕育成聖的內在源泉。對衛斯理而言，完全成聖的本質是「愛的完全」，而這份愛並非人靠自己努力修煉而成的，乃是人親近神、與神交通時，從神那裏領受的恩典。禱告與靈修，正是人親近神、領受神愛的根本途徑。個人敬虔生活為循道運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力量源泉。

一、神學根基：在親近神中被愛充滿

衛斯理的成聖神學，始終圍繞著「愛」這一核心展開。如前所述，完全成聖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並被此愛充滿以至於「愛人如己」。那麼，這愛從何而來？它並非一種抽象的哲學概念，也不是人憑意志可以勉強產生的道德情感。它的唯一來源，就是神自己，因為「神就是愛」（約壹4:8）。因此，人要得著這愛，唯一的途徑就是親近這位愛的神，在與祂的相交中，讓祂的愛自然澆灌在人心裏。

這正是衛斯理禱告靈修觀的神學根基。對他而言，禱告絕非僅僅是一種祈求或宗教形式，而是人與神之間的真實相交。在他早期受《效法基督》等著作影響時，就已領悟到內在生命的重要性，認識到「只有『意念專一，感情純潔』，言行一致，並用一種盼望來管制我們的各樣性情，這才真正是『靈魂的雙翅』」。⁶²他在1733年的講道中更清晰地指出，信徒當「讓各樣的情感、思想、言語和行動都服從於這一目標……讓『在神裏面獲得喜樂』成為你們追求的唯一目標，和你們生命的泉源」。⁶³這種在神裏面的生活，就是不住禱告的生活。衛斯理在《衛理公會教友的品行》中描繪了一個完全基督徒的畫像：他「確實『不住的禱告』」；他心中的話語始終是「我的口緘默向你，我的心向你傳達無聲的言語」。他的心隨時隨地都向

⁶² 約翰衛斯理，《基督徒的完全》，5。

⁶³ 同上，7。

著神。……他繼續與神同行，靈裏充滿愛慕之情的雙目凝望著神，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可以‘看見那不能看見的神’。」⁶⁴這種與神不間斷的親密交通，是被神的愛充滿、從而能夠活出聖潔生命的根本秘訣。

二、實踐形式：從個人晨更到群體禱告

衛斯理不僅教導禱告的神學，更以身作則，將禱告與靈修落實為嚴謹的、紀律化的生活操練。這種操練，成為他個人生命能力的源頭，也成為整個循道運動的動力來源。

（一）、個人的晨更與靈修紀律

衛斯理一生以極其嚴謹的紀律來規劃自己的時間，而一天之中最先被分別出來的，就是與神獨處的時光。他堅持每日凌晨四時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於禱告、讀經和默想。這種晨更的習慣，並非形式主義的例行公事，而是他支取每日所需恩典、維持靈裏敏銳和力量的核心途徑。它培養了衛斯理及其跟隨者珍惜光陰、禁欲的習慣，使其在漫長的服事中始終如一。

衛斯理不僅自己操練，也將其納入對傳道人和信徒的教導中。他給同工的忠告中反復強調閱讀以及沉思和禱告的不可或缺性，在衛斯理眼中，缺乏個人靈修的服事，終將枯竭；唯有紮根於與神的親密相交，生命和事奉才能持續結果。

（二）、群體的禱告與敬拜

衛斯理也深知，個人性的靈修需要與群體性的敬拜相輔相成。他恢復並鼓勵早期教會的各種禱告生活，使其成為循道運動不可或缺的部分。

1. 會社聚會中的禱告：每個會社的定期聚會，必定包含大量的禱告時間，既有牧者帶領的公禱，也有信徒發自內心的自由禱告。這種群體性的祈禱，不僅加強了彼此的連結，更營造出一種聖靈同在的氛圍，使人在其中一同被神的愛觸摸和更新。

2. 聖詩的頌贊：衛斯理兄弟所創作的無數聖詩，本身就是禱告和靈修的絕佳材料。查理斯·衛斯理的詩歌，以其深邃的神學內涵和熾熱的情感，成為信徒表達對神的愛慕、認罪、祈求、讚美的共同語言。這些詩歌用平民的語言和曲調，將深奧的真理化為可唱可頌的禱告，使人們在敬拜中合一、在頌贊中被提升。

3. 目標：被神的愛充滿，邁向完全

無論是個人性的晨更，還是群體性的禱告或敬拜，其最終目標都指向同一件事：讓人的心持續地、更深地被神的愛所充滿，從而在生命中活出這愛，邁向完全。

（1）、愛的充滿：禱告不是要改變神的心意，而是要改變我們的心。當我們持續親近神、思想祂的榮耀和恩典，祂的愛就自然地融化我們剛硬的心，驅散裏面的自私、驕傲和冷漠。衛斯理在描述那些「在愛裏得到更新」的人時，說他們「感覺到自己‘所能承擔的，都是出於神’……感覺到‘不是他們自己在說話，乃是父

⁶⁴ 同上，11。

的靈在他們裏面說話’」。⁶⁵這種被神掌管的生命狀態，正是禱告靈修所結出的果實。

(2)、能力的源頭：面對外界的逼迫、事奉的艱辛、內在的軟弱，人靠自己無法持守的。衛斯理之所以能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忍受無數攻擊、勞苦奔波而從不退縮，其秘訣就在於他每日從禱告中汲取那源源不絕的能力。他的日記和書信中，充滿了在困境中藉著禱告得蒙保守、得著指引的見證。

(3)、導向完全：禱告靈修不僅是維持現狀，更是推動人持續邁向完全的動力。在與神相交中，人越發看清自己的本相與神的聖潔之間的差距，從而生出更深的渴慕和追求。同時，聖靈也藉著禱告在人心中工作，光照、潔淨、更新，一步步地將人模造成基督的樣式。正如衛斯理所言，那些完全的人，他們「心中感覺到完全的愛，並且完全沒有罪」⁶⁶的經歷，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續親近神的過程中，逐漸被神所得著、所充滿。

綜上所述，禱告與靈修在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一切外在活動的內在根源，是所有群體生活的個人支撐。沒有這隱秘處的禱告生活，班聚會將流於形式，人們將失去動力，傳福音也將成為空談。正是這種對個人與神親密關係的極端重視，以及將其嚴謹操練的實踐，才使得循道運動在如火如荼的外展中，依然保持著內在的深度和對神對人的熱情。

然而，禱告靈修所孕育的內在之愛，其本質便是向外湧流的。一個真正被神的愛充滿的人，不可能對周圍迷失的靈魂無動於衷。因此，衛斯理的實踐體系自然地從內在的禱告，轉向外在的佈道——這正是成聖生命必然結出的果子。

第二節 佈道：衛斯理時代的生命改變

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其核心是「愛的完全」——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並愛人如己。這份愛，內在地包含著一種向外湧流的動力。一個真正被神的愛所充滿的人，他不可能對周圍迷失的靈魂無動於衷；一個真正在群體中活出彼此相愛的教會，它不可能不成為一座山上的城、一盞世上的光。正是這種從內在生命自然湧流出來的佈道熱情，加上衛斯理那無與倫比的組織天才，共同促成了十八世紀英國那場改變無數生命的偉大復興。

一、佈道的核心：從被愛充滿到湧流出去

對衛斯理而言，佈道絕非一項可以獨立於個人靈性之外的「技巧」或「節目」。它是成聖生命自然結出的果子。公元1738年艾德門街的經歷之後，衛斯理的生命被神的愛徹底點燃。從那一刻起，他的佈道不再是出於責任或義務，而是從被愛充滿的生命中，情不自禁地湧流出來的活水江河。這種從愛湧流的佈道，其動力來自於對神和人對雙重之愛。衛斯理在〈再次呼籲理性和敬虔人〉(A Farther Appeal to Men of Reason and Religion)一文解釋道：「就救恩而言，我指的不僅僅是由地獄得

⁶⁵ 同上，20。

⁶⁶ 同上，48。

救或上天堂；而是現世由罪得救，靈魂恢復至起初的健康、本來的純潔；神賦本性的復原。」⁶⁷對衛斯理而言，邁向佈道事工有如一項道德的命令：「在我們有生之年，我們不能心安理得地忽略拯救震魂的機會……」⁶⁸這種迫切感，正是源於對被神所愛之人的深切關懷。

二、佈道的策略：尋找對福音有反應的人

衛斯理並非一個盲目的狂熱份子；他同時是一個極其清醒、善於觀察和總結的策略家。韓喬治在《擴展能力》中，以大量篇幅分析了衛斯理的佈道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敏銳地意識到要尋找「對福音有正面回應的人」⁶⁹。

衛斯理從早年喬治亞宣教的失敗中學到了寶貴的功課：在那裏，他「未發現或聽到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已預備好接受福音的心。」⁷⁰回到英國後，他立刻發現，這裏的情況截然不同。他觀察到，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區，人們對福音的反應程度差異巨大。他發現在英格蘭北部，「在北方傳道人由一增加為七」；⁷¹他發現礦工比農夫更容易接受福音；他發現新遷入城市的工人比久居的市民心門更加敞開；在愛爾蘭，衛斯理髮現士兵願意接受福音，他在軍營講道，許多士兵成爲基督徒。的確，許多愛爾蘭人樂意接受，所以衛斯理在四十三年內去愛爾蘭達二十次之多。⁷²

基於這些觀察，衛斯理形成了一套清晰的策略：將最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那些心門已經打開、對福音有最積極反應的人群中。他在給傳道人的指示中明確寫道：「我們應在何處傳講福音資訊才最有能力？……人數衆多，且他們願意安靜和願意聽的地方。有最多果效的地方。」⁷³他甚至敢於在日記中寫道：「我決定不在任何我不能掌握的地方，有任何的擊打震動。」⁷⁴這種「優先次序」的意識，並非對人的區別對待，而是對上帝工作的智慧回應——祂的靈已經在某些人心中預備好了土壤，收割的工人豈能視而不見？

三、佈道的方式：全方位的福音接觸

衛斯理佈道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其方式的全方位性和靈活性。他不拘泥於形式，只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一）、露天佈道：突破圍牆的限制

當衛斯理被英國國教會的講壇拒之門外後，他效法威特腓得 (George Whitefield)，勇敢地走向露天。這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突破之一。他在日記中坦誠：「直到如今，戶外佈道一直是我的十字架。我知道這是神對我的託付，而且我也

⁶⁷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30。

⁶⁸ 同上，31。

⁶⁹ 同上，41。

⁷⁰ 約翰衛斯理，《約翰衛斯理日記》，34。

⁷¹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42。

⁷² 同上，57。

⁷³ 同上，43。

⁷⁴ 同上，48。

沒有看到其他更好可以「傳福音給萬民聽」的方式⁷⁵。然而，正是這種「十字架」的順服，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果效。在厄普衛司的墓園，約翰衛斯理以登山寶訓為題開始佈道，人群從各個地方擁來，一直講了3個小時，人群還是不願散開。⁷⁶

（二）、本色化的語言與詩歌

衛斯理深知，福音要用受眾能聽懂的語言來傳遞。他拒絕使用深奧的神學術語，堅持用最淺顯易懂的普通話表達福音真理。他撰寫大量單張和小冊，用平民能理解的語言，闡述信仰的核心。更重要的是，他與弟弟查理斯共同創作了無數「本色化」的聖詩，用當時流行的曲調，配上充滿神學深度的歌詞，讓那些從未進過教堂的平民，能夠在哼唱中學習真理、表達信仰、抒發情感。韓喬治引用奈達 (Eugene Nida)的話提醒我們「所有教會增長的創造性和廣泛性的時期，都具備適當的本色化詩歌這項特徵」(摘自《教會增長的動力》1976年182頁)⁷⁷。

衛斯理兄弟的聖詩，正是這一論斷最有力的證明。

（三）、社會網路的佈道

儘管衛斯理本人並未將其系統化，但循道運動的擴展，實際上極大地依賴於「社會網路」的佈道原則。一個人信主後，他立刻成為連接其親友的「橋樑」。韓喬治在書中分析道，信仰通常不是藉著大眾媒體或陌生人擴展，而是藉著熟人和可信靠的人。信徒的社會網路提供基督信仰形成「網狀運動」的機會。⁷⁸早期循道會中，無數像「乾酪溪瑪莉小姐」那樣的人，被一熟人帶到聚會中，生命從此改變。⁷⁹

（四）、小結：生命點燃生命，復興由此而生

回顧衛斯理時代的佈道，我們看到的絕非一個佈道明星的個人秀，而是一場由無數被愛的生命點燃的連鎖反應。衛斯理本人的生命，先是在禱告與靈修中被神的愛充滿；這份滿溢的愛，驅使他跨越個人好惡，以露天佈道突破傳統的藩籬，以本色化的詩歌觸動平民的心靈，並以敏銳的智慧尋找那些對福音有回應的人。他的生命點燃了第一批跟隨者；這些跟隨者——無論是礦工、織工還是家庭主婦——又藉著自己的社會網絡，將福音帶給他們的親友鄰舍。就這樣，生命點燃生命，家庭影響家庭，社區滲透社區，最終形成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復興之火。

然而，衛斯理清醒地認識到，佈道的果效並非止於決志的那一刻。他所看到的，在潘布魯克郡發生的事：十分之九曾覺醒的人比以前更加深沉。時刻提醒他：那些在福音中覺醒的靈魂，若得不到持續的牧養與堅固，便如同種子撒在淺土，日頭出來一曬就枯乾了。正因如此，衛斯理從不緊緊滿足於人們在講道中決志，他更關心的是：這些被喚醒的人，將被帶往何處？他們的屬靈生命，將如何在群體中紮根、成長、以至成熟？

⁷⁵ 約翰衛斯理，《約翰衛斯理日記》，260。

⁷⁶ 同上，74。

⁷⁷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45。

⁷⁸ 同上，83。

⁷⁹ 同上，97。

這份對靈魂「得救且成聖」的完整負擔，驅使他為初信者設計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牧養載體——班聚會。如果說佈道是將人從黑暗中喚醒的第一聲呼召，那麼班聚會便是引導他們在光明中行走的持續旅程。這正是從佈道到門徒訓練的必然延伸。

第三節 班聚會（小組）：聖道社延伸，落實完全成聖

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若僅僅停留在講道和著作中，或許只會成為神學史上又一個精彩的觀點。然而，它之所以能成為一場改變社會的運動，關鍵在於衛斯理把這一教義落實在生活中，創建了：班聚會。這並非憑空而降的發明，而是其早年牛津經歷的自然延伸，更是其神學理念在生活中的具體落實。

一、起源：從「聖道社」到「班會」

班聚會的種子，早在衛斯理於牛津大學期間便已埋下。1729年，他與弟弟查理斯及幾位志同道合的友人，組成了一個旨在研讀聖經、追求敬虔生活、行慈善的小團體。這個被當時人戲稱為「聖道社」（Holy Club）或「循道派」（Methodists）的團體，正是循道運動的雛形。他們每週固定聚會，嚴謹地規劃自己的時間，探訪監獄、照顧貧病、勉勵行善。這種在群體中彼此督促、共同追求聖潔生活的模式，深刻烙印在衛斯理的心中。儘管衛斯理當時對福音的認識尚不完整，卻使他養成了勤勞、規律生活、禁欲的習慣，一直到離世，都始終如一。更重要的是，他親身體驗到，個體在追求敬虔的道路上，需要一個相互扶持、彼此守望的群體。

1738年衛斯理經歷靈性翻轉之後，福音之火迅速在英國各地蔓延。面對潮水般湧來的悔改者，一個棘手的問題隨之浮現：如何牧養這些屬靈生命尚處嬰孩階段的初信者？如何使他們不僅「得救」，更能「成聖」，在真道上持續長進？衛斯理敏銳地意識到，傳統的教會聚會模式，難以提供這種個人化的牧養關懷。他回憶起牛津「聖道社」的經驗，並觀察到當時英國國教內已有的「宗教會社」（Religious Societies）模式，以及從母親蘇珊娜·衛斯理的家庭敬虔傳統中汲取的智慧，開始構思一種全新的、面向大眾的小組。他將會員分成小組，每組十二人，由一位班長每週探訪。這種「班會」的組織形式，成為了牧養信徒、實踐信仰、落實成聖的完美載體。

二、牧養邏輯：從佈道到班會的必然性

衛斯理不僅是一位偉大的佈道家，更是一位深謀遠慮的牧者。他深知，佈道的真正果效，並非在講道結束時決志的那一刻發生，而是在後續的牧養中，才能真實地成就在人的心裏。他觀察到，在大型佈道中受聖靈感動而「覺醒」的人，若沒有及時被納入一個牧養關懷的體系，其屬靈生命非但無法成長，反而會陷入比未聽道前更危險的境地。

公元1743年，衛斯理在日記中寫下一段極富洞見的話：「魔鬼最喜歡任何地方的人從半睡半醒的狀態中再度呼呼大睡。因此，靠著神的恩典，我決定不在任何我

不能掌握的地方，有任何的擊打震動。」⁸⁰ 這句話揭示了衛斯理牧養觀念：若沒有後續的跟進與堅固，短暫的覺醒只會讓靈魂對福音變得更加麻木，如同種子撒在淺土裏，日頭出來一曬就枯幹了。

二十年後，他更加確信這一原則的正確性，並以痛心的經驗發出警告：

「我比以前更加確信，若講道像使徒，卻沒有把那些已經覺醒的人結合起來，又訓練他們跟隨上帝，就僅是生小孩給了那兇殺者。近二十年來潘布魯克郡一帶有人做過多少次的講道，但沒有固定的會所，沒有紀律，沒有秩序或聯繫，其結果是十分之九曾覺醒的人比以前更加深沉睡。」⁸¹

這段擲地有聲的話，將沒有群體牧養跟進的大佈道，形容為「將嬰孩交給兇殺者」——這是何等嚴厲的批判，也是對現今教會何等沉重的提醒！

正是基於這樣深刻的牧養觀察，衛斯理對班聚會的態度變得極其堅定。在一次對話錄中，當被問到：「我們盡可能在許多地方講道，而不開始任何會社，這樣做可以嗎？」衛斯理的回答斬釘截鐵：「絕對不可。我們已在不同的地方嘗試過，並且有好一段時間。但所有的種子都撒在大路旁，幾乎沒有任何果子存留。」⁸²

由此可見，對衛斯理而言，班聚會絕非可有可無的，而是完整福音事工中絕對必要的一環。沒有班會的跟進，人們就會流失。而班會制度，可以實際地跟進他們、餵養他們，使他們在基督裏生命成長。

三、組織與運作：一套落實成聖的精密系統

班聚會的組織簡單卻高效，其運作方式精準地服務於「完全成聖」的神學目標。

（一）成員構成與加入條件

每個班會通常由約十二人組成，由一位平信徒擔任班長。加入的唯一條件是，申請人「必須是「覺醒」的人，表明「躲避將來忿怒的願望」，經歷上帝的赦免及祂賜新生命的能力。⁸³這意味著，班會首先是為慕道者和初信者預備的，是他們信仰旅程的起點，而非終點。

（二）、核心機制：彼此督責與關係建造

班會的核心並非聽道或授課，而是成員之間基於真實生命狀態的分享與回應。他們每週參加班會並分享在上週參與那些有關的活動及生活行為。其他的人則針對他們的分享，給予適當地「鼓勵、責備或提醒」⁸⁴。這種機制，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彼此敞開、互相鼓勵的空間。正如韓喬治所舉的健身的例子，他正是在同伴的鼓勵和監督下，得以堅持，並激發出獨處時所不具備的潛能，完成自己一度認為無法達成的目標。⁸⁵班會制度的作用也是如此。

⁸⁰ 同上，48。

⁸¹ 同上。

⁸² 同上，49。

⁸³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110。

⁸⁴ 同上。

⁸⁵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112-113。

班會並非孤立存在，它是衛斯理牧養體系中的基礎單元。多個班會組成一個「會社」，由一位牧師或全職傳道人帶領，定期舉行聯合聚會。而對於那些已經經歷重生，並渴望更深追求完全的信徒，衛斯理還設立了更小、更親密的「小團」，小團是由已有赦罪確據的人參加，人數約六名，每人受團長督導，談個人靈性狀況，接受勸誡，棄絕邪惡，熱心行善（包括救濟窮人和使用一切恩典的方法）⁸⁶。

簡單地說就是：班會負責喚醒和栽培慕道者，使他們明白真理；會社提供公共崇拜和教導，幫助信徒在稱義的確據中紮根；小團則挑旺那些認真追求的信徒，向著完全成聖的目標奮力奔跑。

四、功能：落實完全成聖的神學理念

班聚會之所以成為循道運動的核心，在於它在多個層面精準地落實了衛斯理的成聖神學。衛斯理深知，信仰不僅僅是頭腦的認同，更是生命的改變。班聚會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讓改變可以真實發生。在這裏，弟兄姐妹一起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掙扎；互相關心、包容和坦誠相告；彼此督促、共同進步。

衛斯理主張「在社會成聖外，別無其他成聖」。所有的成聖都是社會性的，必須落實在人群當中，因為真正的成聖（或完全），是對上主、對人完全的愛。他說：「基督的福音不知道宗教，只知道社會；不關注宗教的聖潔，只關注社會的聖潔。」⁸⁷。而班聚會正是這一神學理念最生動的體現。在班會的團契中，信徒學習如何愛那看得見的弟兄，這正是愛那看不見之上帝的實際操練。他們跨越了階級、貧富的界限，在基督裏成為真正的家人，實踐彼此相愛的群體生活。

不但如此，班聚會也是培養平信徒領袖的搖籃。因為班會的運作完全依賴於平信徒領袖。成千上萬的班長從普通信徒中湧現，他們可能是礦工、技工、家庭主婦，但在班會的服事中，他們的屬靈恩賜得以發掘，領導才能得以操練，信仰生命得以成熟。換言之，班聚會不僅是信徒追求成聖的場域，更是預備他們進入事奉的訓練基地。當一個人在班會中被牧養、生命被塑造之後，他便被引導成為牧養他人的人。這正是從「被牧養」到「去牧養」的自然過渡，也構成了衛斯理實踐體系中最具動力的一環——平信徒動員。

第四節 平信徒動員：信徒皆祭司，活出成聖生命

衛斯理的實踐體系，班聚會提供了成聖的群體環境，禱告靈修供應了成聖的內在動力，而平信徒的動員，則構成了成聖生命從內室走向世界、從個人感動轉化為集體行動的必經橋樑。衛斯理對「信徒皆祭司」這一聖經真理的恢復與實踐，徹底打破了聖俗二分的壁壘，將每一個平凡的基督徒都推到了福音運動的最前線。

⁸⁶ 陳啟峰，《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4。

<https://godoor.net/text/shehui/sheping4.htm>，瀏覽於2026.3.28。

⁸⁷ 同上，3。

正是在服事他人的過程中，信徒的生命被塑造、被煉淨、被提升，真正活出了「愛神愛人」的成聖實際。

一、神學根基：信徒皆祭司的再發現

「信徒皆祭司」是宗教改革的核心真理之一，然而在衛斯理時代的英國國教中，這一真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遺忘。教會的事工被簡化為聖職人員的工作，平信徒在教會中僅扮演被動、接受的聽眾角色。衛斯理的偉大貢獻，在於他不僅在理論上重申這一真理，更將其轉化為一套可操作的運動機制。

對衛斯理而言，「信徒皆祭司」意味著每一個領受神恩典的人，都有責任成為神恩典的管道。衛斯理在給傳道人的指示中強調：「你們除了拯救靈魂之外，別無可做之事……盡你所能拯救許多靈魂。」⁸⁸這不僅是給全職傳道人的命令，更是對每一個重生得救之信徒的呼召。

而聖靈隨己意將不同的恩賜分給各人，為的就是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4:11-12）。衛斯理深信，那些看似卑微、無學問的平信徒身上，同樣蘊含著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潛能。循道運動的成功，有一部分在於他學會了信任並興起平信徒領袖。

在約翰衛斯理的觀念中，每一個信徒都是可以被訓練的。為此約翰衛斯理投入大量心力，通過講道、書信、會議以及班聚會的實際操練，來裝備和訓練他的平信徒同工。

衛斯理的班會系統，由平信徒負責，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也讓平信徒負責講道，成為義務教士（Local Preacher），這些「窮人」，雖然只是平凡的工人、技工，卻證實他們的真才實學、品格高尚，提升他們的自尊、自信和自愛，也讓福音的觸角深入掘井業、工業、礦區⁸⁹。

二、實踐形式：多元的服事舞臺

衛斯理以其卓越的組織天才，為平信徒開闢了多元的、可參與的服事舞臺。

（一）、使用平信徒傳道人

這是平信徒動員中最具突破性的一環。衛斯理大膽地起用沒有受過正式神學教育的平信徒，授權他們巡迴佈道、建立聚會。這些人來自社會的最底層——礦工、工匠、農夫，卻成為福音最有力的出口。根據萊爾記載，到衛斯理離世時，英國本土的循道會傳道人已達313人。這些「平民傳道」的興起，不僅極大地緩解了牧養的壓力，更以其生命的真實和語言的樸實，深入那些聖公會牧者從未能觸及的基層人群。這種本色化的平信徒領袖是運動倍增的關鍵。他們與目標人群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說著相同的語言，唱著相同的詩歌，因此他們的見證和勸勉，比任何外來者都更具說服力。

⁸⁸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31。

⁸⁹ 陳啟峰，《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4。

（二）、任命平信徒為班長

如前節所述，班長是班聚會系統的核心。他們負責每週與班員見面，督促生活、收募奉獻、分享靈性、給予忠告。班長並非專業的輔導者，他們是與班員一同掙扎、一同成長的同路人。正是在這種「彼此相顧、激發愛心」的服事中，班長的生命被錘煉，他們的愛心被擴大，他們對神的依靠更加深切。一個人若要「活出成聖生命」，最直接的途徑，莫過於去牧養比他更軟弱的弟兄。

（三）、使用平信徒成為慈善與關懷事工的義工

衛斯理的成聖神學強調在社會成聖之外，別無其他成聖。因此，他將大量平信徒組織起來，投入到各項慈善與關懷事工中。他要求每一名會社會員：「經常而且不斷地探訪窮人、寡婦、病人、孤兒，在他們悲痛的時候……」⁹⁰這些事工的執行者，絕大多數都是平信徒義工。

在這些服事中，信徒得以「以愛服事、落實愛人」。抽象的「愛神」被具體化為對饑餓者的餵養、對赤身者的衣賜、對陌生人的接待。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與苦難相遇、與貧窮面對面的過程中，信徒的成聖生命不再是內心的感覺，而成為腳踏實地的行動。

三、功能：在服事中活出成聖

平信徒動員之所以在衛斯理的體系中佔據如此核心的地位，是因為它承擔了多重關鍵功能：

（一）、成聖生命的試煉場

一個人是否真正被神的愛充滿，不能僅憑他內心的感動或口頭的宣告，更要看他是否願意將這份愛流向他人。班長的職責、傳道人的勞苦、慈善義工的付出，都在不斷考驗著一個人的動機是否純全、愛心是否真實。正是在面對同工的誤解、服事的疲憊、果效的隱藏時，人的「老我」被顯明，驕傲被破碎，忍耐被煉成。成聖，正是在這樣的試煉中，從抽象的理念化為生命的實際。

（二）、恩賜發掘與領袖栽培的搖籃

班聚會和各項事工，成為平信徒領袖的實習場。在這裏，一個人傳講的恩賜被發現，牧養的恩賜被操練，管理的恩賜被驗證。這種不斷興起新領袖的機制，是教會得以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一個教會要健康，不能只靠一位全職牧者；它必須成為一個不斷生產領袖的工廠。而衛斯理的體系，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機制。

（三）、社會改革的基層動力

無數平信徒在班聚會中被牧養、在慈善事工中被裝備，他們不是等著領袖去推動，而是自己就成為改革的推動者。就約翰而言，社會改革只是福音運動的副產品⁹¹。循道宗的復興，使他們抗議當代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他們的操守類似清教徒端莊嚴謹、不絲毫且，對罪惡深痛惡絕、不戀慕虛榮，不隨從世俗，以致成為

⁹⁰ 同上，120。

⁹¹ 陳啟峰，《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3。

「盎格魯撒克遜人歷史中道德的分水嶺」。所以循道宗的社會改革，是由內心火熱的福音主義所發出的⁹²。就如：韋伯福斯在議會中為廢除奴隸貿易奔走呼號，而無數循道會平信徒則在基層拒絕使用奴隸生產的糖、參與簽名請願、傳播反奴隸制的資訊。

四、小結：一場全民的聖潔運動

衛斯理的平信徒動員，其神學核心在於：每一個蒙恩得救的人，都被呼召成為神恩典的管道；每一個被神的愛充滿的人，都自然湧流出對他人的愛與服事。正是在這參與的過程中，成聖生命得以持續成長、不斷加深。

萊爾（John Charles Ryle，1816-1900）在其傳記的描述，以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總結了衛斯理的遺產：「他創建了一個新的宗派，直到今日，其人數、事工及其成就仍然為世人矚目，而這個宗派也以它偉大的創始人為榮——這是他應得的。」⁹³這個宗派的偉大之處，不在於它的建築或組織，而在於它釋放了無數平凡信徒的潛能，使他們認識到：自己也可以被神使用，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成為他人的祝福。這正是「信徒皆祭司」這一古老真理，在十八世紀英國最輝煌的實踐。

至此，我們已經完整地審視了衛斯理實踐體系的核心要素：禱告靈修提供了內在動力，佈道實現了生命的傳遞，班聚會落實了門徒的牧養，平信徒動員釋放了全民的事奉。這四者環環相扣，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成聖實踐閉環。然而，這套體系的影響並未停留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它如同一顆種子，在歷史的土壤中持續生長，對後世教會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衛斯理的實踐體系，在其逝世後並未隨之終結，反而以多種形式延續、轉化、擴散，成為普世教會共同的屬靈遺產。下節將分別從五旬節運動、宣教運動、其他宗派復興三個維度，審視衛斯理完全成聖觀及其實踐的深遠影響。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影響並非直接的因果傳承，更多是思想資源的啟發與實踐智慧的共鳴。

第五節 對後世教會之廣泛影響

約翰·衛斯理所開創的，不僅僅是一個新的神學觀點，也不僅僅是一個新的宗派。他所恢復和實踐的，是一套以「愛的完全」為核心、以群體生活為載體、以平信徒動員為動力、以社會更新為目標的整全福音理念。這套理念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十八世紀的英國，也遠遠超越了循道宗本身的範疇。它在後世教會的歷史中，如同一條寬闊的河流，分流成多個支脈，持續地滋養著普世教會的生命與使命。

一、對五旬節運動、靈恩派之影響

衛斯理神學與五旬節運動及靈恩派之間，存在著一條雖非直線、卻清晰可辨的歷史與神學脈絡。這條脈絡，主要通過十九世紀的「聖潔運動」（Holiness

⁹² 同上，4。

⁹³ 萊爾，《英國復興領袖傳》，梁曙東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48。

Movement) 作為仲介，將衛斯理的「第二次祝福」(Second Blessing) 概念，轉化為對「聖靈充滿」和「靈洗」的追求。

(一)、「第二次祝福」概念的轉化

如前所述，衛斯理將基督徒的生命經驗劃分為兩個關鍵的恩典階段：第一步是「稱義」，即罪得赦免、被神接納；第二步是「全然成聖」，即內心被神的愛充滿，脫離罪的權勢。他將後者稱為「第二度的恩典」⁹⁴，強調這是信徒在稱義之後，可以藉著信心即刻領受的恩典工作。

十九世紀興起的聖潔運動，特別是通過菲比·帕默(Phoebe Palmer, 1807-1874) 等領袖的推動，將衛斯理的這一教導進一步簡化和強化。他們強調「成聖」是一個可以「即刻」獲得的經歷，併發展出「簡單的相信」(altar theology) 的追求方式。³這種對「第二次清晰屬靈經歷」的強調，為後來五旬節運動的出現預備了思想的土壤。

(二)、從「成聖」到「靈洗」的轉向

二十世紀初誕生的五旬節運動，繼承了聖潔運動對「第二次祝福」的渴慕，但對這「祝福」的內容作出了重要的重新解釋。在衛斯理那裏，「第二步恩福」的核心是「愛的完全」——內心被聖靈潔淨、被神的愛充滿。而在五旬節運動中，這「第二步」的經歷逐漸被等同於「聖靈的洗」(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而其核心標記，則是說方言(speaking in tongues)。

衛斯理說的「第二步恩福」是指全然成聖(重生之後，得著成聖)；聖潔運動的「第二步恩福」是指完全降服(重生之後，得著靈洗和滿有聖靈)；五旬節運動的「第二步恩福」是指聖靈充滿和有方言的記號(重生之後，會有聖靈充滿和靈恩)。「這種轉化，使得五旬節運動在強調「第二次經歷」上與衛斯理傳統一脈相承，但在後來卻走出了自己獨特的道路。

(三)、共同的神學關切與差異

儘管存在上述差異，五旬節運動與靈恩派在多個深層神學關切上，與衛斯理傳統保持著深刻的共鳴：

對「經歷」的重視：衛斯理神學始終強調，信仰不僅是頭腦的認同，更是心靈可以經歷的現實。他對「內心奇異地溫暖」的記載，對「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的強調，都為後世追求宗教經歷的傳統打開了大門。

對「能力」的渴慕：衛斯理追求成聖，絕非僅為個人道德完美，更是為了得著事奉的能力。他期待信徒被聖靈充滿，以便「有更強的力量去勝過肉體和罪惡」，並「放膽講論神的道」。這種對「從上頭來的能力」的渴慕，同樣是五旬節運動的核心動力。

對「平信徒」的動員：衛斯理對「信徒皆祭司」的實踐，釋放了無數平信徒進入事奉。五旬節運動同樣以其對平信徒恩賜的尊重和運用而著稱，其早期的快速擴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那些被聖靈充滿的普通信徒，勇敢地向親友鄰居見證福音。

⁹⁴ 約翰衛斯理，《基督徒的完全》，36。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衛斯理本人對後來靈恩派的一些做法持保留態度。公元1762年，當一些自稱有特殊啟示和靈恩的「狂熱派」在倫敦造成教會混亂時，衛斯理「當面責備他們」，並不認同他們的做法。他在《基督徒的完全》中反復警告要「謹防由驕傲而產生的狂熱」，強調要以聖經來檢驗一切所謂的「啟示」和「異象」。這種對聖經權威的堅持和對理性思考的尊重，構成了衛斯理傳統與某些極端靈恩派之間的重要分界線。

二、對福音熱情與宣教運動之影響

衛斯理對後世教會最深遠的影響之一，在於他重新點燃了教會的福音熱情，並為現代宣教運動提供了思想與實踐的雙重動力。

（一）、大使命的再發現

衛斯理堅信，大使命並非僅僅賜給最初的使徒，而是對整個教會持續不斷的呼召。他寫道：「我擁護基本的『聖經基督信仰應存在每一個神的兒女身上；並且擴展傳福音的心志在信徒中間，直到福音遍傳地極』。」這種對普世宣教責任的覺醒，成為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蓬勃發展的現代宣教運動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查理斯·衛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的詩歌，生動地表達了這種宣教異象：「我們的目標是召集門徒，興起黨派，還是創立宗派？不！是擴展耶穌大名的能力。修補我們耶路撒冷的城牆，重振古時候的敬虔，將我們對救贖主的讚美充滿全地。」⁹⁵

（二）、組織架構的範本

衛斯理那卓越的組織天才，不僅服務於英國的復興，更成為後世宣教運動的範本。他所建立的「班會」結構、以及對平信徒領袖的訓練和差派模式，為後來無數宣教機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組織智慧。

韓喬治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衛斯理如何通過「倍增單元」的策略，使得信仰能夠持續擴展。這種「繁殖」的理念——一個小組生出另一個小組，一間教會植出另一間教會——成為後來宣教運動中「本土教會植堂」理論的核心原則。

（三）、社會關懷與宣教的整合

衛斯理對後世宣教運動的另一重要貢獻，在於他始終將福音的宣講與對人的實際關懷結合在一起。他所創辦的學校、診所、養老院、貸款基金，都不是福音的替代品，而是福音的「配套設施」——它們為福音的宣講提供了可信的「入場券」，也為歸信者的生命改變提供了持續的支持。基督教神學研究者、教會牧者，長期關注基督教復興運動、社會改革與跨文化宣教議題的陳啟峰先生的文章指出，循道宗的宣教士「在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中宣教，甚至冒死在非法逃逸的黑奴中傳教⁹⁶。這種將屬靈拯救與社會解放相結合的宣教模式，成為後來許多宣教機構的典範。

⁹⁵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10。

⁹⁶ 陳啟峰，《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4。

三、對其他宗派與教會復興之影響

衛斯理的影響，從未局限於循道宗內部。他所點燃的復興之火，以各種方式蔓延到幾乎所有的英語世界教派，成為十八至十九世紀多次大覺醒運動的共同燃料。

（一）、對主流更正教會的靈性更新

衛斯理對英國國教會的忠誠，終其一生未曾改變。他從未意圖另立宗派，他的目標始終是「更新教會、傳佈聖經的聖潔、及改革國家」。儘管歷史的發展超出了他的控制，但循道運動對聖公會本身的衝擊和影響是巨大的。許多聖公會信徒在循道會的聚會中被復興，然後將這復興的火焰帶回自己的堂會。萊爾（John Charles Ryle）記載，衛斯理的講道和著作，深深影響了無數聖公會的平信徒和牧者，促使他們重新思考信仰的真實性和敬虔的實踐。

在北美大陸，衛斯理的影響甚至比在英國本土更為深遠。通過愛世百利（Francis Asbury，1745-1816）等領袖的努力，衛理公會成為美國建國初期增長最快的教派，對邊疆地區的道德塑造和社區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韓喬治生動地描繪了那種「使徒般的信心」——「我們一天建立兩間教會！」這種信心，成為美國基督教拓荒精神的生動寫照。

（二）、對教會增長理論的啟發

從更廣義的層面看，衛斯理的實踐成為二十世紀「教會增長運動」的重要歷史資源。韓喬治（George Hunter III，1738-）的《擴展能力》（To Spread the Power: Church Growth in the Wesleyan Spirit）整本書，都在論證一個核心觀點：衛斯理是「教會增長的策略家」，他許多被遺忘的做法和原則，經過現代教會增長學者的重新發現和系統化，成為今日教會可以學習和應用的有效工具。

馬蓋文（Donald McGavran，1897-1990）及其追隨者所強調的「接觸對福音有反應的人」、「跨越社會網路向外接觸」、「倍增單元」等核心原則，都在衛斯理兩個多世紀前的實踐中找到了清晰的先例。不僅為現代教會增長理論提供了歷史合法性，也使衛斯理的智慧得以在新的時代、新的文化中繼續發光。

四、持續不斷的復興之火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衛斯理所開創的循道傳統，本身就成為後世一次次復興運動的母體和溫床。從十九世紀的聖潔運動，到二十世紀早期在威爾斯復興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循道會信徒，再到今日全球南方（特別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蓬勃發展的衛理宗和聖潔派教會，衛斯理的精神從未停止其擴展的腳步。

正如萊爾（John Charles Ryle，1816-1900）所言，衛斯理「創建了一個新的宗派，直到今日，其人數、事工及其成就仍然為世人矚目」⁹⁷。這個宗派的持續存在和發展，本身就是衛斯理對後世教會最直接、最持久的影響。而更令人驚歎的是，他所點燃的火焰，早已超越了他自己宗派的圍牆，成為普世教會共同的屬靈遺產。

⁹⁷ 萊爾，《英國復興領袖傳》，48。

第五章完全成聖觀於現今教會之實踐調查

本章在展開具體調查分析之前，首先從歷史與現實的對話視角出發，簡要回顧約翰衛斯理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牧會處境，以作為理解其「完全成聖」觀與牧會實踐的重要參照。在此基礎上，將進一步說明本研究調查設計的基本思路與對象選取原則，繼而分別呈現衛理宗教會與非衛理宗教會的調查結果，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對比分析，最後總結調查發現，評估衛斯理牧會方法在當代處境中的適用性與實踐價值。通過這一從歷史到當代的對話，我們期望為當代教會回應時代困境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發。

第一節 從歷史到當代：衛斯理時代與當今教會的對話

18世紀的英國正處於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深度轉型的關鍵歷史階段。圈地運動的大規模推進，使數以萬計的農民喪失土地生產資料，被迫脫離鄉村，大規模湧入城市，成為依附於機器生產體系的廉價勞動力。這一過程極大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卻也在短時間內打破了既有社會結構的平衡。城市化的急速擴張與社會治理體系的滯後形成尖銳矛盾——公共衛生機制、社會保障體系及傳統倫理規範，均無法有效應對人口激增與生產方式劇變所帶來的衝擊，導致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底層勞動者普遍蝸居於擁擠、惡劣的貧民窟中，面臨薪資微薄、就業不穩定及缺乏社會保障等多重困境，酗酒、暴力衝突、偷盜等社會失範行為頻發。與此同時，傳統鄉村社會中以的人際關係被瓦解，個體逐漸陷入孤立狀態，人際關係走向疏離與冷漠。底層民眾物質貧困、精神空虛。

這一歷史處境，與現今人們面對的挑戰極為相似。首先，人工智慧的出現，對製造業、服務業及傳統崗位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許多人面臨著失業風險。再加上新冠之後，全球經濟下滑、中東戰爭的爆發也帶來國際局勢動盪，不確定性顯著上升，民眾面臨就業壓力、焦慮感蔓延。

其次，在家庭結構層面，城市化與高生活成本使家庭承擔多重壓力。夫妻雙方為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疲於奔命，生活壓力與溝通缺失導致家庭內部矛盾日益激化，婚姻穩定性大幅下降。以中國為例，2022年，我國的離婚率為43.53%，其中有四個省市更是超過了50%，最高的達到了60%。可以說，我國離婚率已經高居世界第一。這些婚姻破裂的背後，藏著無數個單親家庭，也讓無數孩子成為失敗婚姻的受害者。⁹⁸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的離婚率亦呈現顯著上升趨勢。這一現象直觀反映出都市化進程中家庭結構的破碎化趨勢，已成為全球化背景下普遍面臨的社會問題。

再次，短視頻、人工智慧等數字技術的普及重塑了民眾的生活與社交方式。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宅居家中，線上社交逐漸取代線下互動，鄰里之間同住數年卻互不

⁹⁸ 田建忠：《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多少孩子成為受害者》

相識成為常態；家庭成員歸家後各自沉浸於手機虛擬世界，面對面情感交流極度匱乏，人際關係愈發淡漠。與此同時，短視頻平臺傳播的功利化價值觀不斷滲透，社會層面逐漸滋生金錢至上、物質主義的扭曲觀念，進一步加劇了社會道德滑坡。

更為嚴峻的是由此而來的精神困境。根據世衛組織今年（2021年）發佈的數據，世界上大約有2.8億人患有抑鬱症⁹⁹。全球每年有超過72萬人自殺身亡，自殺未遂人數更多，在世衛組織收集數據的最新年份2021年，自殺已成為全球15至29歲人群的第三大死因¹⁰⁰。這些數據充分印證了社會轉型期民眾精神空虛、心理壓力超載的嚴峻現實。這種精神貧困，在本質上與18世紀英國底層群體所經歷的靈性空虛形成呼應，深刻揭示了社會在快速轉型過程中，所引發的共同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兩個時代的相似性不僅體現在社會層面，更體現在宗教層面。18世紀英國聖公會呈現出鮮明的高派教會特徵：神職人員高度注重禮儀、地位與形式，在儀式與程式上不遺餘力，卻對靈魂的關懷，特別是對底層民眾信仰需求的回應，顯得疏離而冷漠。禮拜按部就班、流於形式，缺乏熱情與生命力；難以使聽眾獲得面對日常掙扎與苦難的能力，更無法滿足人心深處的空虛。在此背景下，教會整體呈現出枯幹、低落的狀態，民眾亦逐漸遠離教會。此外，由於聖公會的主教與眾多牧師出身貴族階層，其社會處境與底層民眾相去甚遠，難以真正理解後者的痛苦與需要。

審視當代教會，不難發現與18世紀英國聖公會有相似之處。在當今時代，部分教會同樣呈現出形式化：聚會雖按時舉行，程式嚴謹完備，但講道資訊往往停留於抽象的神學闡釋或道德勸勉，缺乏與會眾真實生活處境的深刻對話，難以回應現代人在職場壓力、家庭關係、精神焦慮等方面的具體掙扎。牧者與信徒之間因社會階層、教育背景的差異，逐漸形成無形的隔閡，使得教會對邊緣群體、底層民眾的接觸與關懷變得薄弱。與此同時，面對數字時代的衝擊，部分教會對新興技術的應用更多停留於工具層面，未能有效轉化為真實的群體連接與靈性牧養，信徒之間的關係亦趨於表面化，難以形成彼此守望、互相扶持的生命共同體。這種脫離現實處境、缺乏生命感染力的宗教樣態，與18世紀聖公會的枯幹狀態在本質上形成呼應，成為當代教會必須正視的深層挑戰。

面對這一時代困境，約翰·衛斯理洞察到解決社會亂象的根本途徑，在於心靈的更新，而心靈的更新必須依靠上帝福音的恩典與聖靈的工作。正是基於對聖公會宗教現狀的反省，他採取了一系列突破傳統的做法：他深入礦區、街頭，以露天佈道的方式向那些被教會忽略的底層民眾直接宣講福音；他起用平信徒成為事奉者，打破唯有按立牧師才能講道的傳統，訓練並差派大量平信徒領袖投入事奉；他組織班會，讓信徒在彼此守望、互相問責的群體生活中追求聖潔生命。這些舉措觸及了聖公會的底線，招致多次攔阻與威脅，最終衛斯理被聖公會除名。然而，正是這些被當時宗教體制所排斥的做法，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底層民眾歸信，使他們得著神的

99. 全球約2.8億人患抑鬱症 4類人是抑鬱症高發人群,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56vhqyRhCh>, 瀏覽於2026.3.27.

100. 改變自殺話題的敘事方式，每年可挽救72萬條生命。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5/09/1140664>，瀏覽於2026.3.27.

恩典，脫離罪的轄制，生命得到真實的改變。在衛斯理看來，這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之道。

為更清晰、直觀地呈現18世紀約翰·衛斯理時代與當今時代的核心特徵對比，便於後續深入探討衛斯理牧會方法的當代適用性，茲將上述分析的核心內容整理為對比表格如下：

表1：約翰·衛斯理時代與當今時代對比

對比層面	約翰·衛斯理時代（18世紀英國）	當今時代（21世紀）
時代背景	社會深度轉型期：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	快速現代化與全球化轉型期：面臨AI技術革命、全球化及後疫情時代的複雜挑戰。
經濟與技術層面	工業革命初期陣痛：圈地運動使農民破產，湧入城市成為廉價勞動力；城市化急速擴張，社會治理滯後。	新一輪技術革命衝擊：人工智慧等技術重塑勞動力市場，引發結構性失業；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國際局勢動盪，社會不確定性上升。
社會結構與關係	傳統社會紐帶瓦解：以血緣、地緣為核心的鄉村熟人社會解體，人際關係疏離冷漠，個體陷入孤立。	數位化衝擊人際關係：線上社交取代線下互動，鄰里關係淡薄，家庭內部面對面交流匱乏；社會價值觀功利化、物質主義盛行。
社會問題與精神困境	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貧困：底層民眾面臨薪資微薄、居住惡劣等物質貧困，同時經歷巨大的精神失落與空虛；社會失範行為（酗酒、暴力）頻發。	精神性貧困與公共衛生危機：憂鬱症、自殺等精神健康問題嚴峻；民眾普遍面臨生活焦慮、就業壓力和精神空虛，與衛斯理時代的靈性空虛形成跨時空呼應。
家庭結構	城市化進程中，傳統家庭結構和倫理規範受到衝擊。	家庭結構破碎化：高生活成本、工作壓力導致家庭矛盾激化，離婚率在全球範圍內持續攀升，家庭承载力下降。
宗教體系樣態	形式化與建制化：聖公會注重禮儀形式，神學抽象，脫離底層民眾的現實苦難，缺乏生命熱情與靈性關懷；牧者多出身貴族，與民眾隔閡。	形式化與脫離現實：部分教會講道停留於抽象神學或道德勸勉，未能回應會眾具體的生活掙扎；教會治理科層化，牧者與信徒存在隔閡，對邊緣群體的關懷薄弱。

宗教回應的困境	對時代需求回應失效：教會的枯幹狀態無法滿足人心深處的空虛，導致民眾逐漸遠離教會。	牧養方式的挑戰：信徒關係表面化，難以形成彼此守望的生命共同體。
突破性回應／研究問題	衛斯理的牧會方法：1. 心靈更新（以福音和聖靈工作為核心）；2. 露天佈道，向底層民眾直接宣講；3. 平信徒動員，起用並訓練平信徒領袖；4. 小組群體生活（班會、聯會），在彼此守望中追求聖潔。	研究問題：衛斯理的牧會方法（以心靈更新為核心、以平信徒動員為動力、以小組群體為載體），是否同樣適用於當代教會？能否再次帶來生命改變與社會影響？

上述分析表明，18世紀英國與當代社會在轉型困境上存在深刻的結構性相似，兩個時代的宗教體系亦面臨著形式化、脫離民眾的相似挑戰。衛斯理在當時所採取的牧會方法——以心靈更新為核心、以平信徒動員為動力、以小組群體為載體——正是針對這些困境的有效回應。那麼，這套牧會方法是否同樣適用於當代教會的處境？他所帶來的生命改變與社會影響，是否也能在當今的教會中重現？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研究設計了針對性的調查，旨在檢驗衛斯理牧會方法在當代教會實踐中的適用性與有效性。

第二節 調查設計的基本思路

本調查聚焦於衛斯理牧會方法的五個核心要素，檢驗其與教會增長的關聯：

表2：衛斯理牧會方法核心要素與調查指標對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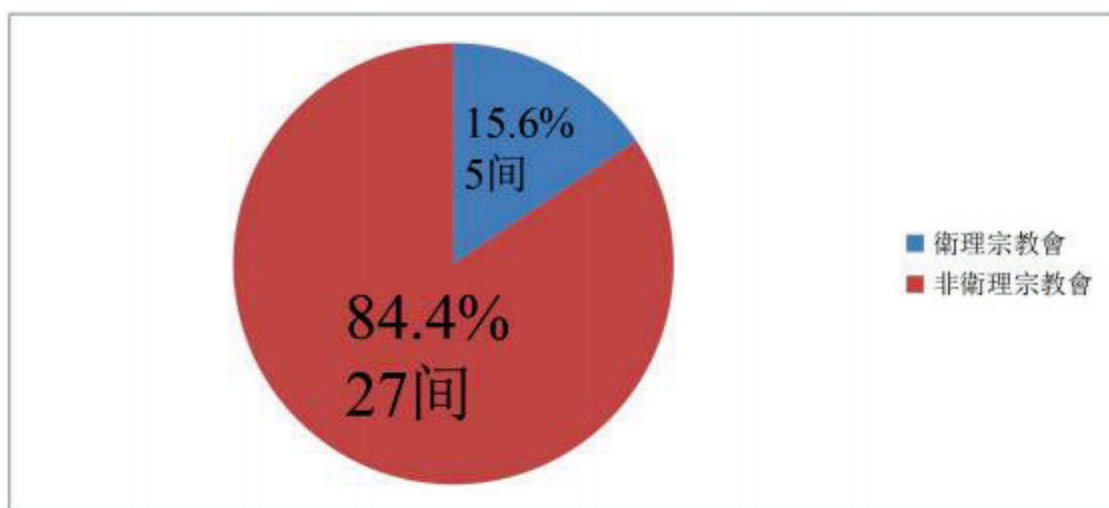
要素	衛斯理實踐	調查對應指標
1. 心靈更新	完全成聖/聖靈充滿	是否教導追求聖潔/聖靈充滿；是否有明確經歷者
2. 佈道	露天佈道、本色化詩歌	是否定期舉辦佈道活動；佈道頻率
3. 小組群體	班會、彼此守望	是否設有小組；小組內容是否包含彼此分享與互相督責
4. 平信徒動員	平信徒傳道、班長制	是否鼓勵平信徒參與服侍；參與程度
5. 禱告會	24小時禱告、晨更	是否有固定禱告會；參與率

一、調查對象與樣本構成

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37份，共有32間不同的教會，分佈於臺灣、美國、中國大陸。教會規模從20人以下至300人不等，成立時間從5年以內至20年以上，涵蓋不同宗派背景與發展階段的教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3：調查對象的教會類型佔比

教會類型	教會數	佔比
衛理宗教會	5	15.6%
非衛理宗教會	27	84.4%
總計	32	100%



(圖1：調查對象的教會類型佔比。)

圖1：衛理宗教會5間佔15.6%，非衛理宗教會27間佔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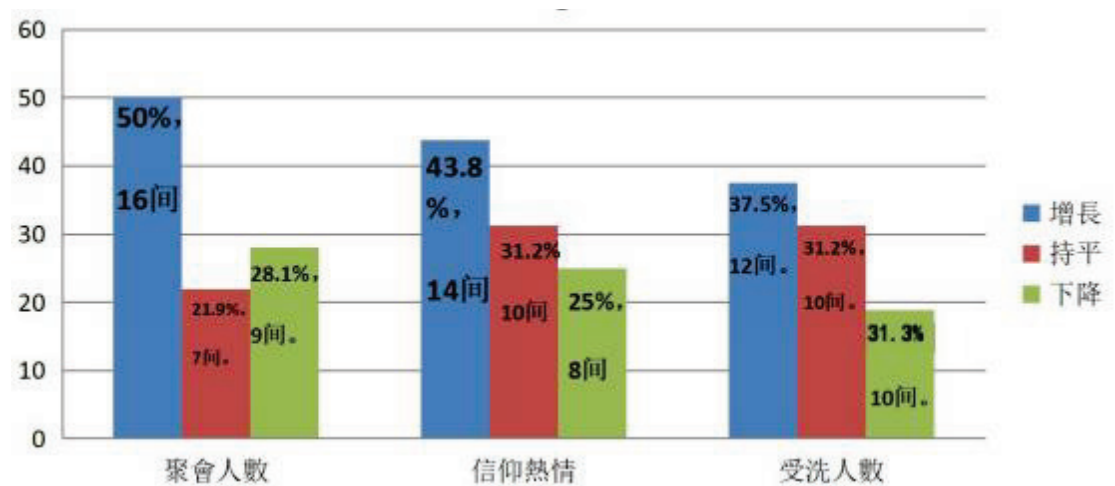
(一)、教會成長衡量指標

本研究以三個指標衡量教會成長（與一年前相比）：

1. 聚會人數變化；2. 整體信仰熱情變化；3. 受洗人數變化。將成長情況歸類為「增長」、「持平」、「下降」三類。整體樣本分佈如下：

表4：整體樣本成長指標分佈

成長指標	增長（間）	持平	下降	合計
聚會人數	16 (50.0%)	7 (21.9%)	9 (28.1%)	32
信仰熱情	14 (43.8%)	10 (31.2%)	8 (25.0%)	32
受洗人數	12 (37.5%)	10 (31.2%)	10 (31.3%)	32



(圖2：整體樣本成長指標分佈。)

圖2：聚會人數增長50.0%、持平21.9%、下降28.1%；信仰熱情增長43.8%、持平31.2%、下降25.0%；受洗人數增長37.5%、持平31.2%、下降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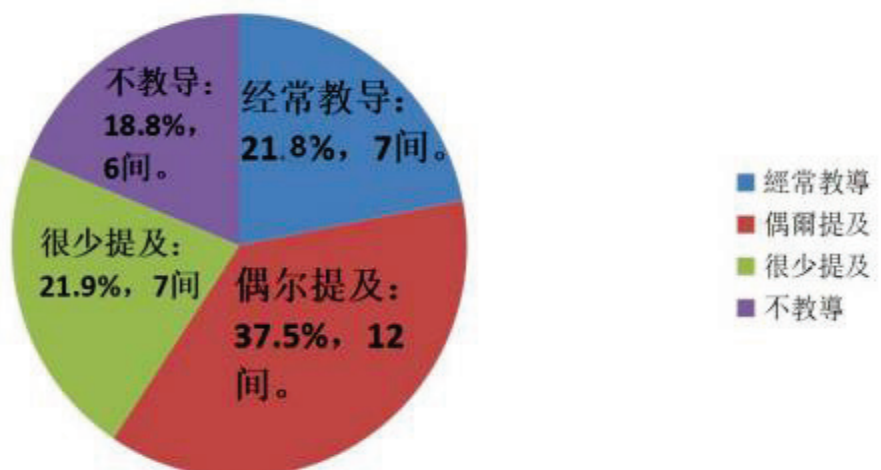
第三節 調查結果：五個核心因素與教會增長的關聯

一、因素一：完全成聖/聖靈充滿（心靈更新）

(一)、教導聖靈充滿的整體情況

表5：對聖靈充滿的教導情況

對聖靈充滿的教導	教會數	佔比
經常教導	7	21.8%
偶爾提及	12	37.5%
很少提及	7	21.9%
不教導	6	18.8%
合計	32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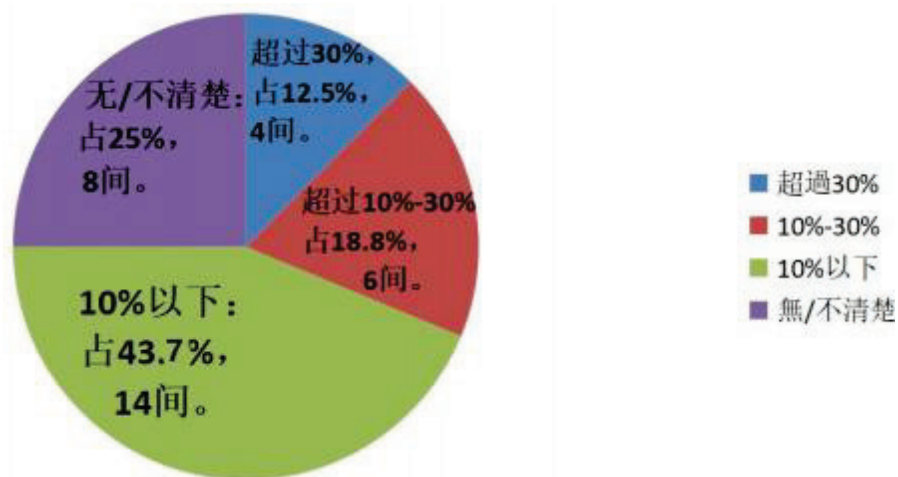
(圖3：對聖靈充滿的教導情況)

圖3：超過30%佔12.5%、10%-30%佔18.8%、10%以下佔43.7%、無/不清楚佔25.0%。

(二) 信徒經歷聖靈充滿的整體情況

表6：信徒經歷聖靈充滿的整體情況

經歷聖靈充滿者比例	教會數	占比率率
超過30%	4	12.5%
10%-30%	6	18.8%
10%以下	14	43.7%
無/不清楚	8	25.0%
合計	32	100%



(圖4：信徒經歷聖靈充滿的整體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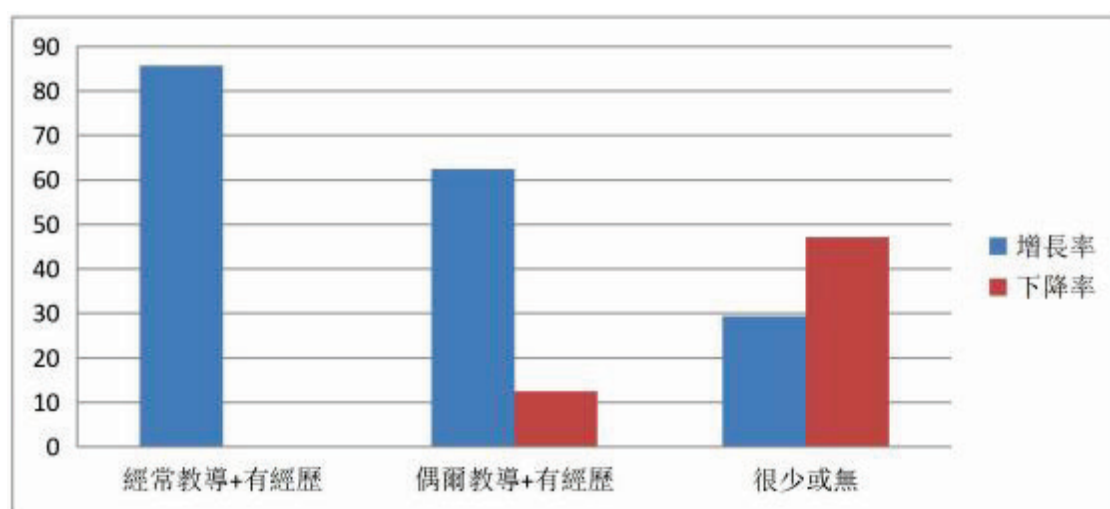
圖4：超過30%佔12.5%、10%-30%佔18.8%、10%以下佔43.7%、無/不清楚佔25.0%。

(三) 與教會增長的關聯

表7：聖靈充滿教導與經歷對教會增長的影響

組別	教會數	聚會人數增長率	信仰熱情提升率	聚會人數下降率
經常教導+有明確經歷者	7	85.7% (6間教會人數增長)	85.7% (6間)	0%

組別	教會數	聚會人數增長率	信仰熱情提升率	聚會人數下降率
偶爾教導+有經歷者	8	62.5% (5間教會人數增長)	62.5% (5間)	12.5% (1間)
很少教導或無經歷者	17	29.4% (5間教會人數增長)	23.5% (4間)	47.1% (8間)
合計	32			



(圖5：聖靈充滿教導與經歷對教會增長的影響)

图5：經常教導+有經歷者的7間教會，有6間教會人數增長，85.7%實現增長，沒有教會人數下降0%下降；偶爾教導+有經歷者的8間教會，有5間教會人數增長，62.5%實現增長，1間教會人數12.5%下降；很少教導或無經歷者的17間教會，有4間教會人數增長，僅29.4%實現增長，8間教會人數47.1%下降。

關鍵發現：經常教導聖靈充滿且有明確經歷者的7間教會，85.7%實現增長，無一出現下降；而很少教導或無經歷者的17間教會，僅29.4%實現增長，高達47.1%出現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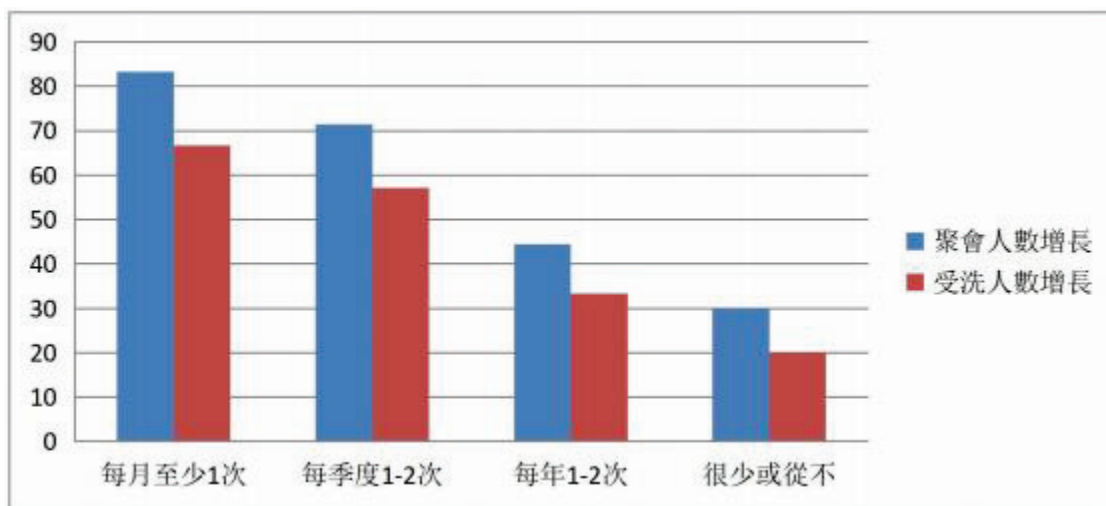
二、因素二：佈道

(一)、佈道活動頻率

表8：佈道活動頻率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佈道活動頻率	教會數	增長教會數	佔比	聚會人數增長率	受洗人數增長率
每月至少1次	6	5	18.8%	83.3%	66.7%
每季度1-2次	7	5	21.9%	71.4%	57.1%

佈道活動頻率	教會數	增長教會數	佔比	聚會人數增長率	受洗人數增長率
每年1-2次	9	4	28.1%	44.4%	33.3%
很少或從不	10	2	31.3%	20.0%	10.0%
合計	32	16	-----	-----	-----



(圖6：佈道頻率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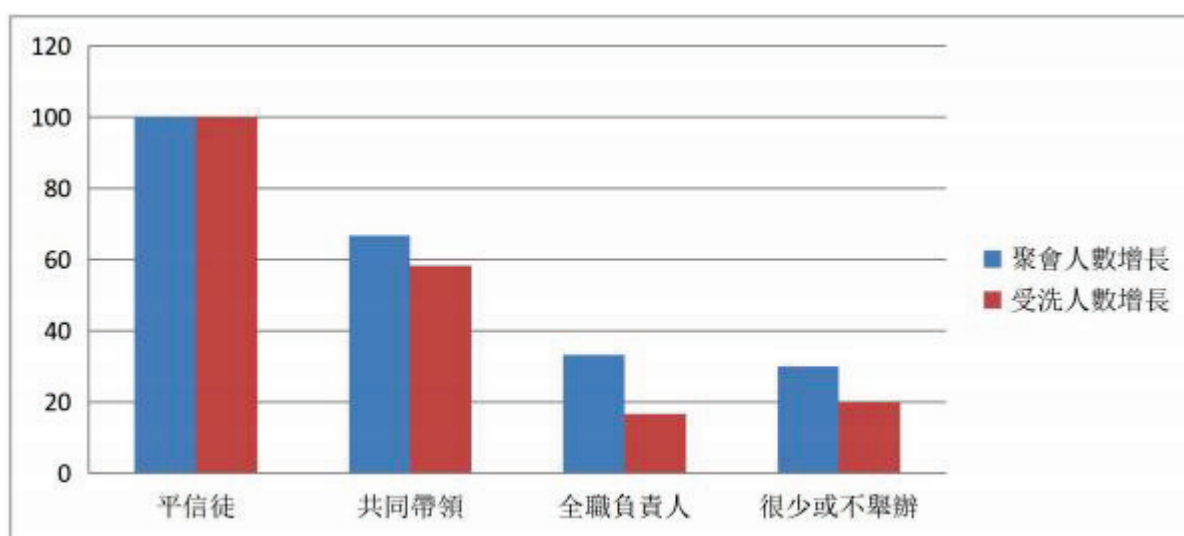
圖表6：每月至少1次佈道的6間教會，增長率83.3%；每季度1-2次佈道的7間教會，增長率71.4%；每年1-2次佈道的9間教會，增長率44.4%；很少或從不佈道的10間教會，增長率20.0%。

關鍵發現：每月至少舉辦1次佈道活動的6間教會，83.3%實現聚會人數增長；而很少或從不舉辦的10間教會，僅20.0%實現增長。佈道頻率與教會增長呈現顯著正相關。

(二)、佈道活動帶領者與增長

表9：佈道活動帶領者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活動主要帶領者	教會數	增長教會數	聚會人數增長率	受洗人數增長率
平信徒	4	4	100%	100%
共同帶領	12	8	66.7%	58.3%
全職負責人	6	2	33.3%	16.7%
很少或不舉辦	10	2	20.0%	10.0%
合計	32	16		



(圖7 佈道帶領者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圖表7：平信徒帶領的佈道的4間教會，增長率100%；共同帶領佈道的12間教會，增長率66.7%；全職負責人主導佈道的6間教會，增長率33.3%；很少或不舉辦佈道的10間教會，增長率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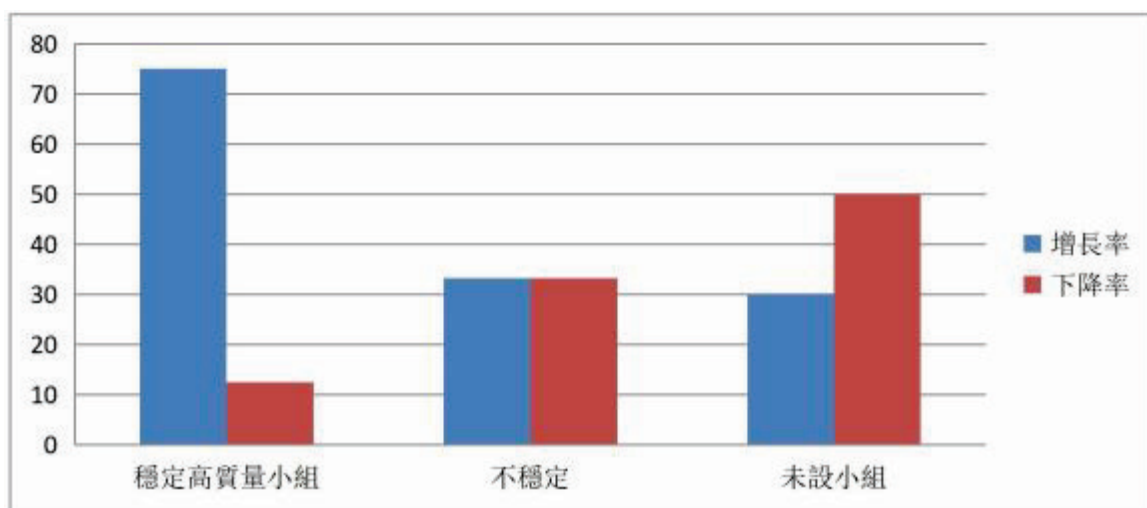
關鍵發現：由平信徒帶領佈道活動的4間教會，100%實現聚會人數與受洗人數雙增長；而由全職負責人主導的6間教會，僅33.3%實現增長，受洗人數增長率僅16.7%。這與衛斯理大量起用平信徒傳道的做法高度一致。

三、因素三：小組群體生活

(一)、小組設立與運作穩定性

表10：小組設立與運作穩定性對教會增長的影響

小組狀況	教會數	教會增長數	聚會人數增長率	聚會人數下降率
穩定高質量小組	16	12	75.0%	12.5%
有小組但不穩定	6	2	33.3%	33.3%
未設小組	10	2	20.0%	60.0%
合計	32	1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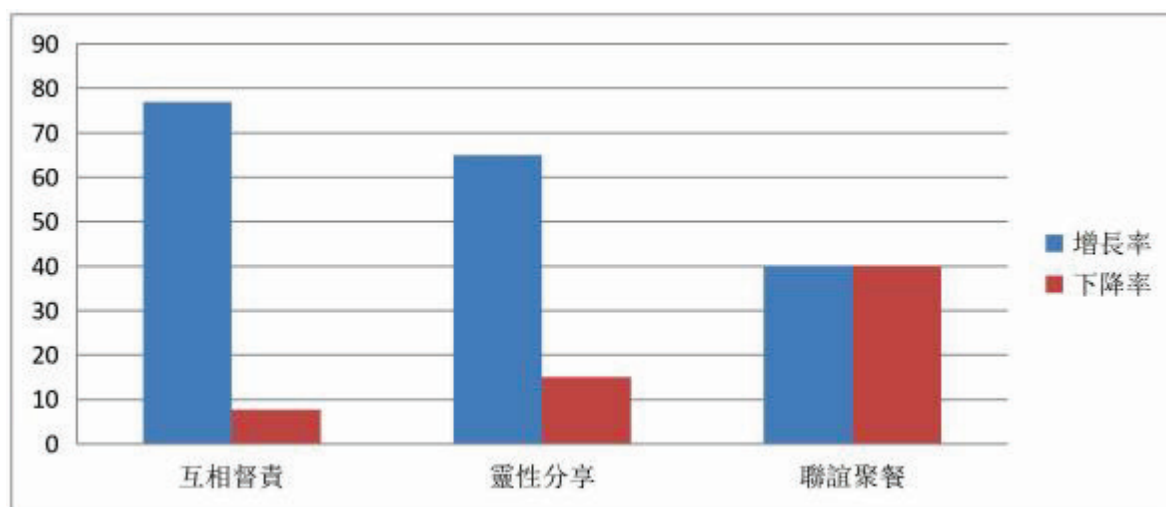
圖（8 小組質量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圖表8：穩定高質量小組的16間教會，增長率75.0%，下降率12.5%；有小組但不穩定的6間教會，增長率33.3%，下降率33.3%；未設小組的10間教會，增長率20.0%，下降率60.0%。

（二）、小組內容與增長

表11：小組內容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小組內容	含此內容的教會數	增長教會數	增長率	下降率
互相督責、勸誡	13	10	76.9%	7.7%
彼此分享靈性狀況	20	13	65.0%	15.0%
僅單純聯誼/聚餐	5	2	40.0%	40.0%



圖（9 小組內容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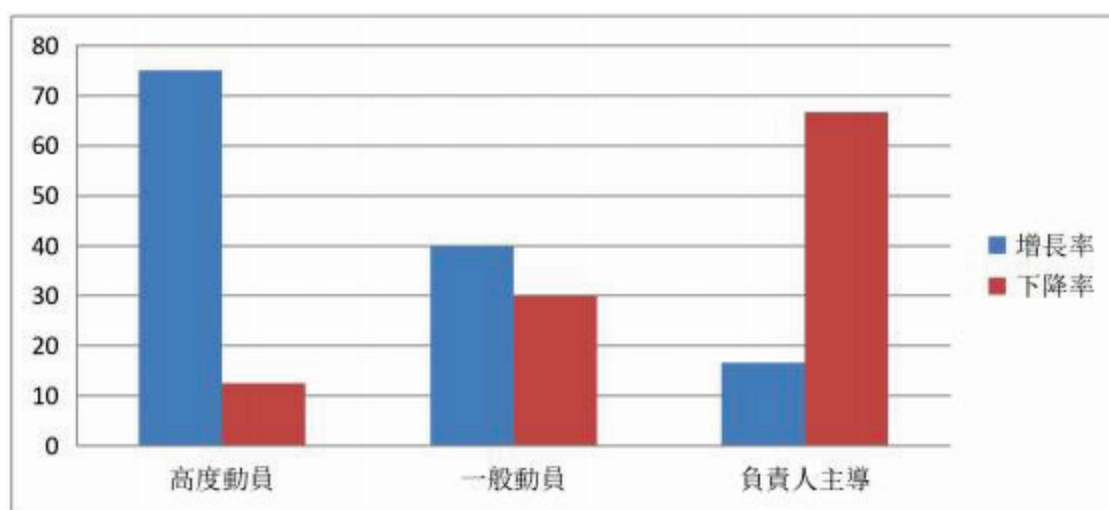
圖表9：包含互相督責的13間教會，增長率76.9%，下降率7.7%；包含彼此分享的20間教會，增長率65.0%，下降率15.0%；僅單純聯誼的5間教會，增長率40.0%，下降率40.0%。

關鍵發現：小組內容包含「互相督責、勸誡」的13間教會，增長率達76.9%，下降率僅7.7%；而僅以單純聯誼為主的5間教會，增長率僅40.0%，下降率高達40.0%。這印證了衛斯理「班會」傳統中彼此守望、追求聖潔的精神。

四、因素四：平信徒動員

表12：平信徒動員程度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平信徒動員程度	教會數	增長教會數	聚會人數增長率	聚會人數下降率
非常鼓勵且大量參與	16	12	75.0%	12.5%
鼓勵但參與不多	10	3	30.0%	40.0%
基本由負責人負責	6	1	16.7%	66.7%
合計	32	16	-----	-----



圖（10：平信徒動員程度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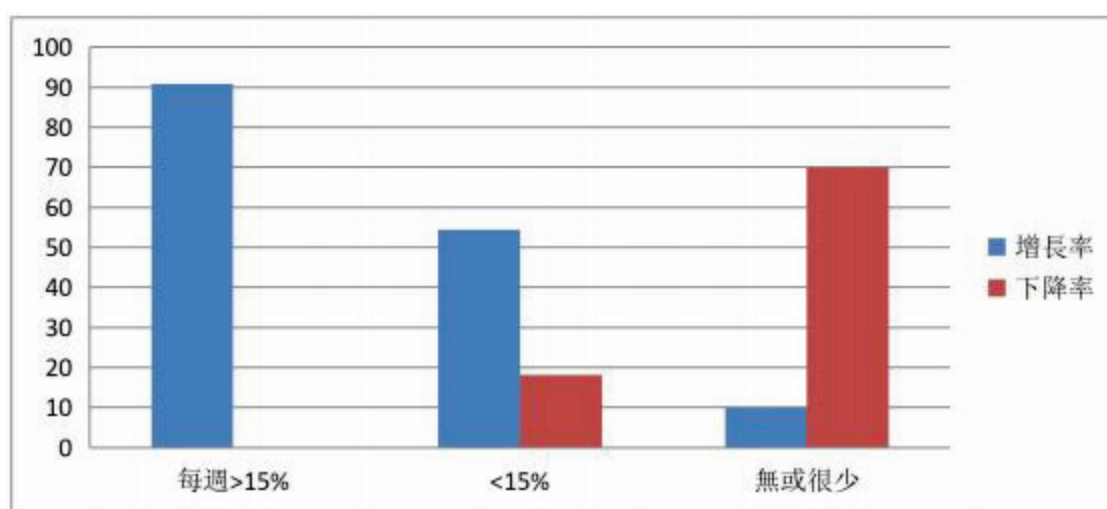
圖表10：非常鼓勵且大量參與的16間教會，增長率75.0%，下降率12.5%；鼓勵但參與不多的10間教會，增長率30.0%，下降率40.0%；基本由負責人負責的6間教會，增長率16.7%，下降率66.7%。

關鍵發現：「非常鼓勵且大量參與」的16間教會，75.0%實現增長，下降率僅12.5%；而「基本由負責人負責」的6間教會，僅16.7%實現增長，高達66.7%出現下降。這與衛斯理突破傳統、大量起用平信徒的做法高度一致。

五、因素五：禱告會

表13：禱告會情況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禱告會情況	教會數	聚會人數增長率	聚會人數下降率
每週至少1次，參與率>15%	11	90.9%	0%
有禱告會但參與率<15%	11	54.5%	18.2%
無固定禱告會或很少	10	20.0%	50.0%
合計	32	-----	-----



(圖11： 禱告會情況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圖表11：每週至少1次且參與率>15%的11間教會，增長率90.9%，下降率0%；有禱告會但參與率<15%的11間教會，增長率54.5%，下降率18.2%；無固定禱告會的10間教會，增長率20.0%，下降率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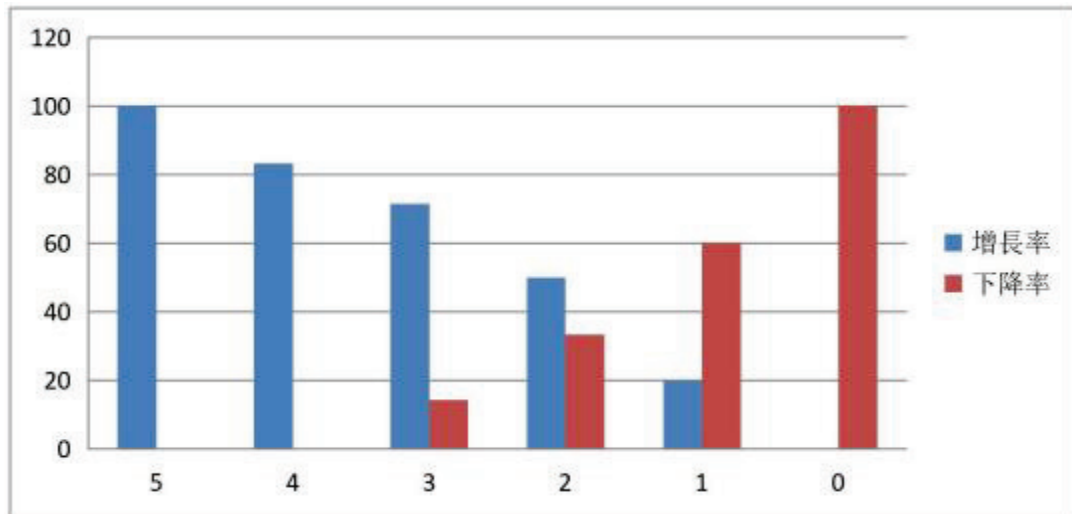
關鍵發現：每週至少1次禱告會參與率超過15%的11間教會，90.9%實現增長，無一出現下降；而無固定禱告會的10間教會，僅20.0%實現增長，50.0%出現下降。

第四節 綜合分析：五個因素的疊加效應

衛斯理牧會方法的五個核心要素——（1）完全成聖/聖靈充滿（心靈更新）、（2）佈道、（3）高質量小組、（4）平信徒動員、（5）火熱禱告會——彼此配合、互相促進，構成了完整的牧會體系。為檢驗其疊加效應，本研究將教會按同時具備的積極因素數量分組：

表14：五個積極因素疊加效應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積極因素數量	教會數	增長教會數	聚會人數增長率	聚會人數下降率
5個	4	4	100%	0%
4個	6	5	83.3%	0%
3個	7	5	71.4%	14.3%
2個	6	2	33.3%	33.3%
1個	5	0	0%	60.0%
0個	4	0	0%	100%
合計	32	16	-----	-----



圖（12：積極因素疊加效應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圖表12：具備5個因素的4間教會，增長率100%，下降率0%；具備4個因素的6間教會，增長率83.3%，下降率0%；具備3個因素的7間教會，增長率71.4%，下降率14.3%；具備2個因素的6間教會，增長率33.3%，下降率33.3%；具備1個因素的5間教會，增長率0%，下降率60.0%；具備0個因素的4間教會，增長率0%，下降率100%。

）

關鍵發現：

具備5個積極因素的4間教會：100%實現聚會人數增長，無一出現下降。

具備4個積極因素的6間教會：83.3%實現增長，同樣無一出現下降。

具備3個及以上積極因素的17間教會：77.8%實現增長，下降率僅5.9%。

具備0個積極因素的4間教會：0%實現增長，100%出現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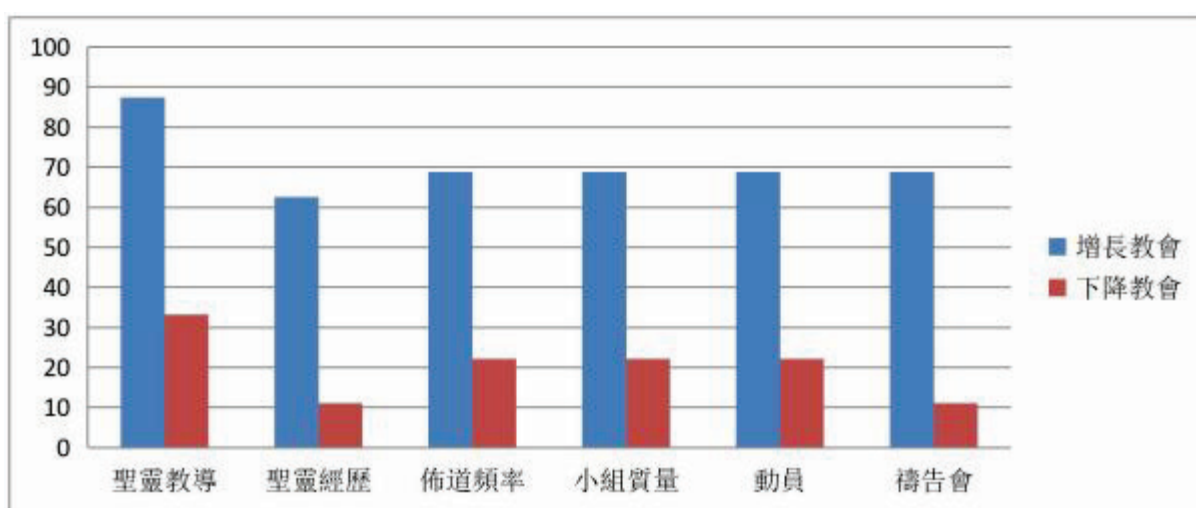
這一綜合分析有力地證明了衛斯理牧會方法的整體性與協同效應。五個要素的疊加效應最為顯著——當教會同時具備心靈更新、持續佈道、高質量小組、平信徒動員、火熱禱告會時，教會增長達到100%，無一衰退。

一、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的對比分析

將聚會人數增長的16間教會與下降的9間教會進行對比：

表15：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的各因素具備率對比

因素	增長教會（16間）	下降教會（9間）	差距
經常/偶爾教導聖靈充滿	14（87.5%）	3（33.3%）	+54.2%
有明確經歷者（超過10%）	10（62.5%）	1（11.1%）	+51.4%
佈道頻率（每季至少1次）	11（68.8%）	2（22.2%）	+46.6%
穩定高質量小組	11（68.8%）	2（22.2%）	+46.6%
非常鼓勵平信徒動員	11（68.8%）	2（22.2%）	+46.6%
火熱禱告會（參與率>15%）	10（62.5%）	0（0%）	+62.5%



圖（13：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的各因素具備率對比）

圖表13：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在各項因素的具備率差距：聖靈充滿教導+54.2%，明確經歷者+51.4%，佈道頻率+46.6%，高質量小組+46.6%，平信徒動員+46.6%，火熱禱告會+62.5%。

關鍵發現：

增長教會在各項積極因素的具備率上均顯著高於下降教會，其中「火熱禱告會」的差距最大（+62.5%），「聖靈充滿教導」次之（+54.2%）。

下降教會在六項指標上的具備率均低於35%，尤其缺乏「火熱禱告會」（僅11.1%）、「明確經歷者」（僅11.1%）和「持續佈道」（僅22.2%）。

這一對比進一步印證了衛斯理牧會方法的核心要素對教會增長的重要作用。

第五節 調查結論：發現與評估

以下結論均來自對32間華人教會的調查問卷分析，旨在探討完全成聖理念及約翰衛斯理牧會實踐與教會增長之間的關係。

一、核心發現總結

基於對32間華人教會的調查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發現：

（一）、完全成聖/聖靈充滿理念與教會增長顯著正相關。

調查數據顯示，經常教導聖靈充滿且有明確經歷者的7間教會，85.7%實現聚會人數增長，無一出現下降；而很少教導或無經歷者的17間教會，僅29.4%實現增長，高達47.1%出現下降。經歷聖靈充滿者比例超過10%的10間教會，90%實現增長，無一出現下降。這一發現印證了衛斯理以「心靈更新」為核心的牧會理念——當信徒經歷靈性更新、被神的愛充滿時，教會自然呈現健康增長的態勢。

（二）、佈道是教會增長的前鋒動力。

每月至少舉辦1次佈道活動的6間教會，83.3%實現聚會人數增長；而很少或從不舉辦的10間教會，僅20.0%實現增長。更值得注意的是，由平信徒帶領佈道活動的4間教會，100%實現聚會人數與受洗人數雙增長。這與衛斯理「露天佈道」的實踐以及大量起用平信徒傳道的做法高度一致——持續的佈道與平信徒的參與，是教會增長不可或缺的動力。

（三）、五個要素具有顯著的疊加效應。

同時具備「完全成聖/聖靈充滿教導與經歷、持續佈道、高質量小組、平信徒動員、火熱禱告會」五個因素的4間教會，100%實現增長，無一衰退；而缺乏任何積極因素的4間教會，0%實現增長，100%出現下降。這充分說明了衛斯理牧會方法的整體性——心靈更新、佈道、小組群體、平信徒動員、持續禱告，這五個要素彼此配合、互相促進，共同構成了教會健康成長的完整體系。

（四）、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在核心因素上呈現顯著差異。

增長教會在各項積極因素的具備率上均顯著高於下降教會，其中「火熱禱告會」（+62.5%）、「聖靈充滿教導」（+54.2%）和「持續佈道」（+46.6%）的差距最為顯著。這表明，當代教會若面臨增長停滯或衰退的困境，最需要加強的正是衛斯理傳統中最核心的三個要素：對聖靈更新的追求、持續的佈道實踐、以及火熱的禱告生活。

二、衛斯理牧會方法的當代適用性評估

回到本章開篇提出的研究問題：衛斯理的牧會方法，是否同樣適用於當代教會的處境？

調查結果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無論是繼承衛斯理傳統的衛理宗教會，還是與之無直接淵源的非衛理宗教會，只要在實踐中重視完全成聖/聖靈充滿的教導、持續舉辦佈道活動、建立高質量的小組群體、動員平信徒參與服侍、持守火熱的禱告會，其教會成長的機率便顯著提高，衰退的風險則顯著降低。

這說明衛斯理在18世紀英國面對社會轉型期困境所採取的牧會方法，在當代華人教會中仍然具有顯著的實踐價值。這套方法之所以能夠跨越時空發揮作用，是因為它觸及了教會生命力的本源——信徒與神真實的相交（心靈更新）、對外傳遞福音的熱情（佈道）、在群體中彼此的守望（小組）、人人皆祭司的事奉理念（平信徒動員）、以及與神持續的親密交通（禱告）。

三、對當代教會的實踐啟示

基於上述調查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實踐啟示，供當代教會借鑑：

（一）、恢復對完全成聖/聖靈充滿的教導與追求。

衛斯理強調，完全成聖不是少數靈修精英的特權，而是每一位信徒可以渴慕、追求並經歷的恩典。當代教會應當重新重視對聖靈工作的教導，鼓勵信徒追求被聖靈充滿、被神的愛充滿的生命經歷。

（二）、恢復持續的佈道實踐。

衛斯理以「你們除了拯救靈魂之外，別無他事可做」為座右銘，一生佈道四萬篇。調查數據顯示，每月至少一次佈道活動的教會，增長率遠高於很少佈道的教會。當代教會應當重新點燃佈道的熱情，不僅依靠牧者，更要動員平信徒參與佈道。

（三）、建立高質量的小組群體生活。

調查數據顯示，小組內容若包含「彼此分享靈性狀況」與「互相督責、勸誡」，其正面效應最為顯著。這與衛斯理「班會」傳統中彼此守望、追求聖潔的精神高度一致。當代教會的小組不應僅停留於查經或聯誼，更應成為信徒彼此扶持、共同成長的生命共同體。

（四）、落實平信徒動員的牧養理念。

衛斯理突破傳統、大量起用平信徒的做法，在當代仍是教會增長的關鍵動力。調查顯示，由平信徒帶領佈道活動的教會，100%實現增長。當代教會應當打破「牧者主導」的模式，讓更多信徒承擔帶領小組、參與佈道、關懷探訪等事奉。

（五）、持守火熱的禱告會。

調查數據顯示，火熱禱告會是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差距最大的因素（+62.5%）。禱告會是教會屬靈動力的重要體現，當代教會應當建立穩定的禱告會，鼓勵信徒參與，使禱告成為教會生命力的源頭。

四、結語

約翰·衛斯理在18世紀英國面對社會轉型期的混亂與教會的形式化，提出了一套以「完全成聖」為核心、以「心靈更新」為目標、以「佈道」為前鋒、以「小組群體」和「平信徒動員」為實踐路徑、以「禱告」為源泉的牧會方法。這套方法在當時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循道運動，促成了英美國家的屬靈復興與社會改革。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表明，衛斯理的牧會方法在當代華人教會中仍然具有顯著的實踐價值。當教會重視完全成聖/聖靈充滿的教導、持續舉辦佈道活動、建立高質量的小組群體、動員平信徒參與服侍、持守火熱的禱告會時，教會便最有可能實現健康的增長，並在社會轉型期的精神困境中，成為時代的光與鹽。

正如衛斯理所言：「你們除了拯救靈魂之外，別無他事可做。」這份對靈魂得救與成聖的深切負擔，驅動他在18世紀英國開創了一條嶄新的牧會道路。願當代教會也能重拾這份負擔，在衛斯理牧會方法的啟發下，回應時代的困境，帶領更多靈魂歸向基督，活出聖潔的生命。

第六章 完全成聖觀於本教會之實踐歷程與成效分析

前五章已系統梳理了約翰·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神學內涵、歷史背景及其在當代教會調查中的普遍適用性。調查結果表明，衛斯理以心靈更新、禱告、佈道、平信徒動員、小組的牧會方法，與當代教會的增長呈現顯著正相關。

故此，在本章中，將以筆者所在教會為例，詳細記錄兩年來將衛斯理牧會理念應用於本教會的實踐，並通過具體案例與數據，檢驗這一理念在中國家庭教會處境中的真實成效。

第一節 實踐起點：對衛斯理理念的接觸與接納

在進入衛理神學院系統學習之前，筆者已透過一位老師的推薦，初步接觸到約翰·衛斯理的牧會理念。那位老師常說：「你們要學教會實踐，就要跟約翰·衛斯理學，因為他帶領了十八世紀英美的屬靈大復興。」這句話深深烙印在筆者心中。當時，筆者對衛斯理的認識僅限於「循道運動的發起人」、「露天佈道的先驅」等零散印象，尚未理解其背後完整的神學體系與實踐邏輯。然而，那位老師的鼓勵促使筆者開始閱讀衛斯理的著作及相關研究，並嘗試在教會中推廣一些初步的改變，例如設立小組、鼓勵平信徒參與服侍等。

2024年，筆者有幸進入臺灣衛理神學院攻讀教牧學博士。使筆者得以深入理解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神學根基——「被神的愛充滿，而後活出完全的愛與聖潔」。這一觀念並非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在今生經歷的真實恩典。更為重要的是，衛斯理將這一神學理念轉化為一套可操作的牧會制度：班會（小組）、平信徒傳道、持續禱告、露天佈道等。在學院學習期間，筆者也有機會與衛理宗的弟兄姐妹交流，瞭解他們的聚會模式與牧養方式，這些經驗進一步堅定了筆者在本教會實踐衛斯理理念的決心。

第二節 本教會的基本情況與實踐前的困境

筆者所服事的教會位於中國某城市，是一所家庭教會。在2024年之前，教會聚會人數長期維持在40至50人之間，最多不超過50人。聚會形式較為單一：每週一次主日崇拜，周間有一次禱告會，偶爾有探訪活動。教會的牧養主要依賴筆者一人——筆者雖盡心盡力服侍，但精力畢竟有限。除少數核心同工外，大部分信徒與教會的連結較弱，聚會出席率不穩定，信仰熱情普遍不高。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信徒的信仰生活與日常實踐存在明顯脫節。許多人對信仰的理解停留在「信耶穌得永生」的層面，缺乏對聖潔生命的追求；禱告生活薄弱，讀經習慣鬆散；在面對職場壓力、家庭矛盾、人際衝突時，往往以世俗的方式回應，難以活出愛神愛人的見證。教會在對外佈道方面也十分薄弱，很少有新朋友加入，受洗人數常年為個位數。

筆者深知，這種困境並非本教會獨有。正如第五章調查所顯示，約三成受訪教會面臨聚會人數下降或停滯的狀況，而這些教會普遍缺乏對聖靈更新的追求、缺少

持續的佈道實踐、缺乏高質量的小組群體與平信徒動員。這與衛斯理時代聖公會的形式化、僵化狀態有著驚人的相似。正是基於這一認知，筆者決心將衛斯理的牧會理念系統性地引入本教會，從心靈更新入手，推動小組建設、平信徒動員、禱告復興與持續佈道。

第三節 聖靈充滿的課程：從內在更新到外在活出

在正式推動小組、禱告、平信徒動員等外在事工之前，我們首先面對一個根本問題：信徒的生命是否真正被神的愛所充滿？若沒有內在的更新，一切外在的架構與活動都將淪為形式。這正是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核心關切——先有「內心被神的愛抓住」，後有聖潔生活的流露。

為此，我們有幸邀請到一位資深的牧者，前來協助本教會推廣以約翰·衛斯理「第二次恩典」為核心的培訓課程。這位牧者將「內心被神的愛抓住」這一經歷，稱為後來被普遍理解的「聖靈充滿」，並以《哥林多前書》第12章所論述的屬靈恩賜為基礎，帶領弟兄姐妹進行實際的操練。

課程的內容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注重在聚會中實際的體驗與回應。牧者鼓勵大家在安靜中敞開心扉，向神呼求：「主啊，求禰用禰的愛充滿我。」在多次的聚會中，聖靈明顯動工，許多弟兄姐妹在禱告中被神的愛深深觸摸，情不自禁地流淚、感恩、悔改，內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釋放與更新。

一、兩位姐妹的見證

第一位姐妹的見證：

「我以前信主多年，也知道神的愛，但總覺得那是一種道理，離我很遠。在這次課程中，當牧者帶領我們反復默想「神就是愛」，並求聖靈將這份愛澆灌下來時，我突然感到心裏有一股暖流湧上來，像是有火在燃燒。我開始不由自主地哭，不是悲傷，而是被愛融化的感覺。從那以後，我讀經有了亮光，禱告不再枯燥，連看家人的眼光都變了。我知道，這是神親自做的工。」

第二位姐妹的見證：

「我性格比較內向，也不太會表達感情。在操練的時候，我本來很緊張，怕自己沒有什麼感覺。但當大家一起安靜在神面前，我試著對主說「主啊，我願意打開心」，慢慢地，我感覺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平安和喜樂充滿了我。後來我每天花時間親近神，越來越深地體會到祂的同在。我的臉上開始有了笑容，連我丈夫都說我變了。」

二、從課堂到小組：持續的操練

除了這兩位姐妹，其他許多弟兄姐妹也在聚會中經歷了類似的更新。他們在課堂中被感動，在小組中繼續操練，也在個人的禱告生活中學習「花時間在神面前」，進到更深的同在裏。我們鼓勵大家不只是追求一時的情緒，而是持續地、穩定地活在神的愛中，讓這份愛成為每天生活的動力。

這一系列的培訓與操練，帶來了明顯的生命改變。許多弟兄姐妹的面容都變得柔和、喜樂，原本生硬、冷漠、容易發怒的性情，逐漸被柔軟、謙卑、溫柔所取代。他們在聚會中更容易被聖靈感動而流淚，也更願意主動關心他人、饒恕傷害、服事軟弱的人。

三、神學反思：被愛充滿，才能活出愛

這正是衛斯理所說的：內心被神的愛充滿，然後被這份愛激勵，活出聖潔的生命。從神學的角度看，這正對應了衛斯理「有耶穌的心，也有耶穌的行為」的核心理念。先是被神的愛抓住、得著，然後是活出這份愛，最終達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命境界。

可以說，這一階段的聖靈充滿課程，為接下來小組的建立、禱告的復興、平信徒的動員以及佈道的展開，奠定了最根本的心靈基礎——因為唯有被愛充滿的人，才能真正去愛；唯有經歷過恩典的人，才能成為恩典的管道。正如衛斯理所言：先被基督的愛所充滿，然後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

第四節 小組制度的建立：從「班會」到當代小組

衛斯理在18世紀英國所建立的「班會」（Class Meeting）制度，是循道運動最核心的組織基礎。每個班會由約12人組成，由一位平信徒擔任班長，每週聚會一次。聚會的核心內容不是聽道，而是成員彼此分享上周的靈性狀況、生活行為，並接受其他成員的鼓勵、責備或提醒。衛斯理深知，沒有這種群體性的彼此守望，佈道所結的果子便如同將嬰孩交給兇殺者——短暫的覺醒之後，靈魂將陷入比之前更深的沉睡。這一理念對筆者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在過去的牧養模式中，筆者雖也強調信徒之間的彼此相愛，但缺乏制度化的群體生活。許多信徒孤獨地面對屬靈爭戰，缺乏及時的支持與督責。衛斯理的「班會」制度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解決方案：將信徒組織成小群體，在固定的時間、以固定的方式彼此分享、互相代禱、互相勸誡。基於這一理念，本教會於2024年開始推動小組制度的建立，具體做法如下：

一、小組建立的準備工作

在正式設立小組之前，筆者首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預備工作。這包括：

（一）、核心同工的共識建立

筆者與教會的幾位核心同工多次交通，分享衛斯理「班會」制度的理念及其在歷史上的果效。起初，部分同工對此持保留態度——他們擔心小組會分散教會的整體性，或增加信徒的負擔。筆者耐心解釋：小組不是分裂教會，而是深化牧養；不是增加負擔，而是分擔壓力。經過多次禱告與討論，核心同工最終達成共識，願意嘗試這一新的牧養模式。

（二）、小組長人選的物色與裝備

衛斯理選擇班長的標準不是學問高低，而是「願意與組員一同成長、一同面對軟弱、一同面對挑戰」的心志。遵循這一原則，筆者在教會中物色了幾位有熱心、有愛心、願意學習的弟兄姐妹，邀請他們擔任首批小組長。他們中有的是職場人士，有的是全職媽媽，有的是退休長者，他們都有一顆願意服侍的心。之後我們一起參加了線上的小組長培訓課程，內容包括：小組聚會的流程設計、如何引導分享、如何處理衝突、如何為組員代禱等。

（三）、小組聚會內容的設計

借鑒衛斯理「班會」的傳統，筆者將小組聚會的核心內容設定為以下四個環節：（1）詩歌敬拜（15分鐘）；（2）彼此分享上周的靈性狀況與生活挑戰（30分鐘）；（3）一起讀經與簡短討論（20分鐘）；（4）彼此代禱（15分鐘）。其中，第二環節最為重要——組員需要誠實地分享自己的軟弱、掙扎、失敗，並接受其他組員的鼓勵與勸誡。為確保分享的安全與深度，筆者在小組建立之初就制定了「保密原則」：小組內分享的內容不得向外傳播。

二、小組的設立與發展

2024年10月，首批5個小組正式成立。每個小組約8至12人，按居住區域劃分，以便組員平時也能彼此關照。小組每週聚會一次，地點輪流在組員家中。筆者定期巡迴探訪每個小組，觀察聚會情況，並在小組長遇到困難時提供支援。

小組建立後的第一個季度，效果並不明顯。部分組員不習慣在眾人面前敞開自己的軟弱，分享時流於表面；部分組長缺乏帶領經驗，聚會節奏混亂；甚至有兩個小組出現組員之間的摩擦。面對這些問題，筆者沒有急於干預，而是與小組長一起禱告、分析原因、調整方法。例如，針對分享流於表面的問題，筆者建議小組長以身作則，先分享自己的軟弱與掙扎，以此帶動組員敞開；針對聚會節奏混亂的問題，筆者為小組長提供了更詳細的聚會流程表。

到了2025年，小組運作逐漸步入正軌。組員之間的信任關係逐步建立，分享的深度明顯提升。許多組員反映，在小組中第一次感受到「被真正理解」和「被接納」——這正是衛斯理「班會」所追求的效果。更令人欣慰的是，小組不僅成為信徒彼此扶持的平臺，也成為新朋友接觸信仰的第一站。有幾位慕道友是通過小組成員的邀請參加聚會，並在小組的關懷中逐漸認識基督。

隨著小組效果的顯現，越來越多的信徒要求加入小組。到2025年中旬，小組數量從最初的5個增加到8個；到2025年下旬，進一步增加到10個。目前，每個小組穩定聚會的人數約為8-10人，總計約100人穩定參與小組聚會。

三、小組帶來的生命改變：兩個案例

案例一：一位乳腺癌姐妹的轉變

李姐妹（化名）是通過小組信主的。她曾患乳腺癌，做過手術，術後生活一團糟——家裏雜亂無章，精神狀態低迷，與家人的關係也十分緊張。一位小組成員邀

請她參加小組聚會。起初，她只是抱著「打發時間」的心態參加，但小組成員真誠的關懷、溫暖的笑容、以及彼此代禱的氛圍，深深打動了她。她開始每週穩定參加小組，並在小組成員的陪伴下接受了福音，於2024年底受洗歸主。

信主後，李姐妹的生命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她開始收拾自己的家，每天讀經禱告，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更令人驚奇的是，她的身體狀況也逐漸好轉——醫生都說這是「奇跡」。她在小組中分享說：「我以前覺得活著沒有意思，現在每一天都是神給的禮物。」她的見證激勵了許多組員，成為小組向新朋友傳福音的有力見證。

案例二：一位通過戶外活動信主的姐妹

王姐妹（化名）是在一次小組組織的戶外爬山活動中認識福音的。當時，小組成員邀請了幾位朋友一同爬山，在休息時分享了各自的信仰經歷。王姐妹被基督徒之間真摯的關係所吸引，主動要求參加小組聚會。她在小組中學習聖經，逐漸認識基督，並於2024年底受洗。受洗後，她積極參與小組服侍，生命成長迅速，現已成為小組長的得力助手。

這兩個案例印證了衛斯理的一句話：「任何拓展福音的地方，如果沒有小組，就等於生下了孩子被放在了狼群裏。」小組不僅是傳福音的媒介，更是初信者生命成長的搖籃。沒有小組的跟進與牧養，佈道所結的果子難以持久；有了小組的托住，初信者便能在愛的團契中紮根、成長、結果。

四、小組實踐的神學反思

從衛斯理「班會」制度的角度來看，小組之所以能夠帶來生命的改變，根本原因在於它創造了一個「恩典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信徒可以卸下偽裝，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軟弱，並在彼此接納中經歷神的愛。衛斯理認為，成聖不是孤獨的追求，而是在群體中彼此扶持、互相守望的過程。小組正是這一神學理念的具體落實。

同時，小組也是「彼此相愛」誠命的實踐場域。約翰一書四章十二節說：「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在小組中，信徒學習如何愛那看得見的弟兄，這正是愛那看不見之上帝的實際操練。當組員在困難中彼此扶持、在軟弱中彼此代禱時，神的愛便真實地流淌在他們中間，而這愛正是成聖生活的核心動力。

第五節 禱告復興：從個人晨更到群體守望

衛斯理一生極其重視禱告。他堅持每日凌晨四時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於禱告、讀經和默想。他將這種晨更的習慣視為支取每日恩典的核心途徑。此外，他還在循道運動中建立了各種群體禱告機制——聚會中的公禱、信徒的自由禱告、通宵禱告會等。衛斯理相信，禱告不僅是向神祈求，更是與神相交；在禱告中，人的心被神的愛充滿，從而獲得勝過罪惡、活出聖潔的能力。

筆者在教會推廣衛斯理理念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禱告復興的重要性。小組建立了，平信徒動員起來了，但如果沒有禱告作為源泉，這些外在的活動終將枯竭。正如衛斯理所言，缺乏個人靈修的服事，終將枯竭；唯有紮根於與神的親密相交，生命和事奉才能持續結果。基於這一認知，本教會於2024年開始推動禱告復興，具體實踐如下：

一、禱告接龍的發起與發展

2024年，正當筆者思考如何推動教會的禱告生活時，一位姐妹被聖靈感動，主動提出了一個建議：利用現代通訊工具（微信）建立「禱告接龍」——從早到晚，不同時段由不同的人輪流帶領禱告，形成不間斷的守望鏈。

這個提議讓筆者感到「正中下懷」。筆者本就希望加強教會的禱告連結，只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方式。於是，我們立刻開始嘗試。具體做法是：在教會的微信群中，每天早上由第一位弟兄或姐妹禱告，之後中午、晚上，一天三次，參與的弟兄姐妹可以選擇自己方便的時段，承諾在那個時段為教會、為小組、為有需要的肢體、為福音事工禱告。

起初，參與接龍的只有幾個人。但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人被這份禱告的熱情感染，主動加入。許多人反映，這種接龍式的禱告不僅幫助他們建立了規律的禱告生活，也讓他們感受到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整個教會一同向神呼求。

二、禱告帶來的生命更新

禱告接龍的推行，帶來了教會整體屬靈氛圍的顯著改變。

（一）、信徒的個人禱告生活得到加強

為了在接龍中帶領禱告，許多人開始提前預備，默想經文，省察內心。這促使他們建立起穩定的晨更或晚禱習慣。一位姐妹分享說：「以前我禱告總是三分鐘熱度，現在因為要接龍禱告，我每天都會花至少半小時親近神，這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信徒對神的信心和依靠明顯增強

在持續的禱告中，許多人經歷了神的信實——禱告蒙應允、困境得幫助、軟弱得剛強。這些經歷反過來又激發了他們更深的禱告熱情。一位弟兄見證說：「我的家人一直沒有信主。但在禱告接龍中，弟兄姐妹一同為我家人禱告，我也積極地向家人傳福音，之後，我的母親就信主了。我真實地經歷了同心合意禱告的能力。」

（三）、信徒對教會事工的參與度提升

禱告不僅是與神交通，也是對教會負擔的表達。當信徒在禱告中為小組、為佈道、為軟弱的肢體代求時，他們的心就被這些事工所牽動，自然願意付上實際的行動。許多人從「被動的參加者」變為「主動的參與者」，開始在小組中擔任服侍、參與探訪、帶領詩歌等。

（四）、信徒面對困難的態度發生轉變

在衛斯理的神學中，成聖不是免除試探和苦難，而是在試探和苦難中依然被神的愛充滿、依然活出愛的生命。禱告接龍幫助信徒在困難中轉向神，而不是被困難壓倒。一位正面臨失業危機的弟兄分享說：「以前遇到這種事，我會焦慮、抱怨、失眠。但現在，我把這件事帶到禱告接龍中，弟兄姐妹一起為我禱告，我的心就得了平安。我相信神必有預備。」

三、禱告與衛斯理完全成聖觀的關聯

從神學角度來看，禱告復興與完全成聖觀有著內在的關聯。衛斯理認為，完全成聖的本質是「被神的愛充滿」。而這份愛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在人親近神、與神相交時，從神那裏領受的。禱告正是人親近神、與神相交的根本途徑。當信徒持續地、同心合意地禱告時，聖靈便將神的愛澆灌在他們心裏，驅散自私、驕傲、冷漠，使他們被愛充滿，進而活出愛神愛人的生命。

在本教會的實踐中，禱告接龍確實帶來了這樣的果效。許多信徒見證，在持續的禱告中，他們對神的愛更加火熱，對人的愛也更加真誠——以前不願意原諒的人，現在願意原諒了；以前不願意付出的事，現在願意付出了。這正是「被愛充滿」的真實體現，也是邁向完全成聖的實際步驟。

第六節 平信徒動員：落實「信徒皆祭司」

在18世紀英國聖公會的體制下，教會事工幾乎全部由按立的神職人員承擔，平信徒在教會中僅扮演被動的聽眾角色。衛斯理突破這一傳統，大膽起用沒有受過正式神學教育的平信徒，授權他們巡迴佈道、建立聚會、帶領班會。這些平信徒傳道人來自社會底層——礦工、工匠、農夫——卻成為福音最有力的出口。衛斯理之所以這樣做，不僅是出於現實的需要（神職人員短缺），更是出於神學的信念：每一個蒙恩得救的人，都被呼召成為神恩典的管道；每一個被神的愛充滿的人，都自然湧流出對他人的愛與服事。這一理念對筆者所在教會具有特別的意義。在中國家庭教會的處境中，神職人員短缺是普遍現象。正規神學教育機構有限，取得神職資格的人員寥寥無幾。若仍堅持「只有牧者才能服事」的模式，教會必然陷入牧養真空。衛斯理的平信徒動員理念提供了一條出路：將事工的權柄與責任下放給平信徒，讓他們在服事中成長，在成長中服事。基於這一理念，本教會在兩年的時間裏逐步推行了「信徒皆祭司」的模式，具體做法與果效如下：

一、平信徒服事的組織與分工

借鑒衛斯理的做法，筆者在本教會推行了「信徒皆祭司」的理念。具體而言，我們將平信徒服事分為以下幾個類別：

（一）、小組長（對應衛斯理的「班長」）

小組長是平信徒服事的核心。每個小組由一位平信徒擔任組長，負責每週聚會的帶領、組員的關懷與牧養、以及與教會整體的聯絡。如前所述，我們的小組長並

非神學院畢業，甚至學歷不高，但他們有一顆願意服侍的心，並在小組長培訓中學習了基本的帶領技巧。衛斯理曾說：「要使一個弟兄從軟弱中站起來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他服事比他更軟弱的弟兄。」這句話在小組長身上得到了印證——許多組長在服事過程中，自己的生命也被大大提升。

（二）、接待組

對於一些文化程度較低、沒有特別恩賜、但很有熱心與愛心的弟兄姐妹，我們將他們編入接待組。接待組的職責包括：主日聚會前的場地佈置、迎接弟兄姐妹（尤其是新朋友）、煮水、開關空調、檢查門窗電器等。這些工作看似瑣碎，卻是教會運作不可或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這些服事讓每一位信徒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體會到「我也能被神使用」的喜樂。

接待組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盡心。每到他們值班的時候，他們總是早早來到教會，面帶笑容地迎接每一個人。許多新朋友反映，第一次來教會時，最感動他們的就是接待組真誠的笑容與問候。這正是「愛人如己」最樸素也最真實的體現。

（三）、敬拜讚美組

以前，我們教會的敬拜讚美僅由兩三位同工輪流帶領。隨著小組的建立與信徒熱心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參與敬拜服事。我們擴大了敬拜讚美組，目前共有12位弟兄姐妹參與，每兩三個月輪流一次。他們負責挑選詩歌、帶領敬拜、預備心靈。許多帶領者在預備的過程中被詩歌感動，生命得到更新；他們在臺上帶領時，那份從神而來的喜樂與火熱也感染了會眾。

（四）、講臺服事

以前，教會的講臺服事主要依賴筆者與另一位弟兄。2025年，一位從神學院畢業的姐妹加入我們，開始參與講臺服事。此外，我們也在積極培養更多有講道恩賜的平信徒，希望他們能像衛斯理時代的平信徒傳道人一樣，在周日講道或平時佈道時，能夠講解神的話語。衛斯理認為，平信徒傳道人有一個不可替代的優勢——他們與聽眾處於同樣的社會處境，因此他們的見證和勸勉更容易引起共鳴。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平信徒站上講臺，用他們的生命來傳講神的道。

二、平信徒動員的規模與果效

經過兩年的推動，目前本教會共有31位平信徒參與各類服事。他們包括：10位小組長、12位敬拜讚美組成員、多位接待組成員、以及多位參與探訪、佈道等事工的同工。這些人覆蓋了教會約三分之一穩定聚會的信徒。

平信徒動員帶來的果效是多方面的：

（一）、教會的牧養能力大幅提升

以前，許多人的需要無法及時回應。現在，10個小組長分擔了牧養的責任——他們每週與組員見面，瞭解組員的狀況，及時提供關懷與幫助。大大提高了牧養的效率與深度。

（二）、信徒的生命在服事中被塑造

許多參與服事的弟兄姐妹見證，服事使他們更加依靠神、更加謙卑、更加有愛心。一位小組長分享說：「以前我只顧自己的事，很少關心別人。但當了組長之後，我不得不為組員禱告、探訪他們、幫助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我自己的生命被大大擴張了。」這正是衛斯理所說的——服事是成聖生命的試煉場，也是成聖生命的成長路。

（三）、教會的凝聚力明顯增強

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服事時，教會是大家的教會，是神的家。信徒對教會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大大提升，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更加緊密。

（四）、對外佈道的能力得以加強

當信徒的生命被點燃、被裝備後，他們自然成為福音的見證人。許多人開始主動向親友傳福音，邀請他們參加小組或聚會。這直接促進了教會的增長。

第七節 佈道實踐與教會增長

衛斯理的成聖神學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它絕不允許信徒停留在內在的滿足中。被神的愛充滿的人，必然會將這份愛流向他人；經歷了生命更新的人，必然會渴望他人也得到同樣的恩典。因此，在衛斯理的體系中，佈道不是一項可選的活動，而是成聖生命自然結出的果子。本教會在推動小組、禱告、平信徒服事的過程中，信徒的內在生命得到了顯著的更新。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份更新的生命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對外佈道的熱情。弟兄姐妹開始主動向家人、同事、朋友傳福音，邀請他們參加小組聚會或主日崇拜。教會的佈道不再是幾位熱心的弟兄姐妹的責任，而是全體信徒共同的使命。

一、醫院探訪：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2024年，教會一位姐妹的父親因病住院。筆者與幾位同工前往醫院探望。在探望過程中，我們看到病房裏還有許多其他病人——他們或孤獨、或痛苦、或絕望。在愛人如己理念的驅動下，我們決定不僅探望自己教會的肢體，也將這份關懷擴展到其他病人。

於是，我們開始了系統的醫院探訪事工。每週，有同工前往醫院，探望那些願意接受關懷的病人，為他們禱告、與他們聊天、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在探訪過程中，我們也把握機會向病人傳講福音——以愛的行動為前提，在病人願意聽的時候，分享耶穌的愛與救恩。

令人感恩的是，在過去的兩年中，我們先後帶領十幾位病人在病床前信主並受洗。他們中大部分已經安息主懷，但他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認識了基督，帶著永恆的盼望離開世界。感謝主。這都是出於衛斯理理念的啟發——強調「信心需要透過愛心行出來」、強調「社會成聖」與「個人成聖」不可分割。衛斯理本人就是社會關懷的實踐者：他開辦學校、診所、養老院、貸款基金，救助貧困、關心病人、教

育兒童。他相信，福音的宣講與對人的實際關懷必須結合在一起。醫院探訪事工正是這一理念的延續。

二、隨時隨地的個人佈道

除了組織性的佈道活動，我們也鼓勵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傳福音。一位姐妹的見證尤其令人感動。她每次出門，包裹都帶著福音單張——不論是坐計程車、去公園散步、還是去市場買菜，只要遇到合適的機會，她就會向身邊的人傳講福音。她說：「我也不知道自己說得好不好，但我相信，只要我開口，聖靈就會工作。」

這種「隨時隨地」的佈道精神，正是衛斯理時代循道運動的特徵。衛斯理和他的跟隨者們不是在教堂裏等著人來，而是主動走向人群——在礦區、在街頭、在工廠、在監獄——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救些人。這種精神在今天的中國處境中尤為可貴——當大環境對宗教活動有所限制時，信徒個人的、生活化的見證反而成為最有效的福音通道。

三、教會增長數據

經過兩年的實踐，本教會的聚會人數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以下是2024年9月至2026年4月的逐月統計數據：

表16：本教會2024年9月至2026年4月主日聚會人數統計

年/月	第一個主日	第二個主日	第三個主日	第四個主日	第五個主日
2024年					
8	沒開始統計	沒開始統計	53	47	
9	69	59	71	59	51
10	71	71	64	68	
11	71	70	77	77	43
12	75	70	78	90	67
2025年					
1	63	60	53	33	
2	81	44	72	70	
3	94	71	83	73	66
4	65	79	81	61	
5	57	66	72	56	
6	80	78	65	72	71
7	72	71	60	64	
8	72	67	57	64	69
9	77	75	78	74	
10	65	70	75	74	

11	78	77	74	76	77
12	90	79	90	92	
2026年					
1	88	86	91	87	
2	81	77	50	55	
3	94	114	106	84	101
4	112	90	93		

感謝主，從數據可以看出，教會主日聚會人數從50人左右，到最多114人，這並不是人的策略帶來的功勞。正如衛斯理在解釋循道運動的成功時所說——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人只是與神同工。小組、禱告、平信徒動員、持續佈道，這些都是神所使用的蒙恩之道，但真正帶來增長的，是神自己的作為。一切榮耀都歸給神。

四、增長原因分析

基於筆者的觀察與反思，教會增長的關鍵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小組提供了持續的牧養與關懷

以前，許多新朋友來幾次就不見了，原因是沒有人跟進。現在，新朋友一旦願意參加小組，就會被小組長和組員持續地關心、探訪、代禱。這種「愛的圍牆」使他們能夠在信仰中紮根，而不是像種子撒在淺土裏。

（二）、禱告帶來了屬靈的動力

禱告接龍使教會形成了一個「不間斷的禱告網路」。在這樣的禱告覆蓋下，信徒的信心被堅固，攔阻被挪開，福音的門被打開。

（三）、平信徒動員釋放了事奉的潛能

當越來越多的信徒參與服事時，教會的整體活力大大提升。服事者自己被建造，被服事者得到關懷，旁觀者被激勵——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四）、佈道成為信徒的生活方式

當佈道不再只是教會活動，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自然表達時，福音的傳播就變得持續而廣泛。每一位信徒都成為主的見證人。

（五）、衛斯理理念的整體性發揮了作用

這五個要素——心靈更新、小組、禱告、平信徒動員、佈道——不是孤立運作的，而是彼此配合、互相促進。正如第五章調查所顯示的，五個因素的疊加效應最為顯著。本教會的增長正是這一疊加效應的具體表現。

第八節 神學反思與實踐總結

回顧本教會兩年來的實踐歷程，筆者深切體會到：約翰·衛斯理在兩百多年前所摸索出的牧會方法，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一方法之所以能夠跨越時空

、跨越文化，是因為它觸及了教會生命力的本源——不是某種具體的策略或技巧，而是對「人心需要被神的愛充滿」這一基本真理的把握。衛斯理的这个理念是不会受環境左右的。不論是在18世紀工業革命的英國，還是在21世紀AI衝擊下的中國；不論是在宗教寬鬆的社會，還是在環境受限的處境——人心都是一樣的：空虛、焦慮、孤獨、被罪捆綁。而福音的回答也是一樣的：當人心被神的愛充滿時，就有能力活出愛神愛人的生命，就有動力去追求聖潔、活出見證。

一、衛斯理理念的跨時代適用性

因此，筆者確信：衛斯理的牧會理念不僅適用於本教會，也值得同類教會借鑒。當然，借鑒不等於照搬——每個教會都需要根據自己的具體處境，對衛斯理的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調整。但核心理念——心靈更新、小組群體、平信徒動員、持續禱告、主動佈道——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

二、實踐中遇到的挑戰與應對

在兩年的實踐中，我們也遇到了一些挑戰。這些挑戰及其應對方式，或許能為其他教會提供參考。

挑戰一：小組長流失問題。在小組運作過程中，有個別小組長因工作變動、家庭壓力或靈性低潮而無法繼續服事。我們的應對方式是：每個小組都培養一位副組長，平時協助組長，必要時可以接替。同時，定期為小組長提供培訓與關懷，幫助他們在服事中保持喜樂與力量。

挑戰二：聚會內容趨於形式化。在小組運行一段時間後，部分小組出現了聚會流程化、分享表面化的傾向。我們的應對方式是：加強對小組長的引導，鼓勵他們在聚會中創造更開放、更安全的分享氛圍；同時，定期組織小組長交流會，分享成功經驗與困難，彼此學習、彼此鼓勵。

挑戰三：禱告接龍的熱情維持。禱告接龍推行初期，大家熱情很高；但隨著時間推移，部分人開始掉隊。我們的應對方式是：積極推動，讓不同的人有機會參與；同時，在群組中分享禱告蒙應允的見證，激勵大家持續禱告。

挑戰四：大環境對宗教活動的限制。本土的宗教政策對教會有一定的限制。我們的應對方式是：將聚會重點轉向小組，成為小組化的教會；同時，鼓勵信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見證，以個人的生命影響力來傳福音，而非依賴大型活動。

三、對同類教會的建議

基於本教會的實踐經驗，筆者向同類教會提出以下建議：

（一）、牧者及主要同工要學習、認同并在讲台宣讲完全成聖的理念。

（二）、從小組開始，循序漸進。不要試圖一次改變所有事情。小組是衛斯理體系中最容易上手、也最容易見效的環節。先建立幾個小組，積累經驗，再逐步推廣。

（三）、重視禱告，以此為一切事工的根基。沒有禱告的事工是「草木禾秸」，經不起考驗。無論是小組、佈道還是平信徒培訓，都要以禱告托住。可以利用現代通訊工具（如微信群）建立持續的禱告鏈。

（四）、大膽使用平信徒，但也要提供培訓。不要因為平信徒「沒有學問」就不敢用他們。衛斯理的經驗告訴我們，一顆願意的心比一張文憑更重要。但同時，要為平信徒提供基本的培訓——聚會帶領技巧、聖經基礎知識、探訪關懷方法等——使他們在服事中不至於手足無措。

（五）、將佈道融入日常生活。不要只依賴大型佈道會。鼓勵信徒在職場、家庭、社區中活出見證，隨時隨地分享福音。最有效的佈道往往發生在最自然的關係中。

（六）、保持耐心，給改變一些時間。教會的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衛斯理的循道運動也經歷了多年的摸索與調整。不要因為短期內看不到果效就灰心。

四、對衛斯理神學院的感謝

最後，筆者想藉此機會表達對臺灣衛理神學院的誠摯感謝。正是因為在貴校的學習，筆者才有機會系統性地認識約翰·衛斯理的神學思想與牧會實踐；正是因為老師們耐心的教導與同學們熱心的協助，筆者才能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得到裝備；正是因為林院長在百忙之中仍不厭其煩地為筆者講解論文寫作的要領，這篇論文才能夠順利完成。

筆者特別感謝衛理神學院的同學們，在調查問卷的發放與回收過程中給予了極大的幫助。他們的配合使筆者獲得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也讓第五章的調查分析具有了實證基礎。

筆者深切期望，衛理神學院能夠繼續將衛斯理的神學理念推廣出去，使更多的教會、更多的傳道人、更多的弟兄姐妹從中受益。在這個充滿焦慮、孤獨與迷茫的時代，衛斯理被神的愛充滿、活出聖潔生命的資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切合時宜。

第七章 以完全成聖為核心之教牧實踐模式建構——總結與前瞻

在本章中，筆者嘗試做三件事：第一，將前六章的核心發現提煉為一套可操作的牧養模式；第二，指出本研究的限制與不足；第三，對同類教會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基於第五章的調查發現與第六章的實踐驗證，本研究提出以「完全成聖」為核心的五層面牧養模式：心靈更新、持續佈道、小組群體、平信徒動員、火熱禱告會。

第一節 五層面牧養模式

第一個層面：心靈更新——從裡面先被神的愛抓住

筆者愈來愈體會到，一切外在的改變，如果沒有內在的更新作為根基，終究是草木禾秸。所以，我們教會推動任何事工之前，都先從「心靈更新」開始。

具體的做法包括：

聖靈充滿的教導與操練：不把聖靈充滿當作一次性的「特殊經歷」，而是鼓勵弟兄姐妹持續追求、不斷被充滿。我們邀請有經驗的牧者來開課，帶領大家在聚會中實際操練，學習在安靜中敞開心，向主呼求：「主啊，求祢用祢的愛充滿我。」

個人靈修習慣的建立：我們鼓勵每一位弟兄姐妹建立穩定的晨更或晚禱。禱告接龍的制度，幫助人養成每天親近神的習慣。

內在醫治與釋放：有些弟兄姐妹過去受過很深的傷害，或是被某些捆綁轄制，若沒有先處理這些，他們很難真實地經歷神的愛。我們透過個別的陪伴與禱告，幫助他們一步一步得釋放。

第二個層面：持續佈道——成聖生命自然湧流的果子

衛斯理說：「你們除了拯救靈魂之外，別無他事可做。」這句話聽起來很絕對，但筆者愈來愈體會到，當一個人的心真的被神的愛充滿時，他裡面會有一種對靈魂的迫切感——他無法忍受看見身邊的人還在黑暗中，卻不向他們分享福音。

我們教會的佈道，不是靠一年一兩次的大型佈道會，而是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弟兄姐妹在坐計程車、去市場、公園散步時，隨身帶著福音單張，遇到合適的機會就分享。

小組組織戶外爬山活動，邀請未信主的朋友參加，在輕鬆的氛圍中分享見證。

醫院探訪事工，每週固定前往醫院，為病人禱告、傳福音——過去兩年，有十幾位病人在病床前信主受洗。

筆者發現，當佈道不再是一項「事工」，而是生命自然流露的時候，它反而最有果效。而每一次有人信主，我們就把他們帶進小組，讓他們在愛的團契中繼續被牧養、被建造。

第三個層面：小組群體——在彼此守望中一起成長

心靈更新之後，弟兄姐妹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讓這份更新可以持續、可以深化。小組就是這樣一個環境。

我們的小組，每週聚會一次，內容包括：

詩歌敬拜（15分鐘）

彼此分享上週的靈性狀況與生活挑戰（30分鐘）——這是核心環節，組員需要誠實地分享自己的軟弱、失敗、掙扎

一起讀經與簡短討論（20分鐘）

彼此代禱（15分鐘）

筆者發現，當小組建立了「保密」與「接納」的文化之後，弟兄姐妹才敢真正敞開。而當他們願意敞開時，彼此之間的關係就從「客套」變成了「真實的家人」。

。這正是衛斯理說的「社會的聖潔」——成聖不是在真空裡發生的，而是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一點一滴被磨出來的。

第四個層面：平信徒動員——落實「信徒皆祭司」

小組不只是「被牧養」的地方，也是「去牧養」的訓練場。當一個人在小組中被愛、被接納、生命逐漸成熟之後，他就會被引導進入服事。

我們教會目前有31位平信徒參與各類服事，包括：

小組長：負責帶領小組、關懷組員

敬拜讚美組：輪流帶領主日或小組的敬拜

接待組：主日聚會前的場地佈置、迎接新朋友

探訪與佈道同工：參與醫院探訪、傳福音等

筆者必須承認，剛開始推動的時候，很多弟兄姐妹都說「我不會」、「我不行」。但當我們提供基本的培訓，並且在小組長的陪伴下一邊做一邊學，他們就慢慢上手了。更奇妙的是，幾乎每一參與服事的人，都見證說：「以前我覺得自己很軟弱，沒有用；現在我發現，原來我也能被神使用。」這就是服事帶來的生命建造。

第五個層面：火熱禱告會——教會屬靈動力的源頭

衛斯理一生極其重視禱告。他堅持每日凌晨四時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禱告、讀經和默想。他在循道運動中建立了各種群體禱告機制——聚會中的公禱、信徒的自由禱告、通宵禱告會等。衛斯理相信，禱告不僅是向神祈求，更是與神相交；在禱告中，人的心被神的愛充滿，從而獲得勝過罪惡、活出聖潔的能力。

本教會的實踐印證了這一點。調查數據顯示，每週至少一次禱告會且參與率超過百分之十五的教會，百分之九十點九實現增長，無一出現下降。禱告會是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差距最大的因素。因此，教會應當建立穩定的禱告會，鼓勵信徒參與，使禱告成為教會生命力的源頭。沒有禱告的事工，都是草木禾秸。

第二節 五個層面如何一起運作

這五個層面，不是先後順序，而是同時進行、互相促進的。

筆者可以這樣來理解它們的關係：心靈更新是根基，沒有它，其他四個層面都流於形式。持續佈道是前鋒，讓福音不斷向外擴展。小組群體是載體，讓信徒在彼此守望中成長。平信徒動員是動力，讓每一個人都動起來，教會不再是「一個人在跑」，而是「全體一起跑」。火熱禱告會是源泉，為一切事工提供屬靈的能力。而當新朋友信主後，他們被帶進小組，又開始新一輪的心靈更新……就這樣，形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

筆者在第六章已經詳細記錄了我們教會這兩年的數據：主日聚會人數從50人左右成長到114人，小組從0個到10個，31位平信徒參與服事。這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特別的策略，而是因為我們努力讓這五個層面同時運作起來——缺了任何一個，效果都會大打折扣。

第三節 本研究的限制

在繼續往下寫之前，筆者覺得有必要誠實地面對這篇論文的重點。以下幾點，是筆者在寫作過程中深感有限的地方。

一、樣本數量有限

第五章的調查雖然涵蓋了臺灣、中國大陸共32間教會，但樣本量仍然偏小，且以家庭教會為主。這個結論是否同樣適用於大型堂會、三自教會或其他宗派的教會，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驗證。

二、實踐時間還不夠長

第六章的實踐記錄只有兩年。雖然已經看到了明顯的增長與生命改變，但教會牧養是一條長遠的路。兩年的時間，還不足以評估這個模式的持續性與穩定性。例如，小組長的流失問題、禱告熱情的維持問題、同工的引導問題等，都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

三、文化處境的特殊性

本研究的實踐場域是中國家庭教會，其信徒結構、社會環境、宗教政策等都有其特殊性。其他文化處境（如歐美教會、城市大型堂會、鄉村教會等）在應用這個模式時，必然需要做許多調整。

四、神學爭議的處理不夠深入

衛斯理的「完全成聖」觀在歷史上引發過不少神學爭議，例如與加爾文主義的張力、與五旬節運動的差異等。本研究聚焦於牧養實踐層面，對這些神學爭議的著墨有限。有興趣的學者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

第四節 對同類教會的建議

雖然筆者自知有限，但還是憑著一顆誠實的心，將以下幾點建議提出來，供同工們參考。

一、不要滿足於「僅僅得救」，要帶領信徒走向「完全成聖」

許多教會的牧養只停留在「帶領人決志信主」，之後就不知道該怎麼做了。衛斯理提醒我們，神的心意不只是叫人得救，更是叫人成聖——被祂的愛充滿，活出聖潔的生命。這是每一位信徒都可以並且要一生追求的。

二、重新看重小組，但不只是「查經」或「聯誼」

小組很重要，但小組要做什麼更重要。如果小組只是查經，那和主日學沒有太大差別；如果小組只是聯誼，那和社團沒有太大差別。衛斯理的「班會」給我們的啟發是：小組的核心是彼此分享真實的生命狀態，互相鼓勵、責備、提醒。這需要安全感，需要保密，也需要組長有智慧地引導。

三、大膽使用平信徒，但要提供培訓

信徒皆祭司是聖經的教導。教會需要為信徒提供多元的服事空間，讓不同恩賜的信徒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可以發揮出來，服事教會。但教會也需要有基本的裝備培訓——小組帶領技巧、聖經基礎知識、探訪關懷方法等。衛斯理當年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氣訓練他的信徒。

四、讓禱告成為教會生活的中心，而不是邊緣

調查數據顯示，「火熱禱告會」是增長教會與下降教會差距最大的因素。這不是偶然的。沒有禱告的事工，都是草木禾秸。無論是小組、佈道還是平信徒培訓，都要以禱告托住。如果教會的禱告會只剩下少數幾位老弟兄老姐妹，而且流於形式，那教會的屬靈動力一定出了問題。

五、把佈道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只靠「大型活動」

大型佈道會有它的價值，但最有效的佈道，往往發生在最真實的關係中——職場、家庭、社區、朋友圈。鼓勵弟兄姐妹隨時隨地分享福音，用他們的生命作見證，這比任何策略都更重要。

六、保持耐心，給改變一些時間

教會的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衛斯理的循道運動也經歷了多年的摸索與調整。不要因為短期內看不到顯著果效就灰心。持續地、忠心地落實核心原則，然後把結果交託給神。正如保羅所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第五節 這個模式在別的教會也能用嗎？

這是最常見的問題。筆者的回答是：核心原則可以，具體做法需要調整。

衛斯理當年建立「班會」的時候，是針對18世紀英國礦工、農夫、城市貧民的處境。我們今天面對的是21世紀華人家庭教會的處境——信徒普遍忙碌、壓力大、時間碎片化、大環境對宗教活動有限制。所以，我們不能照搬衛斯理的所有做法，而是要抓住他的「精神」，然後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來。

以下幾個調整原則，供同工們參考：

一、從小開始，不要急。筆者一開始也只成立了5個小組，慢慢增加到10個。先在小範圍內實驗、累積經驗，再逐步推廣。

二、根據自己的處境調整形式。我們用微信做禱告接龍，用線上會議軟體培訓小組長，用戶外活動當作佈道的切入點——這些都是衛斯理時代沒有的工具，但精神是一樣的：用最有效的方式，把福音傳出去、把人牧養起來。

三、保持彈性，容許失敗。我們的小組長有流失的，禱告接龍有熱情退燒的，有些做法試了一段時間發現不行就調整。衛斯理也不是一步到位，他也是摸索了幾十年才找到最適合的方式。所以，不要因為短期看不到果效就灰心。

四、最重要的是：持續仰望神的恩典。筆者必須一再強調，我們教會的增長，不是因為方法好，而是因為神的恩典。小組、禱告、平信徒動員、佈道，這些都是神所使用的「蒙恩之道」，但真正使人生命改變的，是神自己。所以，無論用什麼方法，都要以禱告托住，都要把榮耀歸給神。

第六節 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如果將來有學者或同工願意繼續這個研究方向，筆者建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著手：

一、跨文化比較研究

將本章所描述的牧養層面嘗試應用於不同文化處境的教會，比較其適用性與調整策略。

二、長期追蹤研究

對實施這種牧養方式的教會進行更長時間（如5年、10年）的追蹤，評估其持續性效果，並總結長期運作中出現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三、量化與質化結合的深化研究

在現有調查基礎上，增加更精細的量化指標，並結合深入的質化訪談，更全面地評估牧養的成效。

四、與其他牧養模式的對話

將本研究的發現與其他當代牧養模式進行比較，探討其異同與互補之處。

第七節 結語

寫到這裡，筆者不禁回想起衛斯理童年時的那場火災。他從火中被救出來，母親對他說：「你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你的生命不屬於自己，乃屬於上帝。」

這句話，不只是衛斯理的，也是每一個蒙恩得救之人的。我們都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從罪的審判中、從滅亡的邊緣被拯救出來。神拯救我們，不是讓我們安安逸逸地過日子，而是要我們成為祂手中的器皿，去點燃更多人的生命。

衛斯理用他的一生，活出了這句話。他騎馬走了二十二萬五千英里，講道四萬篇，帶領約十四萬人歸主。他不是因為自己有什麼特別的能力，而是因為他被神的愛充滿，然後這份愛從他裡面湧流出來，改變了他所接觸的每一個人。

而在現代這個充滿焦慮、孤獨、迷茫的時代，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聽見福音——不是一套宗教的道理，而是一個真實的消息：有一位神，祂的愛可以充滿你的心，讓你有能力活出聖潔的生命，讓你有力量去愛那些不可愛的人，讓你有盼望面對不可知的明天。

願每一個讀到這篇論文的人，不只是得到一些知識，更是被這份愛觸摸、被這份愛點燃。願那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中，繼續燃燒，直到祂來。

一切榮耀歸給神，阿們。

參考書目

一、論著

王覺非主編。《近代英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史托得著。《當代基督教》。香港：校園書房出版社，2000。

史提夫·哈伯。《約翰衛斯理的今日資訊》。陳勝康譯。馬來西亞：砂拉越華人年議會，2001。

李保羅。《衛斯理神學（二）：論「全然成聖」》。香港：宏博服務社，2010。

沈漢。〈英國社會結構變遷與工人階級形成〉。《世界歷史》1995年第3期。

侯建新。〈工業革命與英國農民〉。《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2期。

高岱。《英國通史綱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李伯明、林牧野合譯。香港：海天書樓，2004。

華克爾。《基督教會史》。謝受靈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0。

萊爾。《英國復興領袖傳》。梁曙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韓喬治。《擴展能力—衛斯理精神的教會增長》。譯者不詳。香港：基道出版社，2006。

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衛斯理約翰。《基督徒的完全》。毛衛東譯。香港：基道出版社，1998。

衛斯理約翰。《約翰衛斯理日記》。王英、閻永立譯。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

衛斯理約翰。《講道集：因信稱義》。載《基督教經典譯叢》。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盧龍光主編。《基督教聖經與詞典》。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

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趙林。〈英國宗教改革與近代社會的生成〉。《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5期。

斯奈德。《衛斯理復興運動》。香港：基道出版社，2006。

奧特勒。《約翰·衛斯理神學》。香港：基道出版社，1998。

二、網路資料

陳啟峰。〈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
<https://godoor.net/text/shehui/sheping4.htm>。瀏覽於2026年3月28日。

〈全球約2.8億人患抑鬱症，4類人是抑鬱症高發人群〉。環球網。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56vhqyRhCh>。瀏覽於2026年3月27日。

〈改變自殺話題的敘事方式，每年可挽救72萬條生命〉。聯合國新聞。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5/09/1140664>。瀏覽於2026年3月27日。

田建忠。〈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多少孩子成為受害者〉。http://guoqing.china.com.cn/2023-04/24/content_85250200.htm。瀏覽於2026年3月27日。